

德國的間諜

德國露維·格蘭原

德國露維·格蘭原
艾 瓏 譯



德國的問諜

德國總維·格爾原著

艾 璣 譯

遠東書局發行

一九二〇年十月

前言

這是一個德國間諜的自述。裏面一些事蹟的記載，全是作者身歷其境，親自担任或是親眼目睹的報告；沒半點假造，沒絲毫虛偽，很坦白很舒暢也很誠實地宣布了間諜任務上的許多秘密，並且又揭示了一個出生入死於戰場上的間諜的本來面目。使我們清楚地了解：所謂特務工作，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所謂特務人員，究竟是如何樣的輪廓。

我已經介紹過了本書的內容與價值，現在該敘述一下我的譯述的經過情形，以及個人的一些渺小的感想。

在開始處置本書的材料時，我已決定了一個原則，便是：儘量刪除枯澀沉悶的文字的堆砌；而必須保持也是抓住作者在任務上的寶貴的特點。

今日的世界，是個人吃人人殺人的殘酷的世界，今日的社會，是個你比我兇我比你更兇的矛盾的社會。生存在今日的大漩渦裏的人，要拋棄虛幻的夢想，要負起現實的使命，要確切地在工作的成績上表顯你的做人的責任。間諜任務，是現代戰爭中的一種特殊的有效的鬥爭技術。我們雖然痛恨懷着侵略野心的帝國主義的間諜，但却願意從他

們那裏學習，進而創造開闢的智能，這予國家的幫助，一定是很偉大的。

譯者 一九四一年四月

目次

一	間諜職務的獲得.....	一
二	受訓時期的新發現.....	八
三	破壞法軍軍庫.....	一五
四	聖經與密碼.....	二一
五	可怖的一幕.....	二七
六	一架鋼琴和一隻顯音機.....	三四
七	訪問一個妓女.....	四一
八	準備冒險.....	四八
九	在安察金村.....	五五
一〇	地坑中的旅行.....	六〇

(1)

F 805696

一一	與法國開議決議	六七
一二	我的勝利	七四
一三	樂譜的祕術	八一
一四	我的失敗	八八
一五	重大打擊	九五
一六	助手遇險	一〇二
一七	一條短褲	一〇九
一八	法軍兵變	一一七
一九	利用法兵德信	一二四
二〇	神祕墨水	一三三
二一	嚴重的命令	一四〇
二二	準備起事	一四八
二三	俘虜營的叛變	一五六

二四	光荣的胜利.....	一六四
二五	不幸的消息.....	一七二
二六	逃亡.....	一八〇
二七	被捕.....	一九〇
二八	定罪.....	一九八
二九	真相揭露.....	二〇六
三〇	死人的信.....	二一五
三一	死刑.....	二二三
三二	借刀杀人.....	二二九

一 間諜職務的獲得

「間諜」這個名稱，凡是稍有常識的人，誰都會明瞭它是做什麼任務的。但是這神祕的間諜職務，是怎樣去獲得的呢？恐怕知道的人很少吧！至於間諜行使其任務時的技巧，以及種種神出鬼沒的動作，更是使人猜疑而亟待解答了。此刻我詳細地把他供述出來，因為我是曾經幹過這任務的工作人哪。

我的姓名叫做路易格令，不過這是負起神祕任務後的化名，本來我的姓名叫做路得維格蘭，我的父親是個名律師並且也做過德國國會議員，他的揮霍本領很是高明，雖然我沒有見過我的父親，而母親的清苦生活，已經夠給我透視到父親活的日常生活的了。我有一位舅舅，他是坎拿大魁北克城德國副領事。有一天他給我母親一封信，要我們遷居到他那面去，結果母親因生活艱苦，就帶着我跑到舅父那裏去住了。

我雖然是德國人，但是生長在英國。因為家長都不願改變國籍，因此在前九二一年的春天裏，我就被強迫軍役，離開可愛的魁北克，跑到紐倫堡去報名入伍了。

在一個逍遙自在的城裏過慣自由生活的我，一旦過着嚴格的軍訓生活，那是很夠苦悶的。最初十幾天裏，像在做不吉的夢。說也奇怪，環境真是可以左右人的，後來我漸



漸感到愛國義務的不可規避，保衛祖國，是一種神聖的責任，是一種超然的偉大的神聖的責任。

在烏爾姆地方的軍官訓練營中，我就碰着哥富干。漢林根，他後來是我唯一的好朋友，同時也是我行使職務時唯一的助手，他的性格很活潑奔放，我倘然沒有他，恐怕全部工作上沒有那樣光榮的收穫。

當時我們兩人都還是未滿二十歲的青年，自然很喜歡逛逛花園，走走酒店，唱唱雄壯的歌，有時也會痛快地大鳴一頓，更其想在那些比較漂亮的女招待身上佔些便宜，高興的當兒，還愉快地探摸她們的臂膀，或同她們嬉皮笑臉地答詢一陣，這些並不是瑣事，而是全世界下級軍官的特徵，也可說是通病。

哥富干雖然對於這上面比我精明，可是他並非是輕浮少年，他的學業相當地高深，教官們也非常器重他，他實在具有顯等軍人的才幹。

在我們軍訓期滿，將被派到各隊伍裏去服務的當兒，我們二人就設法要仍在一起，後來經過哥富干一陣活動，這目的總給我們達到了。我們就被派到巴伐利步兵第十六團裏去服務。那時該團駐在慕尼黑地方。

夜給予我們的輕鬆，好像驃子去了車晚一般。有一天晚上，我們坐在一家巴黎式的

小菜館裏小吃。哥富干忽然用手勝給我一下刺激的暗示，要我注意隣座上的二個漂亮女人，我很聰明地把視線射到那女人身上，因為我是情場上的學徒，講到向女人的進攻技術，自蘇還十二分幼稚。所以那二個女人中的一個年齡較長的已經把秋水般的媚眼，向我投射時，我反而受寵若驚地感到個促不安起來。哥富干究竟是聰明朋友，他已經透視到我的內心的忐忑迷惑的情況了，他也不敢求我是否同意，竟冒險地走到那二個女人的前面，很從容地要求她們和我們在一起進餐，她們也竟毫不猶豫的答應了。我們起先在席間談了一些普通的男女初會的話，後來漸漸講到重敘的地點和時間。哥富干也和那個年齡較少的女人談得很有勁，這很像各人食各人面前的菜餚一樣。但這甜蜜的光陰，僅僅二個鐘點，我們便在這小菜館門外跳出了再會二的詞句了。

我經過這樣迷人的飄過後，心扉裏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快感，這美的快感，竟使我好似找到了一個精神的寄託所。她的芳名叫做艾娜，那個年齡較少的叫做愛弗立得，她們是二朵鮮豔得富有誘惑性的姊妹花。那哥富干也和我一樣，同愛弗立得一度敘談後，已經有相見恨晚之慨了。

愛娜經我數度要求，她終於答應我，讓我們到她妹子屋裏會面，我一得到這寶貴的允許，好似在沙漠中拾得一顆鑽石一般，腦海裏立刻映演着一幕幕想入非非的畫面，心

裏暗想：這要比擁抱、接吻、坐談、閒逛更有刺激哩！我將如何利用這千金難買的時間去滿足愛娜，去沈醉愛娜，使她經過這一次的晤會，就永遠把我放在芳心的最深處。這些想念，確是我當時的一幕有趣的活劇。

等着，等着，那個寶貴的日期終於我等到了。我和哥富干就在那天晚上，偷偷地出了軍營，很迅速地來到一座偉麗的小洋房門前了，經我們按捺了一會門鈴，那花蝶似的愛娜同她的妹妹，已活躍在我們眼前了。我們四人便嘻嘻哈哈地走了進去。在一間陳設精緻的大房間內，大家就隨便坐了下來，很興奮地談了一陣。不一刻，豐美的晚餐，已經擺在長方的桌子上。我們吃過這一次回味深長的晚餐，哥富干就同愛娜立得回進臥房裏去，我和愛娜也就住在另一個客廳裏了。愛娜是個熱情的少女，她也正像我一般在期待着可貴今夜，她很像一隻無力的羔羊，已經倒在我懷裏，已經向我鼓勵似的迷惑得呼吸沉重了。我呢，自然也和她一樣，顫抖地緊拽她柔軟的嬌軀，已到戀愛生活要求中最嚴重的境地的一刹那了；却冷不防我們的房門砰然一聲，進來一個煞神似的傢伙，他好像發瘋似的，怒沖沖地直撲了過來，體格健全行動活潑的我，在這時候，也怔慌得似同木雞一般，不但絲毫不去抵抗他，連躲避一下的動作也失去了本能，無疑地我的生命已握在那暴漢的手中。正在這個當兒，幸而哥富干聞聲趕了進來，把我們硬生生地

拉開，那暴漢怒吼如雷般鬧了一陣，經哥富干再三勸解，他纔一屁股坐在牀前那雙圓椅上，連哼聲喘着。我和哥富干也就退出這可憐而又可憎的小洋房。

在沒精打彩的歸途中，哥富干才悄悄地告訴我：「這暴漢是後備營中的上尉，他是愛娜的丈夫。」我聽到他的話，心裏立刻恐懼起來，很迅速地在腦海中映着「嚴厲處分」的警告，雖然我也有理由可答辯，但我總覺得我的理由很是脆弱。

第二天的早晨，那些報紙上，已經披露着一大堆桃色新聞，在供給人們當作閒談的資料了。同時一個上校軍官的勤務兵，把我傳了進去，我的神經在告訴我，可怕的「處分」已經在眼前了。我硬着頭皮受了那上校軍官一頓訓斥，出我意料之外的，他並沒有更進一步地把我「閉禁」，反借題發揮着要我找尋機會去補救這個有辱全團的過失，我呢，自然感激得五體投地了。

幾天後，上校的勤務兵又把我傳進去了，我到了他面前，他開口就對我說道：

「你的恢復榮譽的機會有了！」說着，現出一種很替我慶幸的形態。

「很好！但不知怎樣的任務？」我十分愉快地把目光閃射着。

「現在有一種榮譽的工作，因為我知道你英國話說得很流利，法語也相當可以，雖然你所受的教育還需補充，但我想你一定能夠勝任的。」他只是望着我，討我的答覆。

欺騙我的，因為一個上校軍官，謝一個上尉地位者進言，是有相當的效果，也有相當的信用。

我完畢了這場桃色夢後一星期，就到柏林漢衙池街一間雅潔的屋中報到了，這是我訓練間諜技術的地方。不久，在這訓練所中交着了一個比較知己的朋友，他無疑地也是一位未來的間諜。有一天，我們在閒談間問起他怎樣的來到此間？他就把一切經過的事實，詳細地吐了出來，啊！他所經過的種種，也和我一樣，也是爲了一個女人，而且也是……這，我才澈底明白間諜職務，大概是這樣獲得的。至於我的好朋友哥富干，他就在桃色新聞發表的那天逃脫的。不過後來他也在漢衙池街受訓了。

二 受訓時期的新發現

我在漢衙池街受訓不久，就調往巴登鎮上，那裏是一所高等的間諜學府，我得益很多機智的技巧，以及其他種種隨機應變的奧妙，我常常在想：「倘若有機會的話，決意獨個子去幹一下，說不定會收到一營兵的功効。」因之，興趣就無形中濃厚起來了。我有空閒的時間，就約哥富干共同研究新奇的通信方法，久而久之，我們能夠鑿一封表面極平凡的信中講出我們所要講的機密，同時確認現在所用的集團通信法很不可靠，因爲

「只要我能夠做，同時能夠恢復榮譽的，我都願去幹，不過我總要明白她知道，要我去幹些什麼呢？」我很誠懇的說出我的志願。

「幹你做軍隊的眼睛，你知道不？」

「知道！……這是間諜」。我順口地吐了出來。

「是的，這是秘密偵探，是一種光榮的工作，然而幹這種工作的人，第一要件，便是需要勇氣，在有些環境中，軍槍匹馬也得去奮鬥，你能夠嗎？」好！你可考慮

一下。

他的話，我自然澈底明白了，但我何以考慮呢？因為就是想幹別的，也不能得到美滿的效果，反轉舅舅爲我受辱，母親爲我憎憂，而且愛娜又何嘗不盼望我有揚眉吐氣的一日呢？

「毋須考慮，我決心依照訓示去做！」我腦裏裏迅速地打算一下，便答覆他了。

「那很好，你的職位仍可保留，在名義上，是派你到後備隊裏去了。」

「那末，愛娜的丈夫和愛娜的那些糾紛怎樣了呢？」我毫不放心她的處境，所以不得不探詢一下。

「這，我可以負責的，你放心罷！」上校豪爽地允許了。我也很信任他，他是不會

集團通信每每是這樣的：譬如若有十個間諜派到某國去刺探情報，便在該國內設一個信箱，若有訓令，便全部寄給這個管理信箱的人，由這人一分發給那十個間諜，回信也是這樣，都得經過他的手才可達到情報部，此種方法，在訓令和回信的祕密上，可使每個間諜只知道自已工作的祕密，而不能明白其餘九個間諜的動態，甚至根本無從知道在某國工作的間諜連自己在內共有多少人？這樣的組織，假使有一個間諜不幸被捕，其餘九個就可安然無事。然而仔細一想，這方法完全錯誤，因為那個被捕的間諜，他雖然不知道其餘九個的地點，但他總知道信箱的所在地，那末，信箱倘遭破獲，祕密完全洩漏，同時那九個工作人員，也只得一一受擒。所以我同哥富于不用這種呆法，就在其他方面探討和實驗。

流光如白駒奔馳一般，我們已經訓練期滿了。當然，接着而來的就是委派工作，在這委派工作的當兒，我就向官長要求，希望哥富于做我的助手，同時又把我們平日所實驗的通信方法說了出來，那官長也十分同意。

溫暖的季節，驕傲地光臨到大地，綠油油的樹和絨毯般的細草，都活躍在田野間，這是一九一三年的夏天。情報部已經把「出發」的訓令頒布下來了，我派到英國方面活動，同時又給我一張「信箋」單，這種信箱，在歐洲各國皆有布置。尤其很多是設在中立

國裏面。

魚起了一軍隊眼睛一重任的我，打從末勒答裴雅，越過加拿大邊境，就改名了，同時冒了加拿大人的資格，向英國一個國立大學去報名。

我在一九一三年秋天裏，到了英國×大學，這時我是一個大學生了，我就利用這「大學生」的清高的地位來做我的活動烟幕，所以凡是大學生所應有的動作，我也都扮演出來，什麼足球啦，拳擊啦，以及辯論會啦，甚至和女生談沒有愛情的戀愛啦。不過我卻很小心，可說沒有一刻忘記自己是爲祖國奮鬥的間諜（譯者註：這是他職務上成功的優點。）所以學校內部誰都認我是活潑的好學生，同時我是足球隊的健將，在學校裏頗受女生的垂青，有時還常常受到本地同學的家長的招待。這樣，我更進一步地漸漸同外界接近，後來竟上教堂做禮拜，受洗禮，加入詩唱班以及聯絡教師，故意做出宗教中人的動態，大讀聖經和宗教雜誌。這時候，那些教友們也大都混熟了，校內外的烟幕，已經佈置好了。

當我第一次赴浸禮會的時候，碰着一位長臉上滿佈鬚鬚的人，他一見我，就走了過來，我心裏微微一怔，誰知他一跑近我面前，就和我親熱地握手，我們自然少不得談吐了一陣上帝保佑的話。第二次赴會，我和他又相遇了，散會後他就邀我到他家裏去玩，

他告訴我，他是一個富商，開設着許多布號，順便我也告訴他一大堆假造的身世，並且講我自己是頗有地位的門第裏出來的一個讀書人，他聽了我這番鬼話，自然對我表示十分敬意，我正在大吹法螺的當兒，裏面一個漂亮的女子也跑了出來，他忙給我們介紹，原來是他的愛女，芳名叫做來麗，那來麗是一個愛好音樂的姑娘，後來竟同我大談戀愛，並且她的父親也頗有把她許配給我的表示，但是終於給「學業未成」四字堵塞了。一切的一切，我在過着真正大學生所過的生活，可說絲毫沒有給人懷疑我是一個負有重大使命的間諜。

寄富于一九一四年四月間，寄給我一封警告信，叫我預備一切，戰爭快要爆發了。果然在六月廿八晚上的晚報上，續到斐迪男大公夫婦被刺的新聞，當時我非常驚異，雖知道消息過後，沒有引起什麼更刺激性的情事，我雖然內心裏有着細細的失望的微波，暗想：這戰事何日開始呢？倘若這樣下去，我再在這裏住一年，是多麼苦悶呢？不過對我個人地位及職務上的運用，是很有益的，因為那些高尚的紳士們，已經混得把我當做很可靠的有為青年了！我很相信，倘若在戰爭開始時，更進一步的行使職務，也不會有什麼困難來阻礙的。

熱辣辣，好似火傘般高掛在人們頭上，有趣的暑假竟來臨了！我乘著這個機

會，就到倫敦去旅行，這是大凡高級學生的普遍現象，我的住所，是靠近「大英博物館」，表面看起來，自然是爲便利閱讀書籍，其實我的目標是在我們註英的「信箱」，因爲那信箱的管理人是個理髮師，姓名叫做楷耳·各司脫夫·厄恩司達。那家理髮店，就設在博物館附近的克耳桃甫路上。在我出發時，那張「信箱」單上，就有他的姓名和號碼。但是我因爲不相信信箱方法是妥善的，所以並沒有託他轉寄什麼情報，只是很留心那家理髮店罷了，同時我也時常去做他們的顧客。

有一天的早晨，我又跑進那家理髮店裏去修面，照例那楷耳堆着笑臉引着我坐上轉椅，由學徒給我圍上白色的長巾，我在這時，心裏很想預備幾句話，在沒有其他人注意的時候向楷耳輕輕地講述。不一會，楷耳身上穿着白色的外衣，慢吞吞走了過來，起手拿了一支皂刷，輕輕地塗刷我的兩頰，同時他嘴裏又向我胡亂地講些時事，我呢，自然少不得來一下「唔！……唔！……唔！……」的無病的呻吟。後來漸漸講到戰爭方面，我一面聽他的談話，一面注意學徒有否離開我們，因爲我心裏很想找個機會和楷耳說明我的身份。好險啊，我剛巧想把我身份告訴他的一剎那間，從鏡子中忽然見到店門口走進三個人來，那三個人都是穿便衣的，其中一個，走近楷耳身旁，冷笑似的說道：

「楷耳·各司脫夫·厄恩司達，是你的姓名嗎？」楷耳頓時呆了一呆，那時我的內心

裏也蕩漾起一陣驚慌的微波。

「我想你總明白自己所做的事，大概不需要我再說明了。」那人更進一步地諷諷着。

「不，我不明白你所說的話。」這時槽耳便裝出毫不在乎的態度。

「哈哈，你太不知趣了！」那人說着在衣袋裏掏出一張拘票交給槽耳看。槽耳聳了一聳肩頭又仰出手來，那人就把他帶上銬子，一同向外去了。

這時我坐在轉椅上，還沒有把面完全修好，雪白的皂沫，還有一大堆留在臉上，我便忘却一切地跑了出去，這或許是情不自禁的關係。門外已經有多個人圍着，他們瞧見我，竟哄然大笑起來，幸而那位站在門前的巡長，提醒我把皂沫揩去。我只得回進店內，揩去皂沫，再向外面而來。

「這樣才可到街上去罷！」那巡長對我笑着說。

「謝謝，先生，這回理髮匠犯有癩罪？」我假裝不知地問他。

「什麼罪？對勸教團的問罪！」

「喔，倒看他不出。」我有意做出驚奇的样子。

「你那裏知道呵，越是在看他不出，越是在他說了半句，向前跑去了。」

我回頭瞧着潛耳，已經一上汽車疾馳而去。我也在人叢中擠了出來，跑回寓所。坐定下來暗想：楷耳是担任管理信箱的，他怎麼會被捕呢？一定還有其他工作人員遭遇不幸的命運了，所以信箱被入破獲。幸而我一次也沒有用過他，否則也要一樣的受到危險了。這樣，我是更自信我和哥富干二人所發明的通信方法，的確比較可靠，要不是的話，我今天也……。

第二天，就接二連三地得到我們工作人員被捕的惡耗。我一面固然十分替被捕者發生傷感，一面還痛恨這呆笨的信箱制度。

戰事已經爆發了，倫敦的空氣立時緊張起來，我的工作也立刻需要進行了！在那年八月六日的深夜，我就在一倫敦警察總局「的招兵處加入了敵國軍隊，因為人是堆山倒海般擁擠着，嘈雜得對面談話也得放高嗓子，在那樣亂哄哄的氛圍中，那些辦事人員，對生育證啦，體格檢查啦，都馬虎過去了；其實我是運動健將，即使檢查體格，自然也不生問題。

第一步目的已經達到，難題就在第二步：怎樣去選擇適于自己工作的機會？後來經過我再三的檢討，我就決定在交通方面去服務，因為此種工作，範圍較廣，又便于活動。後來便正式加入「輜重兵隊」裏担任開汽車的職務。

好容易經過多方的活動，在格羅公園門機械運送處，結識了一個中士，那中士是分派各處司機的，後來我便在這個中士身上化了些金錢和理論，他終於給我一個開輕便汽車的任務，這任務對於我的翻譯工作，十二分的適宜，所以我的收獲，大半還是這職務所賜予的。

我是一個軍需總部的助理官的司機了。我正確的情報的來源，可說四週都是，只要我經過一番考慮，考慮他是否有價值寄給自己情報處。然而我還有一件很緊要的事必須做到，就是要獲得我那官長的信任，這樣我的地位可不使人懷疑了。

我的官長麥克生上校是英國蘇格蘭人，為人十分和藹，又非常能幹，所以他後來所擔任的職務，是很繁重。有時候他和同車的友人談話，我可以聽到許多很清晰的軍情；雖然車廂中是隔着一塊玻璃。

有一天，我得到一個情報，事情是這樣的：有一批新軍，本來是預備開到前綫去的，後來因為英國軍事長官們意見不一致，便改派駐印度的軍隊到前方作援軍。我就這樣寫信給哥官干：

「……他的妻子新生的小孩很嬌弱，本來想把他帶到外面去，後來因為恐怕那小孩受不起風霜，所以沒有隨他母親同往遠地，現在這個小孩仍在家裏，由他姐姐看養，而

同來的是他的青年侄兒，……」

哥富干接到我的信，他便完全把情報解釋得十分清楚，送到我們的情報處去了。

三 破壞法軍軍庫

我的官長費克生上校，對我已經十分信任了。他每每對我說：「你是有學問的人，倘然你喜歡高尚的事，我可保舉你。」當時我便十分感謝他的盛意，同時又拒絕他的計劃，因為我確信我的担任汽車夫，對於間諜工作是很方便的，倘然調到什麼部隊裏或其他的辦公廳去服務，對於我的間諜任務，就要發生阻礙，因為辦公廳工作是死的，不是流動性的，汽車夫工作是活的，是有流動性的，所以我情願做汽車夫，而不願上辦公廳。

後來由英國到了法國，這自然是跟着費克生上校移動的，我到達法國還沒有二星期，哥富干給我一封信，他叫我探明法國的軍庫所在地，我得到這個訓令後，便四出活動。有一天費克生上校預備到一個旅部裏去接洽事情，叫我開車前往，這旅部離開我們工作所在地很遠，約須行駛半天的行程，一路上所經過的都是山徑野外，詎知剛要到遠目的地的當兒，我的汽車忽然出了毛病，這時我慌忙跳下來審察汽車機件，原來裏面葉子

受損，我正在無可奈何，迎面又來了一輛輕便汽車，車內的官長和費克生上校是朋友，他們相見之下，費克生上校就對我說：『你可把這車子推到前面軍庫前去修理，我此刻到山後旅部裏去。』他說着，踏進他友人的汽車揚長而去。

我本來要知道軍庫的所在地，現在就乘修理汽車的便利，把車子推到軍庫旁邊，軍庫前的守軍也不向我查詢，有幾個還幫着我推動汽車。

汽車已經推到一處修理的工場裏了，我便說明我們官長的姓名和我的職務，同時又把損傷處指出給修理者審察。我把這些必要職務辦妥後，就離開這修理工場，去視察軍庫的地形。原來這所軍庫是建在依山靠水的幽靜地方，同時那山旁森林叢叢地，軍庫罩在下面，山的後面還有一條輕便鐵路，直伸入樹林深處，因為防守嚴密，不便張望，我便走馬看花般踏了一會，急匆匆回到修理工場，恰巧那輛汽車已經修好了，我就開着汽車慢吞吞來到山後旅部門外停車處，把汽車停了下來，又對門崗詢問費克生上校有否回去？他們回說費克生上校已經離部，並且還關照我把汽車直開到自己部裏。

我得着這個機會，便把車子直開到我自己的寓所，在寓所裏寫了一封信給哥富干，這信是這樣寫的：

『……我們很久沒有見面了，這因為營業忙碌的關係吧，前幾天你來信詢問鱒頭魚

，你們行中很想買，可是我們公司裏沒有，後來無意中在××山看到很多，據同業們說，那裏就是分發行所的所在地，此刻我特地寫信通知你。我們這裏，近來貨物甚少，待來貨湧到時，再寫信給你吧。那面分發行所裏的罐頭魚的定價，並不昂貴，要買的話，希望你趕快去採辦！……」

我的自己的工作做完後，就把汽車開到部裏。

那封信去了還不到二個星期，有一天在報上便瞧見那所軍火庫爆炸的新聞。這時候，我在表面上自然十分憎恨德國間諜的毒手，但內心裏却有說不出的痛快，因為我這次的成功，完全出于意外的收獲，我自然十二分替祖國慶幸。

有一天，我在自己寓所中休息，外面門上嗒嗒地敲了幾下，我便跑了出去，把門打開，那來者是一個素不認識的中年人，他見了我，並不問話，只是對我臉上打量了一下，回頭又向四周環視了一眼，便輕輕地說道：「你是路易格令嗎？」說着向我微微一笑。

「喔！……你問他做什麼？」我那顆心好像河魚碰到魚叉一般大跳了一跳，因為我這名字在英國是無人知道的。

「我是他的友人，因為他的母親有幾句口信要託我轉言。」他二隻發光的眸子，向我閃了一閃。

「……請到裏面坐吧！」

我們二人走進屋裏，把門關上。我便向他問道：「先生貴姓？」

「我是哥富干叫我來看你的。」

「很好，大概有什麼話嗎？」

「是的，那末你叫什麼呢？……」他仍對我微笑着。

「我嗎，就是你所找尋的人。」

「你可知道『H』號嗎？」

「是的，我就是路易『H』號。」

我們經過這樣一番對白後，他便告訴我哥富干那面很需要知道英軍方面最近有多少軍隊開到法國去？他們的戰鬥力怎樣？他對我報告一番便辭去了。我對於此種情報，十分容易獲得，因為我此刻已經是一個汽車夫兼費克生上校的隨從書記了，這點，我在上面已經說過，照費克生上校的意思，想把我舉荐到英國參謀部去任書記等職，因我故意說出一堆道理，把他的好意拒絕，所以到了法國以後，我一方面替他開汽車，一方面還替他提文書包，並且担任抄寫等工作，有了這種便利，我就不費什麼力，把這情報又寄給哥富干了。

戰爭在熱烈地演進着，軍隊和官長們也在川流不息地調動着，我的官長費克生上校，已經調到新編軍團裏當參謀了，我也變為一個高級參謀的汽車夫兼隨從書記了。這時我們從法甘達區移動到雅夢特。

雅夢特，我知道那裏有一個信箱設置着。我把車子開到印度軍的司令部，我心裏很想乘機去探看一下信箱，順便發一個關於英軍調動的消息，當下我就對費克生上校推說車燈壞了，必須修理的理由，又詢問需要車子的時候，說也湊巧，原來費克生上校在印度軍司令部裏必須到下午才可把事辦完。

我得着這個機會，就開着慢車，緩緩地向着滿佈戰爭氣氛的冷街而來，雖然不時也有些工兵和老百姓走動着，但總覺掩不住淒冷而又恐怖的情況。

我所找尋的目的地，終於給我達到了，它是一家小小的雜貨店，從玻璃窗裏瞧進去，裏面什麼東西都有：乾點、襪子、毛巾、繩子、香煙，凡士林，雜亂地塞在一起。這時的我，腦海裏忽然湧起一陣恐怖的回憶，我想到在英國時那家理髮店中的一幕，覺得此刻我的生命是在冒險地賭博了。又想，這信箱一定是我們情報部收買來的，倘若不忠實的話，那我就完了。

我一邊想，一邊已經不自主地踱進那家小店裏面了。這時候店裏立刻迎上一個人來

，那人的面目，同我信箱單中寫着一般，現着十足的流氓色彩，不過他瞧見我的時候，嘴角上堆出一些笑紋道：

「先生，你要什麼？」

「這……喔！想買些乾點心，」我一時答不出話來，後來總算給我彌補了破綻。我心裏正在想，我可以信任他嗎？我把我身分說了出來，他會把我生命出賣嗎？

「先生，別的還要什麼？」他把乾點包裝後，向我順口地詢問。

「夠了，共計幾個錢？」

「不多，只有二八蘇。」

「那你再加一蘇巧克力吧，因為我要二九蘇。」

「先生，那末湊足卅蘇好嗎？」

「不，我需要二九蘇。你知道嗎？」他的暗號是A B 二九。

他一聽我這句話，臉上立刻呆了一呆，好像他很奇怪，半晌便這樣回答：

「先生，你那數目說得不錯。那你有別的需要嗎？」

我們經過這樣一陣鬧場白，便把身份道了出來，後來我問他用什麼方法過去，他說是用順着理士河游下去。因為用這方法傳遞，異常迅速，也不會有甚麼意外的波折。

從談話中，我們漸漸地得到了相互的信任，最後我即便把預先寫就的隱語信交給了他。臨行時，他帶笑地告訴我，他一定會把我的東西安全地送交目的地。

四 聖經與密碼

第二天，我把費克生上校送到營部後，經他允許可得到了幾小時的休息，我無目的地離開營部，沿着理士河走去，這地段大家認做是一個比較最安靜的地方，我想，我這一次散步，大概不會受什麼驚擾吧！

但是出乎意外的事，不久就發生了，砰的一聲，驚破了那原野的沉寂，驚碎了我暫時安定的心。我有些驚惶了，我想該不會是我的秘密洩露了吧！我鎮定了半下，抬頭望去，只見兩個伙伴，在前邊吃吃地笑着。

「什麼事？」我吃驚地問。

「沒有什麼，在軍隊裏聽見一二聲鎗聲，有什麼希罕，像你這樣一聽鎗聲，就驚惶失措，活像個輜重兵！」

雖然他們這樣的諷刺我，但我仍客氣地和他們談笑，爲着要探問一些他們的任務，和剛才鎗聲的來歷，我暫時只得委屈一下了。

從兩個小兵口中，要探聽一些消息，當然不是什麼難事，沒有幾句話，就知道了他們的任務，原來他們是在襲擊那理士河流下去的瓶。

「啊！祕密洩露了嗎？」我心底這樣的忖着，雖然英軍獲得我那一些情報，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是他們會不會推索到瓶的來源呢？他們要是知道了那祕密機關，那我的生命，我好不容易得來的工作機會，不是完全完結了嗎？我剛安定的心，又蕩漾了。

我仍不露聲色地推測他們襲取小瓶的方法。這時，恰巧上游有一件東西漂來了，那伙伴看見了，笑着對我說：「朋友，你要知道我們襲擊小瓶的方法嗎？請你看我的表演。」說着他舉起鎗來，又是砰的一下，接着漂流而下的東西下沉了。那兵士得意地對我微笑，似乎表示他鎗法的高明。

我也笑了，不過我並不笑他鎗法的靈敏，我却笑他們這愚笨的方法；他們只知道阻止情報傳向敵方，却不知推求情報的真意，探索情報的來源；他們的反間諜工作，真是太幼稚了。

費克生上校是經常地在各個司令部來往的，這給予我工作上不少的便利，我很容易得到關於英軍的許多情報——雖然這些情報，並不令人怎樣興奮。——不過因為上次事情失敗，我不得不另想方法，把這些情報傳到目的地去。那雜貨店的傢伙（A.H. 29）

也許發現了自己的秘密傳信的方法，已被人識破，所以早已溜去，這樣我唯一的幫手，也就無形失去了。

在這時間，我所得到的那些情報，是利用隱語信瞞過了郵局的檢查員送出的：我那信函上的收信人，是一個英國俘虜，其實他並不和我和相識，我也並不需要寫信給他，他不過做一個間接的通信員罷了！

三月十九那天，我送費克生上校去訪駐在麥維爾的司令，到了那裏，費克生上校很熟識的和一個軍官招呼了一下，就約那軍官一同上了車，叫我開到另一個司令部去。在車中，費克生上校笑着說：「希望你明天幸福。」我一面開着車，一面留神他們以後的談話，在他們談話中偶然流露出一些片斷，居然被我推得了一個極大的秘密：——在明天，佛洛墨而三納佛却配爾間將有一個偉大的攻擊了。

這無疑地是一件夠重要的情報，我要是能把握這情報，在明天清晨之前，送交我的情報處，那我的功蹟，該怎樣受人欽佩呢？

所以當我把車開到目的地後，我就在車中急促的寫了一個報告：「明，佛納間將大攻擊，H 17。」

爲着這秘密的重要，所以我不再用過去的隱語了。這一次我用的是我和哥富干在受

訓時所發明的那特用密碼，我自信我這方法，決不會給敵人發現，就是一等的密碼專家，費上一二個月的時間，恐怕也探索不出我那密碼情報的真義。

現在我趁追述我過去事蹟的當兒，把他公開一下。

我的密碼是採用英國普來弗法而稍加改良的，那方法是：先把二十六個字母分別的排列在一正方形的表格裏（I和J當一個，）然後再用四角替換的方法，檢查出實在的字母。舉個實例來說：倘使我要發出一個「攻擊」（Attack）的密碼情報，我只要把他先分成 AT, FA, CK 三組，從下面的表中就可查出 AT 的另兩個角是 DQ, TA 的是 OD, CK 的是 HJ，這樣我的密碼信就成爲 DQDDEH，對方接到了這密碼就很容易查得他的意義，倘使被局外的人得到了這密碼，那要查出這裏面的秘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不過照上面這樣機械的排列，究竟還有些靠不住，所以我們再進一步，要把這排列字母的方法改變一下。

我們的方法是這樣的：在事前先選定了聖經做藍本，規定歐戰開始的第一月就拿創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世紀的第一章作根據，倘使這日子是一號，就根據第一章第一節，倘使是第二月的三號，那末我們就根據第二章第三節，碰到節數不夠用時，就把日期減去節數作為根據，譬如日期是二十七日，而所要作根據的一章，却只有十五節，那末我們的電碼就根據這一章的十二節。

譬如我在一九一四年一月五日送出一個報告：(G.C.C.C.H.)。當你要解釋他時，就必須把創世紀的第一章第五節抄下來（因為八月是歐戰的第一月），然後從第一字起順次把不重複的字母排列起來，填入上面所述的正方形表格，缺的字母就照自然的順序跟在後面：（見附表）

第五節原文

5. And god called the light day, and the darkness he called night.
and the evening and the morning were the first day.

新字母表

A	N	D	G	O
C	L	E	T	H
I	Y	R	K	S
V	M	W	F	B
P	Q	U	X	Z

這樣利用上述的方法，就很容易知道密碼原文爲 ATTACK（攻擊）一字了。

這方法，除了不容易被人識破外，還有一個極大的功效，就是即使有一個聰明的密碼專家，費了好久的時光，居然被他猜出了我某一天的情報內容，但是我以後的情報，仍不會發生問題，因爲我們的密碼排列，是每天改變着的啊！

至於我們所以要選擇聖經作爲藍本，無非是因爲攜帶的便利，你要知道，在軍隊中雖然不許帶無關緊要的書籍，而帶一本聖經在身旁，決計不會遭人家懷疑的。

也許有人會責備我，不該把動聖不可侵犯的聖經，用作間諜的密碼本。但是我想我的利用聖經的點，要比那些蔑視基督教訓，間接鼓勵殘殺的信徒要少得多呢！

現在我該再回到關於那次情報的事了。我準備好了密碼情報後，接着最大的難關來了，我這密碼怎樣送去呢？仍用過去的方法，寫信寄給那位我不認識的英國朋友嗎？這非但不能逃過檢查員的手，並且時間也不允許我這樣做。最後我在一張通訊名單中找出隣近的一個小村中，有一個通訊員住着，這可說是我唯一的路線，我現在只得冒險一下了。

於是我就不等上校的同意，開了車向那小村出發，毫不困難的找到了他。原來他是一個鄉下人，外表非常誠實，誰都不會相信他是一個負有重大使命的間諜，我們互敘身分以後，我就把東西交給了他，他誠懇的允許我，一定儘把這情報如期送到。手續完畢，我急忙回到司令部，上校方面，却並不需要怎樣解釋，因為他早已認做我是他的心腹了。

五 可怖的一幕

當次日消息傳來的時候，我是十分的得意：因為這一次英軍的進攻，在起初雖然得到了些微的勝利，但後來德軍的後備隊開到了，重又把英軍打了回來。這顯然是我的情報發生了效力，我想我那個鄉下同伴，辦事能力倒真不錯。

二天後的一個下午，我們從麥維爾那邊的司令部訪問了回來，在中途上校叫我把車停了，他走下車來，和對面走來的一個軍官攀談起來。那軍官我是認識的，就是第一軍的情報隊長夏德利將軍。

他們兩人相互敬禮以後，費克生上校說：「將軍，你正在出來獲取情報嗎？」

夏德利將軍說：「不，我剛工作了回來。」

「這二天運氣很好吧！」

「還不壞。俄的部下，在前天追獲了十個德國的間諜。」

他們兩人相互的談話，引起了我的興趣，我安靜地留意他們的談話，我要知道夏德利將軍追獲的，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

費克生上校同樣的急切要明瞭他的內容，所以又問：「在什麼地方追獲的呢？」

「不遠，就在麥維爾附近的那個小村。……」夏德利將軍得意地說。

我上面不是說過嗎，三天之前我曾經過那麥維爾附近的小村，並且我曾做了一個不平凡的工作——把一個秘密情報，託當地一個鄉民傳遞；現在夏德利將軍所說的，就是這小村，日期又是我這事的次日，我幾乎懷疑，夏德利將軍追獲的那間諜，就是我的同伴，他截獲的情報，也許就是我的情報。我的必有些忐忑了。

但是第二個念頭，又升起了，我那懷疑決不能成爲事實的，我的情報早已送到了貝納地，早已發生了效力——德軍已阻止了英軍的進攻，我的情報是決不能在中途被人截取的。

夏德利將軍仍在得意地演述他的成功史：「……那間諜在外表真像一個誠實的幕下人，普通的人決不會懷疑他是一個可怕的德國間諜；但是我那聰明的部下，却已注意過他好久了。」

「當時他在做什麼呢？」費克生上校又插上了一句。

「在前天的清早，他帶着一頭狗，與德軍方面前進，我的部下捉到了他的狗，發現他的褲腿繫着一個火柴匣子，裏面放着一個密碼的情報。」

「那人呢？」

「自然也被擒了，現在已引渡到了法國。」

事情毫無疑問了，被擒的那間諜，的確就是我的伙伴，被截獲的情報，就是我的情報；而這一次德軍的勝利，也實在不是我的力量。現在我的一切幻想，都消失了，我的生命已交給了一個無知的戀戀了，他已在法軍手中，他們一定會逼他說出全部的祕密，危險也許立刻會降到我的頭上。想到這裏，我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幾乎把上校吩咐我

開車的話也聽不清楚了。

晚上我靜靜地思考那些過去的事情，覺得十分的失竊。那天比較重要一些的报告，幾乎沒有一次不遭受失敗，好像命運之神故意在那裏和我爲難。但是我絕不灰心，我深知一失敗是成功之母，一多受一次失敗，就可多得一次經驗，今後我將格外的努力，爭取最後的勝利。

不過使我寒心的，還是夏德利將軍所說的那句話：「我們已注意他好久了。」說不定他們已看見我把那個報告交給他了嗎？那第一個伙伴的逃亡，和第二個的被捕，使我不能信任現行的方法，我今後一定要另尋途徑了。

以後幾天，我差不多時時在恐怖中過着日子，腦海中始終不能忘却那被擒的鄉下人，我自己也不明白，我的神經會這樣失常，晚上偶然聽見幾聲敲門的聲音，我就會懷疑，也許是來捉我的軍士的隊隔。

三星期後的一個晚上，我正坐在那一間充作我營舍的小屋，那是一個工人的屋子，裏面的設備，雖然不怎樣考究，但也極整潔，比較軍營中實在舒服得多了。這時女主人剛好有事出外，室內只有我一人安適的休息着。

突然門外一驚，篤！篤！的敲了幾下，把我那暫時安逸的精神攪動了，晚上是很少有

客人來訪問的，女主人的回家，更用不着敲門。她有自己的鑰匙，很容易開了進來，現在敲門的是誰呢？莫不是上次的案件發作了嗎？

門上又「篤，篤」的敲了幾聲，我終于無可奈何地走到那門旁，把門漸漸地打開了。立刻一個陌生的面孔，呈露在面前，但那人却並不驚奇，原來他是一個尋常的工人，身上穿了一套還不壞的服裝。

「特洛克夫人在家嗎？」那客人很和氣地問。

特洛克夫人就是我所住的小屋的女主人，我見那來客是找女主人的，所以很鎮定的回答：「不在，她剛出外去了。」

「那真太不巧了，不過我或者能等她一會吧！我是她的弟弟。」他又像介紹自己，又像自言自語的說。

我當然很明白他的目的，是要進室內來；這和我卻並沒有什麼妨礙；並且他又是我人的弟弟。我便招呼他進來，順便又關上了門。

那客人走進了室內，態度立刻改變了，他仔細地打量我的臉部和身材，一會兒突然問：「你不是第X司令部的路易格令嗎？」

這真是太奇怪了，這樣一個從未見過面的人，怎機會認識我啊！於是我就帶着懷疑

的口吻回答：「正是，不過你怎樣……」

「現在這室內除了你沒有旁人嗎？」他打斷了我的問話。

「是的，除了你外，只有我一個了。」

「的確只有我們兩人嗎？」他的語氣更加重了。

「謬誤騙你呢？」我一面回答，一面心頭在暗忖，這來客真太奇怪了，怎麼進了屋來，只是問這些離奇的話。

「那麼，你不是廿七號嗎？」他輕輕地問。

立刻我呆住了，他非但知道我的姓名，並且還知道我的暗號，他是誰呢？然而我表面上仍鎮靜地和他談話。我並不答覆他的問話，却反問他：「你有甚麼目的嗎？」

「是的，我有一些東西帶給你，但是這裏的確沒有旁人嗎？」他還是不放心地問。

「的確只有我一個；你有東西快給我吧！」

由於他那樣鄭重的態度，我猜知他並不是什麼特洛克夫人的弟弟，他是負有重大使命的送信人，他的自稱是特洛克夫人的弟弟，不過是一個藉口，他是要來訪問我，並不是找那女主人。

我在我所希望的是快些得到他帶來的東西，所以我又加上了一句：

「我的確是你所想見的人，你的東西快拿出來吧！」

那人聽這幾句話，毫不遲疑地伸出了他的手。但是奇怪的是他並不伸手到衣袋及其他我所認為可以藏秘密的地方。他不費力地把食指放在他的臉上，挖出了他的左眼。他用一根細銀絲，在那傳眼的內部挑撥着，不久拉出了一小卷的紙。重又把眼球放還了原處，然後才說：「看了後，快把他毀滅。」

等到我從驚嚇中清醒了過來時，室內又只剩了我孤單的一人了。

我重又懷疑了，剛才的一幕，是夢境嗎？這經過的事實，的確太離奇了。但是低頭向手中看時，一卷小小的紙束，還緊緊地握在我的手中。那不是夢，的確是事實，我真佩服那人手段的高明。現在使我記起了，他那隻左眼，是一隻藏有秘密文件的假眼。

我急切地展開了那手中的紙束，那是哥富干給我的一個短札，他要我調查一個秘密。

原來在雅夢特的有一部分公用事業，是要靠差不多十哩以外的立爾供給的。在雅夢特有個立爾某酒廠的分廠，兩地之間裝有一根電話線，很幸運的這根電話線，並沒有遭受損壞。我們的一個間諜，無意中發現了這一點，於是就把在雅夢特的一端切斷了，把它聯接於附近的一個咖啡店。好幾個星期，他用這簡單的方法，把消息送到立爾去。但

是有一個晚上，立爾方面正在收聽報告時，突然聲音中斷了，隔了一會重又通話。這引起了我國人的懷疑。哥當于奉命叫我調查的，就是這事的內幕。

接到了這樣的一個使命，我的精神又興奮了，我希望在這次能得到成功，彌補以前二次失敗的罪過。暫時我忘却了那被擒的鄉下人，也忘却了那奇怪的送信者。

六、一架鋼琴和一隻顯音機

第二天，我帶着滿懷的希望，走到那家咖啡店。

這是一家兵士們常去的咖啡店，形式上並沒有什麼特殊，裏面有一間私室，也是兵士們所常去的。室中的一角，放着一架半新舊的鋼琴。主持店務的是一個半老的婦人，和一個美麗的女兒。

我到那地方的時候，店中並不怎樣熱鬧；那母女兩人看見光臨了我這樣一個初來的人，似乎很是高興，殷勤地招待着我，但自然的我們一會兒就像成了知心的朋友了。

當我問起男主人的時候，那女人像很悲傷地說：「他嗎，不幸在前天被捕了。」

這是我探聽消息的最好機會，當然不能讓他隨便錯過，所以我一方面安慰着這可憐的女人，一方面又進一步探問被捕的經過。

在女人口中探聞一些消息，真不能算什麼大事，她們是生就了一張歡喜多說多話的利嘴，就是我不去問她，她們也會把事實的經過詳細的講述。何況我又這樣誠懇的表示同情，所以半小時後，我就完成了我的工作。

事實是這樣的：

這一家咖啡店，是駐在當地的士兵們惟一休息的地方，所以每天進出的士兵們，也着實不少，中間有一個年青的兵士，是常來的老主顧，這人是太誠實了，誰都不能懷疑他藏有什麼秘密。

但是不幸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有一個英國信號官，偶然在一個被砲火擊毀的地穴中，發現了一條電線，也許爲着他的好奇，他想要把這電線割斷了，通到他的電話網中去試一下；然而這一來，使他大大的吃驚了，原來裏面正用着德語通話。

當時，他把這事實報告了他的上司。這電線的來源是不難探索出來的，立刻就查到了這咖啡店，把那少年和咖啡店的老闆逮捕了。這少年經過了一次審判，就被槍斃了，咖啡店的老闆，因爲缺少確實的證據，所以還沒有判決。

也許這一個事，引起了英軍當局的興趣，他們把那根電線仍保留着，想作其他間諜的誘餌。電線的一端，仍舊接通，他們想在必要時，預備傳播一些虛偽的消息。同時他

們還把他接到英軍情報處，預備傳播那些自己的兵士們的背後的談話。

這些都是那女主人所知道的全部事實了。我聽了，十分的滿意，又談話了一會，我就很高興的告辭了，臨行的時候，她們誠懇的要求我時常光臨。我當然也很願意，因為這地方，真不使人討厭，並且我還想藉此多得一些消息。所以以後在這咖啡店中，常有我的足跡了。

過了幾天，那咖啡店的電話被撤除了。原因據說是那些上級長官厭煩了收聽那些兵士們閒談的工作，因為這些閒談，太使他們失望了。士兵所談的，全是一些褻褻的話，或唱些不雅聽的歌曲，高尚的長官們是不愛這一套的。同時更使他們失望的，是設置得這樣巧妙的牢籠，居然沒有一個敵方的間諜上鉤。

這電話線的拆除，倒使我有些失望了，因為我很想用一個巧妙的方法，把他利用一下，但是現在是毫無希望了。不過我還有些懷疑。這也許是英軍情報部故意做成的圈套；他們已看出過去的辦法太公開了，所以來這一個手段，好讓人在不防備中，上他的鈎子。

但是，無論如何我覺得必須實地調查一下。這幾天來我和那母女兩人，早已談得很熟絡了。所以我很容易地得到了他們的允許，讓我獨自停留在這私室中休息一下。餐餐

疲乏的神經。

他們走出室外，我很自然的關上了門，開始我的工作，檢查那些可以懷疑的地方。最後果然被我在鋼琴的背後，發現了秘密。原來在那裏，裝着一個顯音機，要不是有人像我一樣仔細的檢查，決不會發現的。這件事，英國的情報員，的確做得十分聰明——在英軍方面可以聽到裏面的情形，立刻把咖啡店中人捉住，德軍方面聽到了那些自然的談話，也許會相信那根電話線。

這秘密的被我发现，使我分外的興奮，我準備將計就計，利用這英軍替我佈置就的「傳信之路」了。於是我就鑽出了室外，找那店主的女兒談笑。在談話間，我稱讚那座鋼琴的優良，吐露出要想租來練習的意思。不久，我們就講定了租費，每小時一個半法郎，讓我不值班的時候，自由地使用。

在間諜學校受訓的時候，我和哥富干曾有一次偶然的發明了一個樂譜密碼，在現在的環境中，正是我利用這方法的最好時機，於是我就在隱語信中告訴哥富干，叫他注意在那根電話線中收聽得到的樂聲。

我跑到那咖啡店中彈琴，是不會引起人懷疑的，我用不着顧慮那些英軍的情報員，而可以自由地透露我所知道的消息。

也許有人會問我，究竟樂譜密碼是怎樣一會事呢？讀者也一定在急切地要知道我究竟怎樣利用鋼琴來傳遞消息吧！那麼讓我就在這裏公開地告訴你們。

當我要發情報時，先亂彈了一陣，片斷的聲音交響着，一點也不合拍，然後我再完全全地彈一曲「萊茵醉翁」。這本來是一個德國歌，但是在英國很流行，簡直很少人能知道它是一首德國歌，現在我就利用它做我的簽名曲，當然不會受人懷疑的。

我這一首簽名曲，就是向立爾方面打一個招呼，我在這裏準備放送情報了。立爾方面聽到了這歌曲，一定就會召哥富干來收聽。哥富干是一個天才的音樂家，深通英國音樂，很容易認出我所彈的歌曲，而探索出我的用意。

我彈了那一萊茵醉翁一簽名曲後，接着又毫無意義的亂彈十多分鐘，這些時間，我是留着讓立爾方面找哥富干來聽電話的。然後我又彈了一曲簽名曲，和一首「赴敘利亞」，這是我最後的暗示，告訴他們接下去的歌曲將具有意義了。

以後我就彈那些英軍的進行曲了。倘使我要報告東塞萊軍的第二營上前線了，那我就把東塞萊聯隊的進行曲「南風之歌」連彈了兩遍。倘使我要報告「皇家燧發兵」的第三營隊已上前線了，那我就把「英國擲彈兵」連彈了三遍。在每一營隊之間，我又加上了一個簽名曲，這樣一遍又一遍，英軍在前線的軍隊，就完全告訴給了哥富干。

這個報告前線軍隊的方法，是很簡單而又很安全的，但是否能為德軍安然收到，那却是一個問題。我也曾和哥富干約定，要是他收到了我的情報，就會利用一個英軍俘虜的名義，寫一張郵片來通知，郵片上當然寫的都是些無關緊要的話。但是等了一二個星期，仍不見戰區有郵片寄來，所以我這簡單的方法也不願常用了。

三星期後的一天，戰區的郵片寄來了，這樣我才又高興了。在這期間，我只到那咖啡店中去過三次，每次總得到母女倆殷勤的招待。

在這時期，我毫無困難地得到了一個公開的祕密，英軍已在雅夢特佈置好了一個局部攻擊計劃，雖然這一次參加的軍隊，只有兩營，但是却能使對方大吃一驚，因為這一次的攻擊，是在晚上發動，而不是像過去一樣的在黎明。我得到了這消息，立刻把他告訴在立爾的我方的情報處。

這是一個星期四的晚上，我又跑到那咖啡店去，練習我的鋼琴。我先亂彈了一陣，再彈了一曲「萊茵醉翁」，又亂彈了十多分鐘，我就彈那曲暗示開始發報告的調子。然後我把我的情報，用混合歌曲的方法，連貫地彈了出來。下面就是我的情報和代表的歌曲：

據伊母司是該次進攻的戰場附近的一個農場，哥富干聽到了這些歌曲，就會把我的情報，完全譯了出來。不過這方法也不能說是絕對成功的，因為有時候有許多情報，很不容易找出相當的歌曲來代替；並且德國的歌我是不敢多應用的，這樣更使我多費一些腦汁了。

我前後用這方法所發的情報，一共有八次，後來我會到哥富干談話時，三分之二的

情 報	曲 調
明 天	<u>明天星期五</u>
晚 上	<u>小夜曲</u>
<u>在聖·伊母司</u>	<u>聖·伊母司</u>
有兩營軍隊	各該營的進行曲
將來攻擊	<u>營鐘響了</u>

情報，都被他正確的譯了出來。這已是一個很好的比數，爲着這方法的簡單和安全，我真巴望着，願前線的每一部分都有這樣一架鋼琴和一隻顯音機。至於論到這方法的成功，那却不能不感謝我那聰明的英國情報員啊！

不過命運之神始終在支配着我，我安逸的方法，終於中止了。也許是爲着設置了好久的牢籠，居然沒有人上鈞，那些在情報處的軍官，顯然發覺了他們的見解的失敗，於是把那電話線毀去了。不幸，當時我却不知道這一點，繼續付了兩星期的租費，繼續發了些情報。後來等到我發覺這事時，我已做了二星期的傻子了。

七 訪問一個妓女

一九一五年的夏天，費克生上校又被調到駐紮在白土恩的一支軍隊中去了，我也跟着到了白土恩。

當一個人定心做了某種工作，而且剛對於這工作有一些心得時，就要把他調到另一個環境去做另一個工作，這似乎是英國人的一種尋常方法。費克生上校的被調，也就在這一個原因下實現了。但是這在我却並不覺得不安，反正我是一樣的工作，並且雅夢特我也逗留得太久了，我用那些常用的方法傳遞情報，說不定會遭受危險，現在換一個環

境，也許使我能減少一些危險呢。

白士恩是一個礦業的中心，法國人的性情，不像英國或德國人那樣堅強，雖然他們很想把礦產佔爲己有，想從那裏得到些利潤，但是誰都不去作這荒謬的開礦工作，這樣他們不得不求助於外人，所以在白士恩一帶，就充滿了波蘭籍的礦工。

不過這些波蘭人的生活，却是很困苦的，他們被剝削得可憐極了，一天到晚不停的埋頭工作，而所得的却只有些微的報酬，他們對於法國，非但不感到恩惠，簡直還不覺痛恨，在這樣的環境下，德國方面很容易招募到許多間諜。我記憶中的間諜名單上，在白士恩附近的就有七八個。

費克生上校剛到白士恩，有許多事要和他接洽，所以整天忙碌着，於是我也必得利用這機會，去找幾個名單上的人。因爲在現在我的情報傳遞中，只暫時借着他辦了。在白士恩市上，住着兩個我名單中的人，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他們帶着幾次慕尼黑和愛娜那椿桃色事件的經驗，決心不再相信女人了。所以我決定放棄了那女的，去找那個男伙伴了。

但是我的決心，却仍敵不過命運的支配，當我找到那人住的地方的時候，發覺那人早已不在，經過一番打聽，才知他因爲有間諜的嫌疑，被法方拘禁了。這樣我只得第二

次跟女人接觸了。

她的名字叫裘拉·俞雷奧甘，住在白土恩東部的一個小巷，我去找她的時候，預先打定了一個腹稿，藉口有人介紹我託她代洗衣服的，這樣我想也許可以減少一些麻煩；但是當我找到那裏時，却並沒有用這個託詞。我敲門問起裘拉時，一個中年的婦人，帶着媚笑告訴我她不在家，並且告訴我她現在工作的地方。

爲着想把我那到了白土恩的消息，很快傳到德軍那面去，所以我就立刻跑到那個地方去。那女人告訴我的是白土恩中市的一家酒店，位置在鐘樓前的一條小街上，這是很容易找到的，不過因爲環境的不同，我立刻又打定了另一個藉口的腹稿，我想吃一點酒。

我找到那酒店時，我暗暗地好笑了，剛才那些腹稿，都一定是白費了的，要會見裘拉這女人，並不像我心目中那樣困難。原來那酒店，事實上不過是名聞於無數英國兵士的一家妓院，而裘拉也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娼婦吧了。

這個妓院是英軍所在區域十大妓院中的一個，因爲它離前線的距離只有五哩光景，所以是很有名的。交易的顧客真不少，我看見有一排的兵士，在門前排着隊伍，以便挨次進去。當然我也擠了上去。

這不過是隊中普遍的現象，而不是什麼奇觀，我們也不必嘲笑或斥責這些士兵的無聊，其實這些人並不是正常的人了，他們的靈魂早已交給了戰神，也許生命的延續，只剩了最後的一天，那末，他們還不該盡情的享樂，找些暫時的安慰嗎？

終于，我跑了進去，走到了帳房前，一個肥碩的女人含笑招待我，她見我是一個生客，所以分外的殷勤。我就問他這裏的規矩以及玩一個女人要化多小錢，她親暱地露着不整齊的牙齒，含笑告訴我這院中的一切章則。最後我就說出了要和裘拉玩一會，我的藉口是朋友介紹我，她是一個很能體貼人的相好。

但是很不幸的，她告訴我裘拉正在接待客人，現在還沒有空，她還告訴我半小時以後，裘拉就得有空了，於是，我決定等她半個鐘頭。

這半個鐘頭是很不容易換過的，我的腦海中始終盤桓着：裘拉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女人，我是不是可以信任她。過了一會，一個少女從那邊門口走來了，先前的那個招呼我的女人，就介紹給我。裘拉活潑地走了過來，用不純熟的英語向我招呼，要我為她買幾瓶好酒。

這時我却仔細地打量她是怎樣的一個人。事實上她並不是一個美人，她的臉長得有些粗魯，身材相當的高，體格也很結實，她的肌肉，以及扁平的胸部，都不能動人，

唯一可取的却是她那副使人感到愉快的眼睛。

在適當的時候，我付出了應行繳納的代價，這樣裘拉就領我走到樓上的寢室裏去。在臨行時，我故意用法語向那帳房裏的女人，道謝了一聲，當然我的用意不過是要讓裘拉知道我也能說法語罷了。

這寢室的地位真是太小了，佈置也很簡陋。靠牆的一角，安置着一張床，前面有一個臉盆架子，架子的下部不整齊的放着幾瓶消毒藥水。此外却不再有什麼東西了。

走進了這小室，緊張的一幕展開了，裘拉開始表演她那一貫的故技，她先熱烈地和我擁抱，然後她又解開了身上那件鮮豔的睡衣。她這一個舉動，大大地使我吃了一驚，原來她裏面並沒有穿內衣，赤裸裸的一絲不掛。立刻我明白了她的用意，她不把我看做不尋常的客人，暗示我可以向她要求意中的那回事了。

我是知道時間的寶貴，和此來的使命，所以當她這樣的暗示時，我竟拒絕了。這也許是件不尋常的事吧，一個兵士走進了妓院，居然會拒絕妓女所呈送的好意？於是裘拉開始懷疑了，她的眼珠明白地告訴她內心的驚奇，她的雙手不覺自然的拉上了她的睡衣。

這一幕緊張局面的進展，當然需要我來主動的，所以在裘拉的極度驚慌中，我輕輕

地告訴她，我並不是找她尋求安慰，我是與她實際地接近我一下。同時我又說出了她的暗號，來表示我自己的身分。

裘拉不是一個笨人，她立刻明白了我的目的，而答覆我的要求。她拉我坐上床沿，正經地商談大事。要是這時候有一個人能看見我倆的情況的話，他一定會驚異我們間親密的狀況，因為表面上我們做得直像一對情侶。

裘拉和幾分鐘前大不相同了，對着她的雞還是個婦人的蕩婦，而現在却一變而為有錢的女人了。她並不是像一般間諜小說所描寫的具型人物，對於間諜工作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對於軍事上的知識，也很缺乏，不過事實上她還是一個使人滿意的間諜。

她是一個熱心愛國的波蘭人，深深地被墨蘇斯基的國家主義所迷惑，而成爲一個墨蘇斯基的信徒，所以她的擔任間諜，並不像一般人那樣受了金錢的僱用。

利用女人，這也許是一般間諜常用的方法，做一個隨軍妓院的妓女，當然很容易和兵士們接觸，就因爲這樣，裘拉參加了這妓女的隊伍。不過我得鄭重地告訴讀者，裘拉並不是一個淫婦，她是一個可敬的女子，她的道德不會墮落，雖然表面上她的確是一個賣淫的妓女。

在兵士們的口中，固然有時也能得到一些有價值的情報，但是裘拉的真正目的，却

盡不在這一點。因為這些兵士，他們所知道的消息，簡直少得可憐。他們的耳朵是被人統制着的，所以有時他們口中的話，事實上並不怎樣可靠。這一點德國情報處，固然很明白。就是裘拉也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她是很少把聽來的謠言告訴給德國當局的。

裘拉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探聽那些來往兵士們的所屬營名。她根據帽章和肩上的數字去探索兵士們所屬的營隊，是很有心得的。她能夠在多方面推知那一營兵士時所在地點，這樣她就很明白她英軍間諜的情形告訴給德方了。

最後我當然要問她假送情報的方法了，但是她的回答真真夠去吃苦，她簡直自己也不知道怎樣傳送的。她只把所得到的消息，告訴給一個住在安魯登附近某處的波蘭人，這樣她的工作就算完成了。至於這一個波蘭人怎樣把情報送給德方，她是不願問的。不過她說那個波蘭人的確很可靠，曾經有好多次，在發送情報後的一二天，她能得到回音，和進一步的訓令。

這時候我應有的半小時的時間已過去了，在這半小時中，我們全在密談中過去，裘拉的英語程度是很不好的，所以我們的談話，都用法語來代替。從這半小時的談話，我清楚地認識了這可愛的女子，她是一個誠實的能幹的女人，她的替德國工作，與其說是替德國服務，還不是說為波蘭效勞來得妥切。這樣我已不再懷疑她了，我已完全信任她

是我的一個很好的助手。我毫不遲疑地把我的情報交給了她，託她代我送出。

這情報是寫在一張薄薄的草紙上的，我很巧妙地把牠捲好了塞在我的薪水簿的線縫裏帶來的。裘拉接到了這重要文件，她也把牠藏在一個隱祕的地方——一個空心的耳環裏。

八 準備冒險

我和裘拉在第一次會面的時候，就約定了一個會見的方法。我要見裘拉，到她家去訪問，雖然是很經濟的辦法，但是很容易使人引起懷疑。所以我們就決定利用裘拉的工伴地點了。這樣在我一方面，固然要浪費一些錢，但是用這少量的錢，換得我們的安全，事實上似乎也似乎很值得呢！

因此，在我和裘拉初次會見後的五天，我又上白士恩鐘樓附近的那家妓院去了。肥碩的帳房太太，張開了笑口迎接我，顯然她很高興我來做他們的老主顧了。這一次她已知道我來尋求的對象，所以不等我開口，便把裘拉招呼了過來。

裘拉見了我，還是應用那一套老關，向我招呼，要我為她買酒，她似乎很高興招呼我這樣一個客人。我熟練地付了應付的代價，跟着裘拉走進那間簡陋的小室。

這裏是我們的世界了。立刻裘拉收住了先前的那些蕩漾，換上了一副正經的臉色，低聲向我道：「路易，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吧！我那波蘭的伙伴，已完成了你所重託的工作了！」

「你怎麼會知道的呢？」

「昨天，我去看他，他交給了我一個回答的情報。」她一壁說着，一壁從那空心的紅環裏拿出了那個祕密文件。

我急忙接了過來，把它細細地注視，這是用密碼寫成的短札，但當我認出了哥富干的祕密簽名時，我幾乎發聲大笑了。我這一個通訊法，的確可以說是最簡捷的了，要是我能一直用下去，那我在雅夢特用音樂來傳遞情報的損失，一定可以藉此補償了。

半小時的時間，是很容易消磨的，我們密談了一會，我就走出了這值得留戀的妓院。

此後的幾個星期，我並不常去會見裘拉，原因是我沒有什麼特殊的事情可以報告。英軍的詳情，我是很容易探聽的，不過這些情形却早已通知了對方，此外我就不能發現什麼祕密了。

在這期間，我和我的上司費克生上校間的關係，確實是很密切了，他毫不懷疑地看

做我是他唯一的助手——一個兼任書記的汽車夫。他曾好幾次當着我的面稱讚我辦事能力的優良，他說像我這樣的人才，像我這樣所受的教育，簡直有一個十足的上級軍官的資格。

費克生上校也會幾次的給我暗示，要推薦我做一個軍官，不過他這些好意，每次都被我打消了。我告訴他，我對於現在的職位，很覺滿意，我生就的性格，是不適於指揮人的人物，我認像這樣做一個上校的汽車夫兼書記，是最合適而又最光榮的了。我最後的結論是不願離開費克生上校。

這倒的確是事實，在軍隊中任何的工作，是不會像我這樣一個汽車夫的官由，而適合於間諜工作的了。

費克生上校聽了我的表白，當然格外的高興，他似乎也很歡喜我做他的助手，於是以後他不再提起把我升調的事了，不過他使我的職位，升上了一級，我現在已晉級爲酋長了。在事實上，我們之間簡直無所謂上校和伍長之分的。

在七月的中旬，我曾駕駛着車子送費克生上校到富來文開會，這是一個英法軍事領袖的會議。在會散後上校和幾位高級參謀一起會餐，在他們的談話中所吐露出來的一些片斷的消息，我探得了英軍進攻的詳情。

這計劃是：聯合愛恩的德軍司令部以援助德法軍隊同時進攻巴黎。這一個舉動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然而，從他們的隱談中，又發現英軍的領袖方面，對於這樣一個攻擊的計劃，表示不贊同意，他們所持的理由是英軍沒有準備好，並且英軍的根據地是很不適合於攻擊的。八月的初旬，空氣突然改變了，英軍方面的領袖，似乎被法軍方面說服，而贊同這攻擊計劃了，從多方面的觀察，大攻擊即將開始的空氣，一天濃厚一天。於是我又經裴拉的手，預先發出了一個德法法聯軍即將在俞司令帶開始攻擊的警報。

可是過了幾週，星期內仍然沒有什麼動作，終於八月又過去了。這時在軍隊中又盛傳着大攻擊將在九月中某一時期展開的空氣。英軍方面對於這一次的攻擊似乎是非常樂觀的，他們很想藉此結束那討厭的戰事，他們預備在冬季以前長驅大德！

法軍的作戰計劃，我是很容易探聽得到的，因為他們對於英軍當局也保守着秘密。可是英軍方面的情形，却逐漸被我蒐集了起來。

這一次的攻擊，英軍方面參加的共有二軍，共有六師的兵力，此外還有吉軍在後面整裝待發，預備萬一前線失利時，立即調上去。這一軍是由新招的一衛戍兵和另外三師新從英國開到的軍隊編成的，作戰的能力並不怎樣堅強。

這許多消息，已很值得向我方報告了，但是我却還是不滿意，我認爲這一次攻擊發動的日期，比較得更爲重要。最後我聽得攻擊的日期已發表了，同時我探得了另一個重要消息，英國的皇儲威爾斯親王也參加了這一次的攻擊。於是我把這消息立刻告訴了德方。我暗示他們應把這事實告知配置着準備反攻的軍隊，並應懸重賞叫他們把親王俘虜過去。這樣我認爲一定可以給予英軍一個重大的打擊。

德英軍方面重炮的設置是很缺乏的，這時他們已發明了一種「窒息性毒氣」，可以彌補這個缺點，這的確是很重要的消息，我週圍的人們，都因此沾染着樂觀的傾向了，所有兵士們和下級的軍官，都深信他們快要打破德軍的陣線了，就是上級軍官，也似乎放棄了以前的悲觀。由於各方商的情形，這一次的命司之戰，也許真會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激烈呢！

九月十五日前的一星期內，我搜集了許多我自認是超越任何間諜所能得到，而又最完備的文件。在這些文件中，差不多關於作戰計劃的詳情都包括了，尤其是英軍方面配備的情形，更記載得詳細。

我很清楚地知道，參戰兩軍的司令長官的特性，我從幾次和這兩位將軍的會見中，深確地認識了他們，一位是英武的，一位却比較是謹慎的，這心理上的情報，對於我方

的司令長官是很有價值的。我約略地知道了一些英軍炮位配置的情形，我確實地深知這一次英軍將利用毒氣作戰的計劃，我又探聽到了開始進攻的日期，甚至開火的鐘點。總之我探得的情報，真可說是不少了，要是把這些情報，能在事前安然的送到德方，那一定是很有效力的，就是哥富干也會驚異我這靈敏的辦事能力呢！

這樣偉大的情報，怎樣傳送呢？仍託裘拉轉交那波蘭朋友遞送，固是一個辦法。不過上次雅夢特的事，又印上我的腦膜了，雖然裘拉的朋友的確很能辦事，他過去已幫助過我幾次，但是萬一有什麼變卦，那我過去所耗費的精力，不是都白化了嗎？何況他究竟用什麼方法，至今還是一個啞謎呢！

爲着事關重大，我終於不能信任這位沒有謀面過的波蘭朋友。

這一條路既然不走，那當然得另想別的方法，最後我經過幾度的考慮，決定讓我自己去冒一次險了——冒一次比混進英軍服務危險性更大的險！

於是我急忙抽了一個空，來到那鐘樓附近的妓院，辦完了例行的手續，我和裘拉又走進了那間小室。

「裘拉，」我突然這樣問她，「你那位波蘭朋友，究竟是怎樣把我的報告傳送的啊？」裘拉帶着驚奇的口吻回答：「噢！不是早告訴你了嗎？我的工作只是把報告送給

他，他用什麼方法傳送，我是不願問的啊！」

我那時的神經，莫太緊張了，裘拉這兩句誠懇的話，又把我鎮定了過來，接着我解釋道：「裘拉，並不是我不信任你和你的朋友，所以要問剛才這樣的一個問句。我知道你和你的朋友，都是很可靠的，過去你們已替我，不，是替我的祖國，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

「路易，你今天的脾態怎麼會這樣失常啊！但是，但是是什麼呢？」

「但是我最近得到了一個驚人的情報，這事情太重大了，爲着鄭重起見，我想……」

「情報，」裘拉低聲的說：「爲了這樣的事，就值得使你脾態失常嗎？你交給我吧，我那位朋友一定把他像你希望一樣送到目的地的，我知道他的確是一個誠實可靠的人！」

「不錯，他是個可靠的人，不過這一次我想讓我自己來冒險。」

我這一些話，的確使她太驚奇了，但是她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於是她說：「那麼，你需愛我幫些什麼忙呢？」

「我希望你帶我去見你那個波蘭朋友，讓我親自去問他傳信的方法。」

我這堅定的語氣，說動了裘拉，事情終於這樣決定了。就在這一天的晚上，約我在裘拉家的附近相會，她和我去見那位替我送信的波蘭人。

於是我就離開了裘拉，這時我真是異常的興奮。

九 在安奈金村

在確定了費克生上校當晚不會離開司令部以後，我吞吞吐吐地要求他，可否讓我借他的汽車一用，讓我去探望一個在諾·勒煤礦區的鐵路上服務的朋友。這個請求很容易得到了他的允許，同時他還簽給了我一張必要的通行證。

我就駕車向約會的地方進發，在那裏找到了裘拉，她毫不麻煩地藏在車廂中。這時候並不像歐戰末期那樣到處都佈滿了憲兵，所以我可以毫無阻礙地開向目的地去。我們更想好了一段香豔的故事，準備萬一有人來查問時的掩飾。

爲着過分的小心，我確實把車開到了諾·勒煤礦區，然後裘拉才指示我回頭開往安奈金村。其實這裏是離白土恩很近的一個地方，本來我不用那樣兜遠路的。

這一晚天氣很是不好，空中既沒有皎潔的月亮，更沒有點點的明星，大地的一切是非常黑暗的，所以我很容易把車子隱蔽在附近的郊外，然後我和裘拉一齊走進了這小村。

一個英國的兵士，陪伴着一個當地的女人，該不是什麼希罕的事吧！所以我和裘拉

可以很堂皇地找到了那間波蘭朋友的小屋。那是一排房子中的一間，並沒有什麼顯著的標記，裘拉純熟地輕輕敲着那扇破舊的門。立刻有一個人開了門招呼我們進去。

現在我居然會見了這位想見好久的波蘭人了。他是一個礦工，名字叫做哥雷，不過他那十分誠實的特性，並沒有刻劃在他的臉上，所以暫時我還不敢絕對信任他。然而裘拉立誓說他是一個可靠的人，決不會發生意外的。

既然到了這裏，我的真相也無需隱瞞了，於是我決定把我的事情告訴他，這雖然是一個很大的冒險，但是現在也顧不得什麼了。

在沒有把我的目的告訴他之前，當然我先得要探明他傳遞情報的方法，於是我們間的談話也就這樣開始了。

「哥雷，我很感謝你幫我許多次的忙，我信任你確是我的惟一的知友，但是希望你也能這樣的信任我。」在裘拉替我們作介紹以後，我這樣的向他說。

哥雷的態度是很冷靜的，但是他的說話却還誠懇，他說：「是的，先生，我一定會這樣的看待你。」

「那末，請你告訴我你是怎樣把我的報告送過去的？」我直截爽快地問。

「其實這也並不是什麼祕密，」哥雷吞吞吐吐地說：「但是，先生，你爲什麼要問

起這個問題呢？」

「沒有什麼特殊的目的，我只想這個方法是值得我知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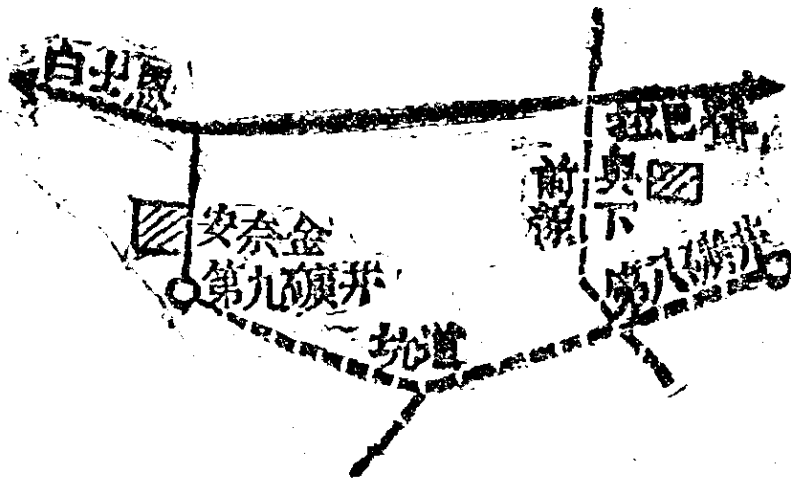
「本來我也用不着保守秘密了，不過說出來你也許會不相信的呢，我是在地底下送
出我的情報的。」

哥寧的話說得不錯，他的方法果然使我不能相信，我認
爲這不過是一個幻想的方法。

「啊！這方法的確是太離奇了，」我這樣表示懷疑地說
，「我很希望你詳細地把他解釋一下呢。」

裘拉始終站在旁邊，不聲不響地聽我們的對話。現在她
也似乎感到了興趣，所以她也加入進來說：「哥寧，請你快
把詳細的方法演過一下吧！不然，我將替你悶死呢！」

哥寧略略地展開了一些笑臉，他就用水在檯面上畫成了一
張圖，他對於地形學這樣熟悉，真使我懷疑他不是一個尋
常的礦工。他說：「你們看了這樣一幅簡單的圖畫，該不會
再懷疑我剛才的話了吧！在第九礦井，和第八礦井之間，不



是經過一條戰綫嗎？我毫無阻礙地走下了第九礦井，再沿着坑道走到第八礦井，到了那裏就可走上地面，親自把報告交給一個德國的軍官，然後再打從原路走了回來。說穿了，還不是很簡單的事嗎？」

「可是事實上也許在英軍或法軍方面，也會想到你這樣的一個辦法呢？」我又懷疑地說。

「這是可能的，不過事實上我却並沒有發現。」

現在我明白了，我想這的確是一個最簡捷的方法。我要冒險在這地坑中做一次旅行。於是我立刻把這個意見告訴了哥寧。

我說：「哥寧，你的話的確很能使我滿意，不過我希望像你一樣，能夠得到一個機會，同樣地去旅行一次。」

哥寧聽了我這話，顯然現出一種非常不安的樣子，他說：「你這是什麼意思？到底下去旅行，不是有趣的事，也許不幸的命運在等待着你呢！」

● 裘拉也顯然被我的話吃驚了，她竭力反對我親自去冒險，她說：「路易，爲了你自己，爲了你的國家，請你無論如何，打消這個原意。」

他們兩人的話，固然也使我緊張的神經，一度的搖動，但是我的意志却仍是很堅決

的，我決定要親自去冒一次險。

「哥寧，裘拉，」我這樣很親暱的稱呼他們，「你們兩位的好意，我是永遠不會忘却的，我也很明白，我的理想是太危險了。但是我的腦子告訴我，有着比我性命更重要的事，逼我不得不冒險一下呢！」

「好一個愛國的男兒！」哥寧似乎被我的話感動了。

「路易，」裘拉說：「我很明白你的處境，你的使命的重要，不過你的情報，不是可以託哥寧帶去的嗎？」

哥寧也接着說：「是啊，無論甚麼情報，我一定能準期送到，像你想中所期望的一樣，至少我在地道中行動，危險性要比較你少得多，難道你現在還不能信任我嗎？」

「不，我是信任你的，但是這一次的情報，是非常地重要，不允許我用通信的方法了，我必須要用我自己的口，詳細地講給德軍的長官聽。」

「但是，你不能想出一個比較更妥善的方法嗎？」他們兩人同聲說。

「的確，在現在我覺得沒有比較這更好的方法了，所以無論如何，我希望你能帶我到德軍前線去。」

「那我就沒有辦法了，我只得帶你去冒險了，但是事實上一定會弄得不好的結果呢！」

「哥寧無可奈何地說

經過了這樣一番激烈的辯論以後，終於把事情決定了。哥寧答應我設法帶我到前線去。我們約定，哥寧得到重要的情報，立刻告訴裘拉。我這一方面，決定在二天以後到裘拉那邊去聽消息。

這一晚的訪問，可說是在順利中過去了。我們滿意地和哥寧告別，找到了車子，開回白土恩去。

一〇 地坑中的旅行

在二天以後，我如期去看裘拉的時候，她告訴我，哥寧已替我佈置好了一切，明晚我將實現我的理想了。

現在我唯一的工作，就是要設法告假，其實這却並不怎樣困難；最近幾天的晚上，麥克生上校常駐在司令部辦公，不需要車子的，所以我整個的晚上，可以說是完全空閒着的，這樣我就很簡單的得到了上校的許可。

當我下班的時候，向上校說了幾句慣例的話以後，我就離開了司令部，騎上事前備好了的蘇聯腳踏車，直向安奈金村進發。在路上，我毫無遭受阻止，並且我已到過安奈

金村一次，所以我很迅速的達到了目的地。

哥寧早已預備好了，當我敲門進去，和他見面以後，他就把這一次所設計的方法，告訴了我。原來他在事前已和他的一個朋友約定，叫他今晚不要去上工，而他的地位，就叫我去代替，這樣我可以混進了礦井。

對於這一個辦法，我當然不會拒絕，於是哥寧叫他的妻子拿出了一套破舊而又十分骯髒的衣服，開始替我打扮，我的臉上故意塗上了一些泥色，這樣我就立刻變成了一個礦工了，我向鏡子裏一照時，幾乎笑了起來，我想無論誰——就是費克生上校，也決不會認出這樣一位醜陋的礦工，就是他所親信的汽車夫兼書記路易·格林伍長了。

這時該是上工的時候了，我戴上了一頂皮帽子，帶足了充足的食糧，悄悄地，跟着哥寧向礦坑走去。這一晚的天空，雖然不是十二分黑暗，但是礦井裏面却仍不十分光明，所以我不必擔憂會被工人們看破，事實上我所恐懼的，是有人會用波蘭話和我談話。這礦井離前線不怎樣遠，也許一個砲彈會打中了他們的礦井，把他們埋葬在中間，也許砲彈會打中了他們調節空氣的機器，使他們悶死在裏面，但是這些危險，礦工們是不願聞的，他們爲着生活的驅策，就不得不每天在砲火下不顧死活的工作。

我帶着一顆不安定的心，跟了哥寧走進了井降臺。一路上我們並沒有遭受什麼詭難

處事變，這些工們自己的工作忙得很，真暇來管別人的閒事。

當我們走進了昇降臺，情形就不簡了，竟都是些沉默的人，現存都活潑地說笑了，這種談笑，我自認不去原問，我只是靜悄悄的下躡井去。我的心也擔憂着，恐怕那些人也許來問我一些無謂的事情。

可是這種事情都不曾發生，昇降臺終於停了，我們安然地走進了一個用木材架住的坑道。在坑道前雖然也有三三兩兩的荷槍實彈的兵士，但是他們是站得遠遠的，我則只得摸黑走着前道。這時我的心頭更驚動得厲害了，死的恐怖，始終在我腦海裏徘徊，時刻打着我的我的心頭。只要地動不寧動了下來，我們就真永遠閉在這裏了。在這種情形下，使我懊悔不該冒這樣一次危險。

在坑道中，時間的過去，似乎特別的慢了，雖然只是不足半小時的時間，我却已覺得很長久了。我們在坑道中進行，下降了幾幾句，爬過了許多狹小的坑道，最後我們找到了另一個坑道。這時哥寧已安心得多了，他輕輕地告訴我，我們快要到第九號井的在裏面坑了。

我們再進了一段路，就到了目的地。這裏看上去是一個黑暗而又荒涼的地道，有一條通道埋藏了礦車，石子，鐵條的廢廢物，這些東西，顯然是德軍方面故意丟在那裏以

圍欄中工作的。哥爾發現了這些，他就毫不懷疑地爬了上去，尋着了一根繩子，用力拉了幾拉。

隔了好幾分鐘，突然上面傳來了一些怪聲，這聲音，後來越來越大了，而且還像有節拍地參奏着。我抬頭看時，只見有一個烏雲似的東西在我們的頭頂搖盪着。那種情景奇怪得使我格外害怕起來了，要不是哥爾在我的身旁，我一定會嚇得昏過去的。

這搖盪的東西，愈放愈下了，那奇怪的聲音，也格外響亮了，我仔細地向牠注視時，原來是一隻鐵桶，上面繫着一條鐵索。哥爾輕輕地告訴我，那是鑛場中常用的東西，而且叫我爬了進去。接着他自己也爬了進來。

我們兩人爬進了這隻鐵桶，他又拉着那條繩子，於是我們的鐵桶，漸漸地上升了，幾分鐘以後，我們已超過了那一堆廢廢物而在空中搖盪了。當這鐵桶停止上升時，我發覺我週圍的空氣，已不像剛才那樣混濁了，於是我知道我們已升到了地面，立刻我們爬出了鐵桶，這時我們的四周仍是被黑暗籠罩着。

我們再摸索着前進，突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使我大吃一驚，我發現前面站着一個穿灰色制服的德國兵。

那人的驚恐，似乎比我更厲害得多呢，當他發現我們二個人一同過來時，他就發

快地轉身逃跑了。

這樣，一切的事實，我都明白了。原來我們已到了德國軍隊所駐的地方了。那人一定是一個守望倭哥雷那一類人的哨兵，他希望會見的只是一個單獨的人，但是現在發現我倆是兩個人時，疑心鑽了圈套，恐怕寡不敵衆，所以跑去找尋同伴。於是我就在他的後面用德語叫住了他。

我那流利的德語，的確發生了很大的效力，他驚異地走到我的面前，帶着懷疑的口吻用德語發問道：「你們是誰？是不是敵方的奸細？」

哥雷是不會講德語的，所以兀呆在旁邊不作一聲，我却很坦白的道：「我是一個德國人，他是我的朋友，我們有重要的事，要見你的長官。」

這兵士的眼光中，雖然仍帶有幾分懷疑的色彩，但是他還是允許立刻帶我們去見那位情報官。

他先在守望室中叫了一個人來代替他的職務，然後帶我們走下了一條狹道中去，這狹道是隱蔽得很精巧的，足以使離開這裏只有數百碼的英軍戰場上，看不見有什麼東西。我們在交通線中走了一會，最後才到達了一個團部，這是個建築在離地面有二十尺光景的地下室，就是最猛烈的砲火，也不能損傷牠。

這裏哥當已來過幾次了，所以很有幾個人認識他，不像剛才那樣連哨兵的懷疑了。但是當他們發見我也跟着走進了這辦公室時，全室的人都驚奇了，顯然他們的意料中，決不會想到今晚有我這樣的一個不速之客會光臨的，於是我就把我自己介紹了一下，並且把我的目的告訴了他們。

他們發覺了我的真相以後，當然是熱烈的歡迎着我，這時我的精神，真是分外的興奮，我看慣了一年多的卡其布的制服，和這些異國人的接觸，現在我居然回到了祖國的懷抱，享受着自己人的讚美。

我和那位情報官以及那位上校團長，足足的談話了一個多鐘頭，把我所知道的消息，差不多全告訴了他們，他們聽了，似乎也很覺興奮，立刻團部的情報官忙打着電話，報告我的到達，並詢問還有人要給我什麼訓令沒有。

哥當于我已好久不見了，這一次我當然要想和他見面一下，至少也得談上幾句話，於是我就托那位信號官，替我找一找他。那位信號官查詢了好多地方，最後才在多哀那邊尋着了，因此我和那位老朋友，就在電話中十二分高興地談話了。他要求我在那裏停留一些時候，好讓他趕來見我，但這却被我拒絕了，我告訴他，我離開的時候太長了，更是不趕快回去，也許會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情，倘使我的秘密被那方面發覺了，那就

以後再也不能再到用這簡捷的方法了。

哥當午也同大家談的話。我們又在電話中談話了一會。討論了一些事情，再把我對所用的密碼方法重述了一遍，講了一些基本的道理。最後我就把電話掛斷了。

哥早已在心焦了，事實上我信機開那費錢差不多已有三個鐘頭，他在恐懼也許會被偶然在鑰中經過的職員，查出他的不在。他連連用眼光暗示我叫我離開這地方。於是我就向那位情報官道別，急忙回到那烏黑的豎坑裏去，那位情報官還鄭重地送我們到豎坑口，然後才回去。我們仍舊坐在那筆鐵箱裏安全地降下了豎坑。

我們很快地爬過一些窄狹的坑道，走到工作的地方，拿起我們的筐子，開始做我們應做的工作。這時我已很疲憊了，精神也不像剛才那樣興奮，我的全部精力差不多全在旅程中消耗盡了，再加上在這冒險的旅程前，又曾整整地做了一天工作，所以我的精力漸漸有些支持不住了。但是哥寧却仍在拚命的工作，我真佩服他的堅強的精力。

第二天的早上，我們爬出了這第九窰井，我急忙回到哥寧的家裏，這時哥寧的妻子早已替我預備好了一切，我立刻除去穿我的化裝，回復了我那本來面目。我胡亂地吞食了一點早點，急忙踏着腳踏車趕到自主廳去。因為這時已是採工作的時候了。

一夜的勤勞，精神覺得非常疲乏，但是事實上還不允許我休息，當我走到司會部的

時候，許多的朋儕，已先我而到了。他們笑話我昨晚的談話，以及我的歷史。原來我一夜的不回，他總覺得我在我所愛的女人身旁，享受了無限的樂趣呢！但是我並不否認他們對我的那些猜測。我只是含糊地混說了過去。

這五夜，真可說是我生命史上最值得紀念的二頁了。我想等到英軍方面去進攻時，我的同儕們，早已準備好了，在等待着他們的降臨。

一一 與法國間諜決鬥

由於第一次冒險的成功，我很想再來一次夜間的旅行。果然沒有幾天，我又得到了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探得了英軍方面把進攻的日期從九月廿三日延至九月二十五日，此外我又探得了英軍幾個後備師的情形，以及快將應用那種毒氣混合物的消息；有這這樣幾個情報，很值得我作第二次的冒險了。於是我就找裘拉，叫她把我的意思，去告訴了哥寧。

這一次哥寧不像前次那樣反對了，他告訴了裘拉約定的日期，我就像上次一樣省了假，趕到哥寧的家裏。

一切的情形，都可以說是抄第百次的老文章，我的穿上了那套污穢的衣服，跟着哥

窸窣地降下了鑛井，摸索着經過許多狹小的坑道，到達那幽深的豎坑。但是和上次不同的只是我一個入爬進了那個鐵桶。——因為以後的旅程，哥賽是沒有參加的必要了。

當我單獨一人在空中旅行時，我的精神是分外的緊張，但當我到達了地面時，重又安定了下來。那個哨兵，不像以前那樣的驚慌了，他領我走進了團部的地下室。沒有多少時候，我完成了在團部中的任務，那位情報官殷勤地送我到了那豎坑口。

我降下了豎坑，看見哥賽蹲伏在那裏，雖然這一次的時間，不像上次那樣長，但是看他的神色，顯然已等得不耐煩了，我想要記住那些七曲八彎的坑道，以便以後在必要時單獨一個人來旅行，所以我要求他讓我來領路，請他在我後面做一位指導者。

突然一個緊張的局面展開了。

我正自信地匍匐着爬過那些迷宮般的坑道，哥賽也很得意地跟在我的後面，這時我們已走過了一半的路程，我很高興着我自己在這一半路程中沒有錯走過一步。

「噓——」突然哥賽在我後面發出了一種帶警告意味的聲音，這突來的打擊，使我呆住了。我發覺哥賽更靠近了我，他低聲說：「站住！靜一點！」

這是一個很狹小的坑道，幾乎沒有充分的地位，讓我回轉過身去，我儘可能的把頭回轉了過去，我聽上那盞燈所發出的微弱的光線，照在他的臉上，我發現他已經恐怖得

該無人色了。

「什麼事？」我驚奇地問。

但是哥甯的神經太緊張了，他幾乎不能發出一些聲音，我只看見他的嘴唇在不規則的牽動。

於是我就帶了命令的口吻說：「朋友，鎮靜些！現在不是沒有怎麼特殊的事件嗎？」

「不！哥甯好容易掙扎出了一句不完全的話，接着道：『有人……』」

我懷疑一個很有經驗的鑛工，突然會變得這樣的懼怯，我有些哀憐他的遭遇，所以帶了安慰的口氣說：「哥甯，你該安靜些，我們現在還是很安全啊！」

「不……不！」哥甯低聲地說：「前面有一個人走來了。」

這的確是很嚴重的事，我鎮靜地聽着，事實上却一些也沒有什麼發現。

「哥甯，不是沒有什麼聲音嗎？」我也低聲地說。

「不，的確有人來了！」現在哥甯的精神，已回復了一些。

這樣我不得不信任他的話了，我知道鑛工的聽覺是很敏銳的。但是過了幾秒鐘，我的思想又改變了，因為我仍是不能聽出有什麼聲音，於是我再低聲地對他說：「也許你

「弄錯了！我什麼聲音也沒有聽到啊！」

「可是哥爾仍堅持着他的意見，鄭重地重複他先前的話：『不，的確有一個人過來了！』」

「那麼他是怎樣的人呢？」

「……」

「或者也像我們這樣的人嗎？」我提醒了他一句。

「不，那是不可能的。」哥爾搖着頭。

「那麼究竟是怎样的人呢？」我又重述那先前的問句。

「也許是一個……」顯然哥爾還不能確定究竟是怎样的人。

「也許是一個鑛工吧，難道鑛工也常用這方法嗎？」

「不會的，用這方法的只有我一個人，除非……」

「除非什麼？」

「除非是法軍方面也用這方法。」

我們這樣的對話，經過了幾分鐘的時間，這時我親自聽到那聲音了，很正確地聽到有一兩個匆匆的腳步。

現在我也恐懼起來，然而要想躲避也躲避不過去，匍匐着後退，一定還要弄出許多聲音來，反使事情格外的糟糕，於是我低聲招呼哥寧，一齊熄滅了我們額上的燈，等待那事情的進展。

我們小心地在黑暗中爬到那比較寬暢一些的地方，我們向着斜坡下走去。但是走到了一個彎角上時，發覺前面那個人，也正向這方面走來，一會兒他已走近了彎角附近。我現在準備和他衝突一下了，我不願處在不利的地位，於是準備開亮那剛才熄滅的燈。

我遲疑了一二秒鐘，等到把燈開亮時，我看見有一個人的臉，離開我不過一碼的路了。在數秒鐘之間，我們全都驚奇地呆望着，等到他回復他的知覺時，他突然從衣袋中摸出了一枝手槍。

現在我那一切的懷疑，都已確定了，他是一個法國人，是我的敵人。但是在這情景下，我將怎樣辦呢？他有自衛的武器，而我呢，却赤手空拳，只要他那機鈕一開，我立刻會毫無意義地死在他的槍下，我的生命，我的事業，我的一切，將全都跟着完了。

當然這些念頭，我不會費了許多時間去思付的，它們只是像電影般在我腦海中一度的映過吧了。立刻我決定了我惟一的辦法，發狂地把自己的身子撲了過去。

這的確是很危險的，但是我幸運在他還來不及發覺槍彈時，已撲到了他的身旁，我發狂似地攫住他的膀子，扭着他的手腕，終于使他把那支手槍掉了下來。

這樣我已爭得和他相等的地位的形勢了，我很想把他的那枝手槍奪了過來，那末一切可以由我支配，但是，他也是一個有力的人，無論怎樣，我不能達到我的目的，最後還是讓那枝槍滑下了斜坡。

哥寧似乎已驚得麻木了過去，他非但不能加入我們的戰團，並且也夠不上旁觀的資格，他只是呆呆地立在一旁，讓我們兩人扭做一團。

我們的環境，只是一個三尺高三尺闊的地道，這當然不是很好的戰場，有一次我對準了我那敵人狠命地一擊，但不幸得很，我這一下，正使勁把我的肘子猛撞在坑道中堅硬的壁上。接着那人更回打了我一下。他那一擊，打在我的脖子上，使我的頭又在那堅硬的壁上猛撞了一次。於是我自知有些頭昏眼花了。

假使他能充分利用這一個機會，那我的生命就將由他擺佈了，然而他却沒有想到這一點，他愚蠢地找尋那枝失掉的手槍，耗費了這寶貴的幾秒鐘，後來他發現了這槍的所在時，他匍匐着爬過去拾起。

這幾秒鐘的時間，却給予我不少的恩惠，我那昏迷的神志，在這短時間內回復了過

來，我又狠命地撲了過去。這一次的襲擊，是出於他意料之外的，他來不及準備，我就一把又住了他的咽喉，接着我跟了他的身子，一齊倒了下去，我的雙手仍是又住了他的咽喉！

我的確承認這時我已沒有理智了，我在做什麼，簡直使我回想不起，我只知瘋狂地又住他的咽喉，絲毫不肯放鬆。那敵人呢，當然也不願就這樣的屈服，他死命地掙扎，他也希望能又住我的咽喉，但是他那寶貴的時間早已過去了，現在我已完全佔了上風。在他還沒有抓住我的咽喉之前，我已重新跪了起來——我的手還是又住了他的咽喉。一個人在極度的刺激下，也許會失去他的本性，這時我就處在這種情境下了。我只知道他是我的敵人，我已發現了我的秘密，現在我必得置他於死地，什麼人道，什麼天理，我是全都顧不得了，我只知要保持我自己的安全，我只知要設法殺死破壞我安全的敵人。

那敵人的掙扎格外厲害了，我看到了他這些奇形怪狀的滑稽姿態時，不覺發出了得意的狂笑，就在我這狂笑的狀況下，果然那敵人的掙扎完全停止了下來，我把身子彎倒下去，我的敵人已一動也不動地躺在地上了。當我的頭頂上的燈光照在他的臉上時，我立刻鬆去又住他那咽喉的手了。

他的臉色真是太可怕了，他的嘴是歪了，兩頰是發白了，尤其是那副圓彈似的眼睛，更使人恐懼。我再向他的頸部望時，那裏還留着許多我的手指印，我的指甲，已深深地刺入了他的皮膚，那些鋸齒形的牙齒印上，還在流着血。這種景象，就是在白天，也很夠使人驚恐，何況是在空洞的黑暗之中呢？

「啊！他死了！」在極度恐慌中，我吐出了這樣的一句話。

一三 我的勝利

過了一會，我重又鎮定起來，我再仔細地打量了一下我自己的作品。這人的確是一個法國人，是我的一個敵人。這樣我的心似乎安定了一些，我想我在戰場上要是遇着了這樣的人，我會毫不憐恤地把他殺死，現在這地點不就是我的戰場嗎？我在我的戰場上殺死一個敵人，又有什麼希罕呢？況且軍人的責任，就是要無情地殺人，我是一個軍人，爲什麼不該殺人呢？想到了這些，我已完全恢復了常態，我就上前一碼，殘酷地搜索我那已死的敵人的口袋。

我先解開了他那件鑲工穿的衣服，發現裏面還穿着一套法軍的制服，這樣更加確定了他是一個法國的間諜了。至於他所以要穿這套軍服，顯然是作萬一的事備——假使他

碰到了危險，可以除去化裝，而現出一個軍人的原形，他就可以俘虜的資格被捕，而不至於因間諜的原因被判死刑。這樣的設想，固然是很聰明的，可惜他已死在我的手中！

我在他口袋內搜出了全部的東西，當然暫時我是無暇去研究的，我把這些東西裝入了自己的袋內。現在大部的工作已完成了，我才記起了我的那個同伴哥寧。立刻我走向他的身旁去。

剛才的一幕，的確是太可怕了，所以到現在為止，他還是呆呆地站在那邊，我低低地喚了他一聲，才把他的知覺回復了過來。

「這個死人，我們將如何處置呢？」我用發沙的聲音問他。

「讓他丟在這裏吧！」他的聲音也有些兩樣。

「不，這方法不好，要是有別人在這裏走過，那麼全部的戲就都要拆穿了。」

「這我們可以不必顧問，反正不會找到我們。」

「雖然危險不會到我們的身上，但是這至少會影響我們以後的行動。我們必得把這屍首設法埋藏。」

哥寧也同意了我的話，這個迷宮似的地理，哥寧是很熟識的，他和我共同把那屍首

倒拖著走了十多碼地方。這裏有一個橫的坑道，可是已經封了起來，無論如何是沒有人會通過的，於是我們把那死人拖到裏面，上面還鋪上一些煤塊。

哥寧催我快些離開這討厭的地方，但是我正想繼續前進時，我想起了法國人遺下的那枝手槍，於是我就回頭爬下斜坡去找到了它。我笑着對哥寧說：「今晚真是值得紀念的一晚，我願意把這枝槍送給你做一個紀念。」

但是哥寧卻說：「我不要這樣的紀念品。」

「爲什麼呢？」我驚奇地問。

「你不能想到嗎，要是這槍別人發現了，不是會發生許多的麻煩嗎？」

真的，我只顧慶幸自己的勝利，忘却了這一層，我想這一枝手槍，只好丟在一旁，讓牠去做廢物了。

但是，另一個念頭又升起了。剛才我昏迷的時候，那敵人不是爲了要找這枝槍，才給予我一個佔上風的機會嗎，現在他已死了，我爲什麼不把槍還給他手裏呢？於是我重又走到那橫坑，翻開了些煤塊，把槍放在死人的手裏。哥寧當然不會明白我的用意，他只是像一個看客一般，參觀那舞台上藝員的表演。

現在一切的事情都完畢了，我們走到工作的地方，拿起了鐵鏈。我的神經實在打斷

得太厲害了，我的力量差不多全都消失了，我幾乎連身子也支持不住。

幸而以後却沒有發生什麼事變。在次日的早晨我安然地走出了礦井，像上次一樣地趕到了哥哥的家裏，除去了化裝，悄悄地走向司令部。

同事們看了我那疲憊的臉色，都在切切的好笑，有幾個善於說笑的還走上前來，拍着我的肩膀打趣：

「路易，你真幸福，又是清磨了一夜！」

「路易，你昨晚的工作太辛苦了！你看你這樣疲憊的臉色！」

「路易，你那個女人美不美？可否介紹給我們見一見。」

「……」

這樣帶着滑稽口吻的取笑，是不值得去辯駁的，事實上我却很希望他們這樣的懷疑我。他們知道我因為有外遇而一夜不回歸，當然可以減少我許多藉口的麻煩，所以我含糊敷衍了幾句，就奔向費克生上校處去報到。

可是當我想起昨晚的一幕時，我的心又跳動了。

費克生上校顯然已看出了我那樣心緒不安的狀態，所以他在飯後休息的時候，約我作一次幾分鐘的私人談話。

他說：「路易，你這幾天工作得太發勞了。」

「不。上校，我並不幸苦。」我不知道上校究竟是什麼用意，只得隨口答話。

「實在像你這種勤勞的人，是很少見的，可是過度的工作，也許會損傷你的健康，所以我想你還是去休息一下吧！」

我真感激費克生上校待我的好意，所以我說：「是的，我今天的確會感到些不舒服，但是我恐怕上校需要我，所以不會請假。」

「你這樣的精神，很值得欽佩，今天我不會出去，你還是去休息一下吧！」於是我就得到了休息的機會，不過並不是他心目中的所謂休息。

我回到了營房，打開了從死人身上搜得的文件，從文件中我證明他的確是一個危險的間諜，那麼我打死了他，只是完成了一個使命，並不是過失，所以立刻我忘卻了他，像忘卻了那些被德國砲火所打破的人一樣。我知道那些文件是不能留在身旁的，所以我就把他毀滅了。

我到底還是一個青年，一個年輕的軍人，所以經過一晚的休息後，把這精神上和體力上的打擾，全都回復了過來，我又恢復了正常的路易·格林了。

二星期以後，大攻勢開始了，但是這一天的攻勢，却不能滿足英軍的期望，在愛恩

方面，差不多全軍覆沒了，要想打破德軍陣線的希望，當然全都成了夢想。

然而英軍方面，却不承認這是失敗，反之，却認做是他們的勝利，原因是在二天的屠殺中，他們雖然被殲滅了五萬勇敢的英軍，而事實上却佔領了路司一個鐵區中的鄉村，並且還捕獲了幾百個俘虜。

於是英軍們居然大大地慶祝了，我當然也參加在裏面，但是我慶祝的是我自己的勝利——我造成了英軍的一次大大的失敗。

經過一次大攻擊，必定有好久的休息，所以在路司之役以後，雖然有幾次的反攻和反攻，但都是無足輕重的。在這一個時期內，西線上是非常安靜的。

這時季節已到了冬令，我很少工作，就是得了些情報，也都利用隱語信送出。哥寧自從那晚旅行的事變以後，神經上很有些失常，他竟不敢再到那地坑中去冒險，但是後來他的精神恢復了常態，仍答應我做我的傳信員。我儘量減少他的工作，不使他常常在那恐怖的地方旅行。

妻拉方面，我却去了好幾次，她仍是靜悄悄地做着我們規定的工作。她的確很聰明，無論在那一方面，都一天一天在進步，她的確是一個不平凡的女人，她對於情報的蒐集，比較從前格外正確了，所以她的肉體雖沒有什麼動人的地方，但是她的智慧，却使

我非常的高興，因此漸漸地我有些歡喜她了。

最近的一個因，我們還有談着正經事，和討論所得的消息以外，也常談些抽象的問題，她的見解都非常正確。有一次我和她談着關於她自己的事情。

「裘拉，你真是一個可愛的人。」我第一次露出了這樣一句表示求愛的話。

「你也一樣的令人可敬。」裘拉帶笑說。

「不過，我認爲像你這樣的一個人，不該操這種事業的。」我繼續吐露我心中的意思。

顯然，裘拉還不明自我的用意，所以她說：「你說的是關於那一方面啊？」

「就是你現在的地位，我想你不配做這下賤的事業。」

「那爲什麼呢？」

「因爲你是一個純潔的人啊！」

「路易，」她說：「但是我却不這樣想，我現在所做的事情，我並不認爲下賤的，你該知道，這正是我工作的最好場所啊！」

「我想一般人是沒有這樣想的。」

「這我卻顧不了，反正我只要道德和人格沒有損傷就是了。」

你真是個不平凡的女人。」我又稱讚了她一句。

那也許是你的誇獎了！」她又笑着說：「但是，路易，等到我的工作完成以後，我一定會聽你的話，永遠跑出妓院的，現在你可以不必關心我那一部份事了。」

從這些謠語中，我更看重了她，我承認我們間將進入愛的關係了。

一二二 樂譜的祕密

我克生上校駐在白士恩的時間，似乎已很久了，所以英軍的當局，又在設法把他調動了。在一九一六年初夏的某一天，上校告訴了我們將調到南部去的消息，但是這一次的消息，使我憂慮了。

白士恩的確是可以使我喜戀的。這裏我非但有着一個簡捷通信的地道，有着一個優良的傳遞員哥寧，還有一位使我欽佩的女人——裘拉，我離開了白士恩以後，也許那簡便的傳遞方法會從她失去，就是和裘拉間的友愛，也許會遭受打擊。因此我得到了這不幸的消息以後，就立刻走去告訴了裘拉。

可是裘拉並不怎樣驚異，她允許我無論到什麼地方，她會來看我，她願意繼續做一個信使，聯繫我和哥寧間的關係。

兩星期以後，我從白土恩到了阿面昂，但是那地方我們並不停留得很長久，只住了十多天，我們又前進到一處叫奎路的小村，這裏才是我們目前的司令部。

我到了奎路不久，就寫了一封信給裘拉，讓她設法住到阿面昂去，這倒並不是件難事，她毫無困難地領到一張通行證，參加了妓女的隊伍，來到阿面昂；她並不進阿面昂方面的妓院，她在那個堂皇潔淨的天主堂附近，借了二間帶有傢具的屋子。這樣却給了我不少的便利，我時常到阿面昂去探望她，當我每一次探視她以後，裘拉就藉口要去探望母親，回到了白土恩。

不過這種傳遞情報的方法，是很困難的，裘拉在白土恩和阿面昂間的旅行，也許會遭受憲兵的危險。有一個妓女，竟因染有德國間諜的嫌疑而被槍決了，所以我很担心着把任何的文件交給裘拉，就是尋常的密碼報告，也不敢交給她了。

在這種環境下，我又得利用一下我的腦子了。最後我想起了在羅夢特會得到好結果的樂譜通信法，於是我發現了一個安全的樂譜密碼。

這時我剛巧探得了一個英法聯軍將在夏季中開始進攻索姆河的消息，我就開始利用樂譜來傳送情報了。

這種密碼的通訊方法，現在我已不必保守秘密了，所以這裏讓我再來講一些實際的

方法。

其實這還是和上次利用圖畫的方法有些相似，不過這一次我根據的是一個歌曲，同時寫出的時候，已用音符來代替那些字母。

我這一次發出的情報是：「在夏季中攻擊索姆河，」（Attack Somme Summer）現在就把牠來做一個事實的說明。

在事先我選定了那本「聖誕頌歌集」的「上帝佑汝」那枝歌曲做根據，依次把那些不同的音符來代替二十六個英文字母，然後我就把所需要的那些字母，用音符填注在預備好的五線譜紙上。但是這還不成一個調子的，所以在中間必須插進幾個不需要的音符來完成牠，每個音符的上面，當然用特殊的標幟表示牠是和情報無關的。這樣就是有一個好奇的人，要想按着調子吟唱一下，也勉強能夠敷衍過去。我雖然不是一個音樂家，但是對於這「作曲」確得有一些經驗的。

樂譜寫成以後，當然我還得把我應用的方法，暗示給哥富干。因為這是我臨時發明的，所以不像上次一樣，可以用幾個數碼，就把關鍵告訴了對方，於是我就寫了下面這樣的一封信：

親愛的：

雖然是沒有多久的分離，但是我已覺得很不耐煩了；無論在什麼時候，我總要想起你，想起你那健全的身軀，美麗的臉容，活潑的雙眸。總之，你實在使我太留戀了，我恨不能立刻就飛到你的身旁，享受你甜蜜的擁抱！

在聖誕節那一夜，宿在你那兒的時候，我們曾談起那本「聖誕頌歌集」，那時你不是曾說要借得到一本嗎？現在居然給我弄到手了。這一本書我已付郵了，大概在你接到這封信時，一定也可以同時收到，我想你在接到我那本書時，不知要怎樣的欣喜呢？

昨晚我把這本書，差不多全部看了一遍，每一個歌，我都寫過了一遍，但是我覺得那曲「上帝佑汝」最可愛了。這一曲是在該書的二十八頁，合唱起來，它那輕和譜的聲音，真是太好聽了，你接到了這本書後，可以先翻開來把它彈唱一下，那一定也會同意我誇語了。

我在找到那本書時，還得到了一首英國古時的聖誕頌歌，這歌在十六七世紀時是很流行的，可惜在這本書中，沒有把它收進去，我現在把它抄了一份送給你，希望你看了以後一定也會很歡喜的。

這幾晚我每天在做着夢，夢見我睡在你的身旁，這也許是我們即將相見的預兆

，我想不久我一定可以跟你常在一起了！

你的愛人

這一封很普通的情書，和裏面附着的那首神聖的聖誕頌歌，毫不困難地從裘拉處，轉給了哥富干。

哥富干接到了這封信以後，他就得到許多線索：第一，他覺察到密碼的基礎就在「上帝佑汝」那首歌中；第二，他知道實際上的線索是在那一個歌譜的諧音中；第三，他知道我的情報是在那個手寫的聖誕歌中。有着這樣許多線索，要正確地譯出這情報的內容，該不是什麼困難的事吧！

這方法，的確可以說是成功的，因為不久我收到了從戰地英軍俘虜寄來的一張無關緊要的郵片。其實這就是我和哥富干約定的回音。

我自己也認為這一次的方法，比較上次用聖經為藍本的密碼，更進步了，因為在聖經密碼中的許多優點：像不容易被反間諜機關查出情報的內幕，字母的排列（現在是代表的音符）時常在更動；在樂譜密碼中，都已保留着。此外它還有聽經密碼所沒有的好處。

在上次用的密碼傳信中，我是把那些情報的文字，用不連貫的字母組合起來的，這

樣的情報，帶在身旁，至少有許多危險性，因為一旦被反間諜機關搜查了出來，就可因間諜的嫌疑，而喪失了生命。但是現在却不會了，用樂譜來記載密碼，是永遠不會引起人懷疑的，可很大方地帶在身旁，不必另想秘密隱藏的地方。

這樣的方法，我連續了許多次，每次都得到了成功，所以我時常在想，看上去不像密碼的密碼，那才是最有價值的密碼呢！

不過這種密碼，也有着無可避免的缺點。

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七日那天，指揮那進攻索姆河的英軍第四軍的長官洛林生將軍，發表了一本內容有三十二頁的小冊子，題名叫做「第四軍戰術說明」，這是一本很重要的文件，裏面差不多把步兵推進的方法，以及砲兵怎樣掩護的計劃都包括了，這樣有趣的文件，我當然要設法去得到一本的。

我預計要得着這樣一本小冊子，該不是什麼難事，但是在事實上，却也曾費了我二星期的寶貴的時光。

這種小冊子，英軍方面的確印了不少。在開始的時候，只有幾個上級的長官才能得到它，當然他們是不肯輕易給人的；後來時間長久了，這小冊子的秘密性，似乎也就減少了一些，能得到它的人也漸漸地多了，差不多除了些下級的士兵外，已人手一冊了。

但是我却仍沒有到手。

有一天，我的機會來了。費克生上校到一個師部去訪問，隨身還帶了一包這樣的冊子，預備分給這一師的人物，當到達了師部以後，上校叫我捧着這包東西跟他進辦公室去。在中途我裝做笨手笨腳的把這包裹掉在地下，讓包着的紙打破了；自然，我要想法把它重行包裝起來，在這時候，我就毫不困難地得到了一本。

當我抽空把它看了一遍以後，我是十分的高興；英軍這一次突擊，的確是很偉大的，但是我現在已得到了它全部的機密，要是能把它交給了德方的長官，那麼他們一定可以根據着它作充分的準備，說不定能給予英軍一個比上次路司之役更重大的打擊。

但是這樣冗長的東西，要把它譯成樂譜密碼，當然是不可饒的（這就是我所認為樂譜的缺點，）所以要遞送過去，確是件不容易的事。

不過這樣的機會，我是不願讓牠錯過的。第二天我就走回裘拉那裏，要索她給我一個最大的幫忙。

我會見了裘拉以後，我就對她說：「裘拉，我想請你立刻回白土恩去一次！」

「是不是又要叫我帶幾個歌譜？」裘拉泰然地問。

「不，這一次我想麻煩你一次，要你冒險帶一個不是密碼的情報！」

但是裘拉却並不覺得這是麻煩，她立刻答應我的要求，她說：「好！請你把這東西拿給我，讓我想一個隱藏的地方。」

於是我把這本三十二頁的小冊子交給了她，她毫不思索地拿出了一件寬大的胸衣，把這本小冊子拆了開來，一頁一頁地捲着塞進用來襯託胸衣的鯨骨裏。

這樣的疏忽，遇到了經驗豐富的專事搜查的人員，當然是不能十分安全的；但是對於幾個一知半解的憲兵，是不會發生問題了。

一四 我的失敗

從一九一五年的冬季至次年的夏季，這一個階段，可以說是我的黃金時代，幸運始終跟着我，我自己的冒險成功了不久，裘拉的冒險也得到了成功，她在二十四小時以後，就把那本書交給了哥爾，讓他安然地送到了戰線對方的德軍手裏。這樣我又完成了第二個功績。

但是黃金時代終於是短促的，不久我又陷入不幸的命運裏了。

某一個晚上，費克生上校要我準備去作一次長途的旅行，他告訴我這一次的旅行，大概需二三天以上的時間，所以叫我快準備好行囊和一些必要的東西。當時我就在驚奇

中接受了這樣一個突如其來的命令。

次日的早晨，費克生上校就叫我開車到蒙脫樂爾去，他這時似乎是跟急的，在車中連滾帶爬着我，叫我把車子用儘可能的速度前進。不一會，我們就到了那蒙脫樂爾的司令部，在那裏只不過停了半個小時，他又叫我開向比國滑海的紐拔脫去。——這裏是屬於法比的戰線了，和英軍是沒有甚麼關係的，現在上校叫我開到這個地方去，真使我驚異了，要不是我已跟了他二年，知道他是一個審慎的軍人，我幾乎會懷疑他害了神經失常了呢！

在沿路他叫我停了幾次，他去開了幾次會議，然後又命令我開到卡塞而的第二軍司令部。這一晚我們就在那裏住下了。

第二天我們還是駐在卡塞而。這天的早晨，我戴着費克生上校和另一位第七軍的參謀，在附近沿途觀察，我也趁這個難得的機會，暗暗地留意，但是使我驚奇的是，這裏也準備着進攻的行動。在當晚會食的時候，我得到了和當地的一些汽車夫及傳令兵交談的機會，在他們的談話中確實地證明了英軍不但準備着攻擊索姆河，就是在這裏也將開始一次攻擊。

我得到了這樣重要的發現，當然要想仔細地探察一下，但是事實上却不允許我這樣

做了，我們的三天旅行時間已到，次日一早，我們就回到了奎路。

不過就是這些也已值得我報告一下了。於是我就立刻寫就了一個密碼報告，叫忠實的裘拉帶到白土恩去。在這次情報中，我請授意哥當干要求德軍的當局另外派一個人來探聽這事的詳情。

不幸得很，這個意見竟給德軍的當局接受了，他們立刻派了一個間諜專門去刺探這事，更不幸的那位間諜竟證實了我的話。於是德軍方面抽調了一部份的軍隊，從索姆河方面開到了佛蘭德防線——我所報告的英軍即將開始另一攻擊的地方。

裘拉從白土恩回來了，但是她所帶來的，却是一個不好的消息。有一次，我到阿面昂去訪問他的時候，劈頭她對我說：「路易，我告訴你一件不好的消息吧！哥當已厭倦了的工作了。」

這的確是使我意想不到的，於是我就問：「爲什麼呢？」

「我這一次去會見哥當的時候，他就告訴我說，他不願再走這地道了。」

「有什麼理由嗎？」

「他說因爲最近在地坑中，時常可以發現那些英國兵的蹤跡。」

「這些兵士做什麼的呀？」

「也許是監護工作，也許是襄助礦工，因為他們料想德軍方面快要放棄中放毒氣了。」

「那末這一次的情報，你怎樣傳送的呢？」

「這一次我說服了他，仍把情報送了過去，可是以後他也許不再有這種勇氣了。」

「那也沒有辦法！」我輕輕地吐出了這樣一句。當時我的確是很失望的，因為我已失去了一個最簡捷的通訊之路了。

但是當我回到了本隊以後，我又漸漸地興奮了起來。

英法軍當局對於這一次攻擊索姆河預定的計劃，本來是由法軍方面担任主要任務的，但是在凡爾登一戰以後，這計劃全部改變了。事實上法軍在凡爾登犧牲的軍隊太多了，所以很少參加這次攻擊的可能。我在聽到的許多片斷談話中，偶然看到的軍令中，以及可錄方面得來的情報中，很自信地確定了牠。最後我竟肯定地下了——個結論：進攻索姆河的任務，將由英軍單獨擔負了。於是我就把他譯成了樂譜密碼，告訴給哥富子。

真想不到，這樣我就鑄成了一個大錯。

一九一六年的七月一日，英軍前線開始炮火大作了，這時候法軍的前線上是靜的。德軍方面也許在事前已得到了我的報告，所以在這一方面就不予注意了。可是出

其不意的，在兩小時以後，法軍方面突然以五師的兵力，開始作可怖的襲擊。顯然德軍方面是沒有準備的，所以終因衆寡不敵而失敗了！

這一次的失敗，無可懷疑的，是由我所一手造成的，我倘使不把英軍將攻擊佛蘭德的消息告訴德方，那至少德軍方面不會在佛蘭德配置大量的軍隊，這樣在對付法軍陣線上的實力，當然不會像現在這樣的薄弱。我更錯誤的是把法軍無力攻羅的那武斷的意見，告訴給哥富干，否則我想也決不會造成這一次的結果。總之，我不該把一些閒談的意見當作正式的情報，去寄給德方，要是我能把它當作參考資料寄去，就不會影響這一次的戰局了，但是我偏把它當做了正式的情報。

當我也有着充分的理由，可以替我自己辯護：——像法軍在凡爾登的損失，英軍在佛蘭德的準備，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並且還有另一個問題可以證實我的話；但是我却願意把失敗的過失，完全歸咎於我自己觀察的錯誤，要不是我和德軍間還隔着一條戰線的話，我真會跪在德皇的面前，向他請罪哩。

由於這一次的失敗，我真十分地懊惱了。

正在這失望的當兒，哥富干派來的一位交通員來看我了。他是一個亞爾塞斯的人，形狀很特別，外表上像一個誠實的商人。

我們互殺了身身以後，我欺騙他：「你怎樣能在德蘇間的世界上行動的？」
「說起來好笑，」那人微笑着說：「法軍方面認為我是到來替他們工作的人，所以允許我經過瑞士而到德國去。」

「那末你帶的文件呢？」

「我是不帶書面的東西的，所有的一切，全藏在我的腦子裏。」

這樣的開場白經過以後，他就把哥富干方面給我的訓令告訴我，我佩服他那麼堅韌的記憶力了。這時我記起了我失敗的事來，我想把自己懺悔的意思，託他傳給哥富干。於是我就對他說：「當你回去的時候，希望你替我帶一個口信。」

「是關於什麼的呢？」

「我想把我懺悔的意思告訴哥富干。」

「爲着什麼呢？」

「朋友！我告訴你，這幾天我每天都在痛苦中過着生活，我的良心不住地在譴責着

我……」

「啊，你太興奮了，我真不知是什麼事使你變得這樣子的。」

「你該知道關於索姆河攻壕的事吧！這一次我軍的失敗，可以說全是我的罪過，我不該告訴了一個不準確的情報！所以我懇懺，我要哥官子代替我把這個意思告訴我們總上校長官。」

「原來爲着這個事嗎？」那人高聲大笑了。這話不是你提起，我幾乎忘却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那是什麼好消息呢？」

「你的上司威靈頓將軍的手段高明，工作努力，所以很讚佩你，他們全都認爲你是一個最有成就的副謀，他們的意思，你現在可以休息一下了，他們正預備歡迎你回祖國去呢！」

這幾句話確實把我那憂鬱的心靈解開了。一些我原想激我的上司，非但不責備我的過失，反來獎賞我，他們對我同情，可是事實上我怎麼離開我現在的地位呢？

這種情況，我本來想本納一句話打聽了，他說：「並且他們已把你的功績呈報了德皇，德皇已預備賜給你一級二級十字章勳章，作爲獎賞。」

我幾乎感激得流淚。同時更堅定了繼續工作的決心。於是我就說：「謝謝德皇和我那些上司的好意，但是請現在還不離開這裏，我這個地位是太好了，我總不忍把它放

「我決定繼續我那冒險的事業。爲着我自己，也爲着我國家，我一定將格外地努力工作。」

「啊！你真是一個愛國的好男兒！」那人微笑地說了這句話，就和我告辭了。

一五 重大打擊

時光過得真快，我在敵國中担任翻譯工作，已經有二年了。在這兩年的間諜生活中，我差不多沒有碰到什麼危險——除了在白士恩附近那安奈金村的第九礦井中，曾和一個法國間諜決鬥了一次之外。這期間，我過的是一個普通的英國兵士生活，我時常喝酒，參加音樂會，有時也涉獵女伶。但是不同的，在背後我負有一個很重大的使命：我利用着每一個機會去探聽消息。

我和大學中的那些英國朋友，還保持很好的感情，他們只要一有機會，就會很高興的來看我，雖然我間諜的身分，已和差得太遠了，他們一個個都升做了軍官，而我仍却是一個上校的真軍士書記——路易·格林伍長。

費克生上校還是像過去一般的信任我，也許是受着我那些高貴朋友的影響，同伴們也都另眼看待我，我們認爲我是一個非凡的人物，——一個勇敢而有毅力的英國軍士。

總之，我已被他們認做一個無可懷疑的人了，我現在的地位，自己也覺得是非常的安穩了。

在這樣安定的生活中，我幾乎忘却了自身處在那滿佈危險的異地，我也幾乎忘却了那次地坑中的遭遇，忘却了那位被我親手殺死的朋友。

不過，好景不常，「我的安靜的精神，終於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被擾亂了。」

這是在一九一七年的一個春天的下午，我奉了費克生上校的命令，開車送一位軍官到阿而昂去；他是和上校一起的那個會食團體的會員，此行的目的，是替那會食團體去買幾張新的唱片。我們到了阿而昂，完成了這樣一個重大的任務以後，我那軍官就上林恩旅館去休息了，而我也很幸運地得到了幾小時自由的山間機會。

當然我是立刻上麥拉那兒去了，我和她交談了一會以後，我就到市上去閒逛，我安閒地在一個樂器店裏，翻閱着幾個時新的歌曲。

突然，我的肩上被一個男人的手用力地拍了一下，接着一個很熟悉的聲音送到我的耳中：「格羅，真是做夢也不會想到，我們會在這裏相遇呢！」

這一個呼聲，的確使我受了大大的打擊，我最怕的是我那真實的姓名會被人發現，但隨即被他揭發了，我恐懼了，我怕他知道更多一些的秘密，我更怕他立刻把我扭往

送交反間機關去。

然而二半來的經驗，終於使我鎮定了下來，我仔細地把他打量了一下，立刻認出來他是我原名路德維·格蘭時的同學鮑惠爾。

在數秒鐘之間，我決定了我應付的辦法，我當然必須否認我是格蘭，我可以裝做不認得他一般的態度，說他錯認了人。這樣也許我就可渡過了當前的難關。

我這樣一個計劃還沒有實行之前，鮑惠爾突然又發出了使我驚駭的聲音。

「梅杜司，你看誰在這裏啊？」他很高興地招呼那位站在另一角的軍官。

梅杜司也是我幼時的同學，他是我的一個勁敵，常因為我是德國人而領着許多同學來嘲笑我，所以我們是很熟識的，不像鮑惠爾一樣可以用話來敷衍過去的。於是我立刻放棄了那預定的計劃。

鮑惠爾好像並沒有看出我那驚駭的神情，他對於我們這一次偶然的相會，顯然是很高興的。但是梅杜司却沒有他這樣的誠意，他冷淡地和我握了一下手。

「讓我們來找一個地方去喝些酒吧！」鮑惠爾熱誠地提議。

「好！我們的確值得喝一點酒，來慶祝這一次的集會。」梅杜司微笑着說。

於是我們走出了那家樂器店。在途中我問起他們所屬的部隊，以及所做的工作。鮑

惠爾得意地說：「我們現在是屬於加拿大騎兵××團，現在正駐在英軍的後方，候機會回總軍進攻呢？」

不一會，我到了咖啡館的門口，鮑惠爾正熱忱地領我進去，但是一位不識相的憲兵攔住了我們，他譏諷地對鮑惠爾說：「先生，對不起得很，這裏是招待軍官的咖啡室，這一位不能進來！」

這時我有些窘迫了，我發現我自己地位的低微。鮑惠爾也覺得很不快活，他咕噥了兩句，招呼我們再向前進行。但是梅杜司却始終保持了沉默，偶然也抬頭向我探望一下。

最後我們又到了一家咖啡店，這裏我看見有幾個像我一樣身分的人在走進去，我想不會再會問問了。但是事實上却出我的意料，在我們踏上階梯時，一位憲兵又走來阻止了，他用很謙虛的態度說：「這裏是專為士兵用的，軍官們應該到別的地方去。」

爲着我們身分的不同，這一次小小的聚餐，竟不能夠達到目的。鮑惠爾輕輕地吐出了「憲兵」討厭的紀律！」然而他知道和這些憲兵爭論是無效的，只得沒勁打彩地走了回來。

我們這樣走了一會，到了一個小小的公園，這裏是沒有階級之分的，我們三個人都

走了進去，在一棵樹下，分佔了三個座位。

在路上時，除了梅杜司默默地不作一聲以外，我和鮑惠爾是談得很起勁的，不過談的都是關於他的事和那討厭的紀律問題，而現在話題突然轉到了我的身上。

鮑惠爾誠懇地說：「啊！我們談了許多話，却忘却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該讓你報告一些你的情形了。」

梅杜司似乎也感到有興趣，他湊上了一句：「格蘭，你這幾年來到底在做些什麼啊？」

這的確是個使我怕回答的問題，我只得若無其事地說：「我嗎，說也慚愧，只做了個英軍參謀的汽車夫！」

「但是，格蘭，你是一個十足的德國人啊！」梅杜司又冷冷地加上了一句。

「是的，我是生長在德國的。」在梅杜司的面前，我勾道否認是無效的。

「那末，你為甚麼不替德國工作呢？」梅杜司更進一步問，他的兩隻尖銳的眼睛，在打量着我的全身。

「那因為事實上我不能算做德國人。」我只得這樣替自己辯護，我希望把這問題敷衍過去，我更期望鮑惠爾能替我解這一圈。

「你的舅舅不是做過德國駐奎卜克的副領事嗎？」說話的仍是討厭的梅杜司。

「你的記憶力真不錯。」我勉強露出了一些笑容說：「這還是好久以前的事了，那時我們都還很幼小，我們的認識，不是就在那時麼？我還記得你領導了許多小孩向我取笑的情形呢？」

我想從這一方面把話題轉過去，但是梅杜司却仍不放鬆地說：「這的確是好久了，但是你看什麼說不是德國人呢？」

「我雖然生在德國，我却自小就離開了那邊，差不多我全部的生活，是在英國的領土上過的；當然我也曾跟着舅舅到過美國，然而在那裏的時間，並不長久。後來我的舅舅被調到了利物浦，舅舅鑒於那裏的地方很好，並且他經營的副業也很順利，於是辭去了副領的職務，入了英國籍，我也跟着他入了英國籍。歐戰爆發的時候，我正在一個英國的大學裏讀書，在那裏我認識了許多英國的朋友，那時他們都參加了英軍的隊伍，我想我所受英國的福利太多了，這時正是我報答的好機會，所以就參加了英軍，而我的命運並不好，到現在還只是一個小小的伍長。」

我這樣長長的一篇話，是很合乎情理的。他們兩個似乎都已信任了我的話。梅杜司是很陰險的，但是在他那冷靜的眼光中，却已露出了信任的成分；鮑恩爾一向信任我

話，當然更表示同情我。他說：「那末你爲什麼不加入我們的騎兵隊呢？」

「我怕會從馬上跌了下來！」我這樣一句半帶玩笑的話，把話題轉開了。

以後的那些談話，都是關於學校的情形和同學的現狀，所以沒有什麼重要了。這時我已安定了許多，話也比較多起來了。但是在說話時，我是很留心的，我總是盡可能的不使他們談到我的問題。

梅杜司還是像先前一樣的沉默，這樣未免使我懷疑，他也許會把那附近的憲兵叫來，以開除嫌疑的口實，捉我進去。但是事實上却是我的神經過敏，他並沒有這樣做。最後我們在友善的情狀下分別了。

我和他們分別以後，就去尋着了那停在小方場上的車子，當時我是很高興的，我高興居然在這樣長的談話中，仍保留着我那兩個重大的祕密。顯然他們還不知道我已改名叫做路易·格林，他們也不知道我所屬的部隊，以及駐在的場所。這樣他們即使要想尋我，也有些困難了，他們要在二三十萬像我一樣的人物中，找出一個改姓化名的路德維·關伍長，該不是什麼容易的事吧？

但是事實上我也不能高枕無憂，因爲我今天所遇到的不是鮑惠爾一個人，我遇到的還有着一個陰險的梅杜司，他自小就是我的勁敵，要是他有些懷疑的成分，至少可

以給我相當的阻礙，要不是在過去一年中我曾造成了一次失敗，現在要想爭一點功來補過，我幾乎要聽那哥富干的話，回到祖國去呢！

爲着這樣一個偶然的事情，我精神上又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打擊。

一六 助手遇險

那一次在阿面昂偶然的遭遇，使我幾個晚上不能好好地入睡，但是不久後，又來了重大的打擊。

在費克生上校辦事的時候，常有許多軍官向他借汽車應用，當然我是無法拒絕的，所以我有到阿面昂的機會。三天以後，我又到了阿面昂。

事實上我是很希望這種機會的，雖然上次曾經不幸遇到了兩個老友，但是這是難得的，他們決不能常常到阿面昂來的。而另一方面，阿面昂却住着我的一個敬愛的女人

——裘拉，我可以毫不困難地會到她。

這一天我到了阿面昂以後，就把那車子停在小方場上，很迅速地走到那天主堂下裘拉的家。

我和裘拉間的關係，一天天地密切了起來，我們每次會見都很親暱的，除了肉體以

外，我已享受了她的一切。我每次去見她的時候，她總帶着歡迎的眼光招待我，但是這一次却大大的不同了。

當我走到了她的家，按了一下門鈴，裘拉像過去一般的來開了門，當她知道是我的時候，只是勉強地和我拉了一下手，我看她眼光中流露着憂鬱的神色。

不過她仍是鎮靜地走進了她的起居室，這裏的佈置，要比白士恩考究得多了，靠窗放着幾隻沙發，我照例坐到那旁邊的一隻。

我一進門，就知道一定有什麼不好的消息，存在裘拉的心頭，這時我忍不住先開口了：「裘拉，什麼事使你這樣不安啊？」

「哥哥被捕了！」裘拉仍保持着勉強鎮靜的態度說

這的確是一個很不好的消息，哥哥的被捕，也許真正的危險立刻會降臨到裘拉和我身上，怪不得裘拉有這樣的憂鬱。當然我一定設法知道這事的詳情，也好作一個準備。於是我鎮定了一下，問裘拉，「那事實的經過是怎樣的啊？」

「自從你那次在炮坑中打死了兩個人以後，哥哥的精神似乎已受到了很大的打擊，最近在地坑中，又常有英軍的蹤跡，所以他的心神更不安寧了，當我把你的報告交給他時候，他常露出了驚慌的狀況，每次都經過我數度的激勵，才使他答應了我的要求。」

「裘拉滔滔地說。」

「這件事你早已告訴我了，但是我問的是……」

「你不要這樣心急啊！」裘拉阻住了我的話說：「這一次我上白土恩去，會見了他的妻子，當我問起哥寧的時候，她就合着眼淚告訴我說，他已被捕了。」

「那末你有沒有問起怎樣會被捕的呢？」

「當然我要問她的啊！但是她回答我的話，却很含糊，事實上她也不知道這事的詳情，她只告訴我，在那天晚上，哥寧帶了那個歌譜到礦中去工作，從此就不見他回來，第二天一個警察來告訴她，哥寧已被英軍逮捕了。」

「這樣的事情，當然是很嚴重的，他究竟在什麼時候被捕，我們還不能知道，要是他不幸在未送到報告以前被捕，那更糟糕了，一個礦工身旁帶着幾張歌譜，在這戰爭時代，已是很夠槍斃的資格了！」我感嘆地說。

「並且更嚴重的事情還跟在後面呢！哥寧被捕以後，那警察方面，一定在竭力探索和他有關係的人了，那末在他妻子的口中，就很容易查出了我，這樣我也許……」裘拉的鎮靜功夫，終於敵不過那心中的恐懼，現在她嗚咽地哭起來了。

我看到了裘拉的情狀，心中更不安起來了，事實上我很知道非但裘拉有着危險，就

是我也難以脫掉這牽連。但是這個時候，我只好設法安慰她一下了。於是我說：「裘拉，那是不會的，事情是決不會出賣我們的，就是他的妻，也很可靠。」

「但是，路易我怕，我怕……」裘拉斷續地說了這樣幾個字，把身子撲到了我的懷裏。

這是我們個向來沒有的情狀，我這時撫着她的頭髮，輕輕地安慰她說：「裘拉，不要怕，有我在你的身旁呢！我一定設法保護你。快提起你的勇氣來吧！」

裘拉究竟是一個女人，我這樣的幾句充滿着愛的話，果然收到了最大的效果，她已不再囑囑了，她離開了我的懷抱，到梳妝台前拭去了她的淚痕，敷上了一些脂粉，她才過來勉強笑着對我說：「是的，我要勇敢，我要做一個勇敢的女人，但是，路易，我希望你常來鼓勵我呢！」

我爲着不願使她再受打擊，所以把我那三天前的遭遇隱瞞住了，我好像毫無心辜地和她盡情的事樂了一個小時。但是當我回到了車路，單獨一個人時，這兩樁不幸的事，又都升上了我的腦海。

不幸的事果然會接二連三地一起到來，但是快慰的事，有時却也會成對地光臨。

一星期後，我又得到了一個訪問裘拉的機會。

這一次我到委拉家的時候，出乎意外的房中多了一個半老的女人，這人我在白土恩的時候，曾經見過一次，她是委拉名義上的媽媽。委拉立刻很自然地替我們介紹一下。我知道這女人也是替我們工作的一員，她此行的目的，雖然是藉口探望女兒，但實際一定帶來了些什麼消息。於是我就問委拉道：「有什麼消息沒有？」

媽媽從白土恩那邊帶來關於哥雷的消息囉！」委拉回答的時候，面上露出一絲笑容。

看了她的臉色，就知道消息一定還不壞，於是我就要求那女人把哥雷的消息重述。她當然答應了我的要求。

「頭她就帶着笑說：『哥雷已被釋放了！』」
「被釋放了！」我懷疑地問。

是的，他是被釋放了，現在請你不要打斷我的話，讓我把經過的情形一一告訴你。那天哥雷帶着你的情報，從地坑中到德國的前線去，當他完成了工作，從那第八礦井爬下來時，突然被幾個英軍看見了，於是他們就把他逮捕了起來，立刻把他送交他們的上司，再轉送到當地的警察局去。……」

「那末哥雷的祕密文件，有沒有被搜到呢？」我忍不住又插了一句。

「那却沒有搜到，不過那幾個英軍看到他從廢棄的地坑中爬出來，卻很可使他們懷疑吧了。」

「哥雷就該設法替他自己辯護啊！」

「那是自然的道理，哥雷立刻向警察局的長官解釋，說這二個英軍的懷疑是誤會的，他的所以到那廢坑中去，是想躲避危險，因為他當時發現了前面那地坑有另下的可能，想到這廢坑中去找一些木材。這裏句解釋的話，事實上不很充足的，那煤礦公司的職員更嚴正地證明在廢坑中是誰都知道沒有木材的。於是哥雷的嫌疑還不能解除，最後被送到了高級的官廳去。」

「那麼以後怎樣呢？」

「但是哥雷雖然有嫌疑，事實上却找不出確實的證據。就是說幾個兵士想像的意見，究竟不能定他的罪名，於是過不久那官廳的長官就奉到上級的命令，把哥雷釋放了。」

「那末他現在仍住在安奈金村嗎？」

「安奈金村他是不能再住了，因為他雖然已奉命釋放，當地的警局却仍在懷疑他，所以在釋放後的二十四小時內，他就被迫離開了那礦區，現在據說全家都遷到法國的南

都去了。這些是他的妻子臨行前告訴我的，其他我也不能知道了。」

「這確是一個好消息，現在我們不必再擔憂有人會來偵查我們了！」我快樂地對裘拉說。

「但是，我們從此却少了一個助手！」裘拉並沒有我這樣高興。

裘拉的話提醒了我，不錯，我們非但少了一個助手，並且還斷絕了一條最簡捷的通訊路線。哥甫的被捕，使我們這最理想的傳遞方法就此完結了。雖然哥甫走後，我們或許可以再找出這樣一個人來，但是英軍對於這坑道顯然是很注意着，這種自投羅網的勾當，我當然不會這樣魯莽地使用。

但是這方法的結束，是很可惜的，無論那一種巧妙的方法，總沒有這樣的迅速了，我現在失却了他，當然又須絞一些腦汁，我必須想出一個接替的方法來。

我和裘拉告別時，我對她說：「一個人是不可不知足的，至少現在我已得到了一半的自由了，所以你可以快樂一下了。」

以後的幾天，我時時在思考着新的傳信方法，使我幾乎忘却了那和梅杜司會見的一會事。但是當我正在研究這新的問題時，又得到了一個使我高興的消息。

這是在阿爾邦遇見梅杜司後的第三個星期。那天一位軍官叫我開車送我到阿爾邦。

東面人輪離開車子的時候，命令我必須等在車中，也許他立刻就要我開車回去。這時恰巧有一個賣報的孩子走過，於是我就買了一份當天的報紙，想拿來解悶。

我約略地把幾個重要消息看了一遍以後，在報紙的一角，發現了一張最近幾次戰役中死傷的名單。這裏當然沒有士兵的名字，但是我想看一看，有沒有認識的人在內。突然在重傷者的標題之下，發現了梅杜司的名字，下面還註着加拿大騎兵××團幾個字。

這個偶然的發現，使我幾乎高興得叫起來了。啊！他重傷了，也許現在已經死了吧！這樣我又可以告慰了！

「梅杜司，我說你早登天堂！」我心底下在這樣祈禱。

一七 一條短褲

在我絞盡腦汁，想發明一個比較穩健而又迅速的傳遞方法時，我幸運地又得到了一個助手。

那是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我在費克生上校那裏，得到了半天的假期，於是我又來到了阿面昂，現在我知道再不會像上次那樣遇見梅杜司了，所以我得很大方的走到裘拉的

家裏。

自從她的名義上的母親，帶來了哥雷的消息以後，裘拉又回到了過去一般的活潑。當她開了門看見是我的時候，她的臉上表示出說不盡的快樂，她熱忱地和我握了一下手說：「路易，你今天來得真湊巧呢！」

當時我自然不明白她話中的意義，但是當我走進了室內時，我就明白了一切，原來這時剛來了一個送信的人。

她是一個瑞士女郎，年紀還很輕，顯然她的經驗還很少，看見了我還覺得有些害羞，老練的裘拉就替我們介紹了一下，接着她說：「這位姑娘，是從你的好朋友那邊來的，她正有個信帶給你呢！」

我接了裘拉的話，就轉身問那位瑞士女郎索取書信，但是那女郎却說：「哥雷先生並沒有什麼信交給我，他不過託我帶一個口信罷了——因為他知道我經驗還少，所以不願把那些零零碎碎的文件給我帶在身邊。」

「口信是什麼呢？」

「哥雷先生要你設法調查英軍新陣營的詳情。」

這真是一個工作，在我却並不是什麼難事，事實上在我的腦海中，已經積了不少的情報，只要把牠整理配合一下，就已很完備了，但是麻煩的却是那傳信的問題，所以我開始她

囑咐了起來。

裘拉好像明白了我的困難，於是她說：「路易，你這一個工作需要幾天的時間呢？」

「時間是並不需要多少長久，也許在廿四小時內我就可把情報交了出去，但是……」

「但是傳遞却成問題，是不是？」裘拉猜透了我的意思，笑着說。

「是啊！你想，自從哥雷被捕以後，我們那最簡單的傳信方法，就給破壞了，眼前我又想不出辦法來……」

「那末可以託這位姑娘啊！」裘拉打斷了我的話。

「不錯，我也會想到這一點，但是你不曾聽見她說嗎？哥雷干的意思很不願她帶含有嫌疑性的文件呢？事實上我的報告，却又不是可以用口信的。」我正經地說。

「真的，的確是很為難的。」裘拉也表示同意我的意思，但是突然她又掉轉了話頭，向那瑞士女郎道：「我還沒有請教你怎樣能從瑞士與法國間來往的呢？」

那瑞士女郎現在已像熟悉了許多，於是她就鎮靜地說：「那是很簡單的，我的父親是一個鐘表商，他在巴黎開着一片分店，這樣就有很好的藉口，可以在瑞士和法國間旅行了。不過我也並不常常來往，一年中最多不過三四次罷了！」

「那末今天你就直接回到巴黎去嗎？」

「是的。」

「幾時再來呢？」

「那我却没有成見，要是方便的話，一星期以後也好。」

「那好極了！」裘拉向那瑞士女郎說了這一句話以後，又轉向我的方面了，她說：

「那末你也快設法搜集情報吧！」

「但是傳遞的人呢？」我懷疑地問。

「那當然要託這位姑娘了，總之我一定設法把情報替你送過去。」

那位瑞士女郎聽了裘拉的話，似乎有些驚駭了，她說：「不過我很怕帶有嫌疑性的

東西啊！你應設法使我完全不受牽連才好。」

「當然，我一定不會使你感覺麻煩，不過你有多帶一條短褲嗎？」

裘拉的話，愈說愈滑稽了，我真不知道她怎麼會談起短褲來了，那位瑞士女郎更覺得詫異了。她紅着臉說：「這却没有，我的行李並未帶來啊！」

裘拉真像一個電影的導演，她說：「那也不妨，我們到店中去買它一條來吧！」說着拉了那位瑞士女郎就去，到門口時，她回頭對我說：「路易，你耐心地在這裏等一會

吧！」

我睜着眼睛她們倆人走了出去，這時我的思潮不住地起伏，我總想不出裘拉的用意，想不到這一年來裘拉會變得這樣伶俐，剛才的一幕，我不是全像一個小孩般受她的指揮麼？

在一剎鐘後，裘拉拉了那位驚呆的瑞士女郎快樂地跳了進來，她笑着說：「這料子真不錯呢！」

我很想問一問她的意思，但是還沒有出口，那位瑞士女郎終於忍不住開口了，她說：「這是什麼意思呢？事實上我不希望你送我這東西啊！」

裘拉笑得更起勁了，她說：「事實很簡單，我的目的並不是想送你一條短褲，我要你帶一個情報，你一星期後就會明白的。」

「但是，我懷疑……」那瑞士女郎吞吞吐吐地說。
「不必懷疑，反正我不會使你上當就是了。」裘拉神祕地說。

那位瑞士女郎也許已受到了裘拉堅定的意志和驚奇的才能所感動，所以她不自主地已全被裘拉支配了，於是我就向她們告別了。

第二天，我還約把英軍戰鬥序列的估計送到了裘拉那邊，我當然要問起，她將準備怎樣來處置這些東西，但是裘拉的答話，還是很神祕，她說：「請你靜一下吧，六天後

便見分房了。」

以後的幾天，我的腦海又全被這事所佔據了，我不時的猜測着裘拉所藏的祕密，我有時也懸揣着三種可能的答案，但是不久又推翻了，——尤其使我感覺困難的，就是那條神祕的短褲。

好容易挨過了六天長的時間，而到了約定的那個星期日，很湊巧麥克生上校在還天下午並不需要駕車，於是我又得安然地到了阿爾昂。走到裘拉家時，那位瑞士女郎已先我而到了，看她的神色，似乎也很不安定，我走進了室內以後，她高興地向裘拉說：「現在你可以把祕密揭露了吧！」

裘拉微笑地點了點頭，她走向一個櫃旁，在抽屜中拿出了一條短褲，這就是上次買來的那條麻紗短褲，可是不同的，現在已顯出了洗過幾次的樣子，不像買來時那樣新，同時在褲旁，多了些繡花。

她笑着把這短褲送到了我們的面前，笑着說：「全部的祕密就在這裏了！」

我雖然猜出那些祕密，一定藏在這新繡的花紋中，但是我還不能明白內幕的究竟，所以我很催着裘拉說：「你別再作劇了，爲着你的祕密，我已不安定了好久，現在你該爽快地告訴我們了吧！」

於是我就開始演述她處置情報的方法了。

「請聽：在工本費上我應用的方法是很簡單的，我不過把那些英軍配備的情形，用圖案來表示出來，如果你要是仔細的把褲腳上繡的那些花和短褲考察一下，那麼你就可發現每一朵花或每一隻蝴蝶繡成的針數，都有一定的，譬如繡一隻蝴蝶用十七針來繡成，那就是代表第十七師了。……」

「那末你怎樣分別他們的配備情形呢？」

「我打聽了她的話問。」

「這也很容易呀！你看像這一枝葉上繡着三朵花，你便把他個仔細地數一下，就可明白這花是代表十四、二十一，和三十等師，並且這三朵花的地位很接近，那就是表示這三師是在一起的。」她指着那短褲上的花紋這樣解釋。



「那麼這些蜂和蝶，又代表些什麼呢？」我驚奇地問。

「這是代表德備軍啊！」

「真是聰明的辦法，」我出乎意料地贊佩她一聲，「不過我還懷疑，你怎樣把這些顏色各軍表示出來呢？」

「這却要煩勞這位姑娘了，」裘拉指着瑞士女郎說：「我把各軍分別用各種顏色線來表示了，這些顏色必須請你記憶一下。」

於是她就將各軍所代表的顏色詳細地告訴了那女郎，一會兒這女郎已全部弄清楚了。但是這時我突然想起了那些樹枝和樹葉，我就問裘拉道：「那末這些樹葉代表什麼呢？」

「真的，我幾乎忘記告訴你們了，這些樹葉、花瓣、莖和葉是不算的。」

「不過，我還有一個問題呢，」我接着說：「你怎麼會想到利用短褲的呢？」

「這是很簡單的，」裘拉笑着說：「我的目的無非是想避免危險而已。一個女人的短褲，很少被檢查的機會，並且巴黎的女人，是很喜歡裝飾的，從巴黎來的女子，穿上一條繡花的短褲，該不至於使人懷疑吧！」

裘拉的智慧和才能，真使我佩服，那位瑞士女郎聽到了這樣安全的方法，也覺得很

安定了，她微笑着對裘拉說：「啊！你真是一個聰明的人。」

但是裘拉却又在發命令了，她正經地對那位瑞士女郎說：「現在請你把自己的短褲脫下來，換上這一條。」

那瑞士女郎到處還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她沒有裘拉那樣的大方，所以裘拉要她當着一個男人面前換內衣，顯然使她爲難了，她漲紅了臉，呆呆地望着裘拉。

於是我就很相識地先行離開了。

一八 法軍兵變

自從裘拉發明了用繡花來傳達情報後，的確使我們便利了不少，後來我又把牠改變了一下，叫裘拉用不同的針腳來編織，這樣便可以一切簡單的情報，都譯成了密碼。不過這種方法，自然也有牠的缺點：——時間太不經濟了，牠是不適於時間性很短的情報的。

可是不久以後，又有一件掃興的事來了。那天麥克生上校招呼我去閒談，他告訴我爲了軍事上的方便起見，英軍的司令官，也要歸新任的法軍總司令厄未而指揮，英法軍事當局已決定在英軍和法軍之間，設立一個有力的聯絡機關，因此麥克生上校又將被調

了，這一次他將調到法軍中去工作了，他的職務是特派觀察員。這一個消息使我大大地蒙受打擊了，由於費克生上校的被調，我當然也得跟着他到法軍的區域，這樣我的工作，也許會遭受大大的不便，尤其使我感到不高興的，這一次我將真正的離開裏拉了。

於是我就利用一個機會，到阿面昂去把這消息告訴裏拉，她起初的意思，也想着我離開阿面昂。但是這意見被我反對了，因為她遷移的次數太多了，也許會被人懷疑的。最後決定讓她留在阿面昂工作，同時我們更約定了一個密碼通信的方法。

三天以後，費克生上校正式被調到愛倍拿了。這裏是法軍的防區，所以我所接觸的全是一些法國的軍士，起初我覺得很不慣，但是不久我又慣常了。我認識了幾個新的朋友，在閒暇時，我也常和他們用法國話談笑。

我常駕着車在法軍的總司令部出入，所以很容易探聽得了一個新奇的消息：不久英法軍又將開始大攻擊了。這一次法軍的總司令更發表了一本小冊子，其中的內容是很豐富的，差不多把軍隊佈置的情形，及進攻的策略，全都記載着。這樣從有趣的東西，當然很想得他一本。

也許尼米末而是很聰明的，他想到一個軍隊的作戰，不能全靠幾個官員；他深深的想到利用兵士的重要，所以關於這一次攻擊的計劃書，印得很多，差不多一個下士階級的

兵，也應得這麼一本。所以我裏得到這文件，以不怎樣困難了。很幸運的，在我到了法軍總司令部的兩天以後，在廁所中拾到了一本——也許有人曾懷疑我說謊，但是我可宣言，這是事實。

書雖然得到了，但是最大的問題，却仍沒有解決。上次也曾得到過一本相似的小冊子，那時却有着裘拉和哥甫兩個助手，並且還有一條捷徑——地坑。但是現在呢？裘拉住在阿面昂不易見面，哥甫早已不做礦工，那捷徑更不用說是無法利用了。現在我將用什麼巧妙的方法，把這小冊子遞送呢？於是我不得不考慮這新的問題了。

正在這時候，很幸運的，一個法軍中士他替我把問題解決了。——不過他並不是我的同黨，他也並不會出賣他的國家。

這一天晚上，我在愛倍拿的一家咖啡店中休息，這時咖啡店中生意很好，差不多每一個座位，都被法軍佔住了。我靜靜地坐在一旁，用冷眼觀察他們的行動。這些兵士，今晚似乎特別的高興，他們在狂飲，互相慶祝，顯然這一些兵士是快要上前線了。

突然中間有一個中士階級的法兵，從身邊拿出一本小的小冊子，這個我一看就明白是伴重要的訓令。對坐在他旁邊的一個朋友說：「喬治，我想請你把這個保管幾天。」

「你爲甚麼不把他帶在身旁呢？」另一個人問。

「要是你有一些常識的話，就不會問這樣一個沒有價值的問題了。你想，我們在前線上是多麼的危險啊！要是不幸被德軍俘虜了過去，讓他們發現了這東西，那末……」這位中士得意地演說着他的軍事常識。

由於他這一篇言論，提醒了那些盲目的法兵，他們紛紛拿出那本小冊子來託喬治保管。但是同時也提醒了我，發覺了我拾起的那本小冊子，也是多餘的了。

在前線的法兵中，藏着這種小冊子的，當然不在少數，他們是決不能每一個人有着像那中士一般的遠見的，這樣只要德軍能俘虜幾個法國兵，不是我的問題就解決了嗎？於是我就寫下了一個密碼警報：「請襲擊愛恩一帶的戰壕，俘虜下士！」

不過等我寫完了這樣的一個報告時，第二個問題又來了，要把這警告送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懊惱了，我簡直恨起愛克生上校來了，他爲什麼要關到這地方來呢？（其實這是不能怪他的）我把那寫就的報告毀滅了。

我在室中轉了一個圈子，把腦子清醒了一下，突然想起了在和裘拉分別時所決定的通信方法，於是我重又提起了筆，用波蘭文寫了一個便條。波蘭文還是剛從裘拉那裏學會的，所以應用起來很不便當，短短的一個便條竟費了我許多時間。要是給一個熟識波蘭文的人看見了，他一定會笑這一封情書寫得太亂七八糟了，但是裘拉看了，她却很能

知道我的用意，她會把我的情報一字不錯的譯了出來，立刻把他用刺繡的方法記下來，通知哥富干。

我把這便條寫好以後，就去找了一個傳令兵，我對他說，在阿面昂住着一個愛人，我想託他帶一封信給他，並且允許了他很好的報酬，這樣就毫無問題的把一件重大的事情解決了。

幾天以後，我接到了裘拉的回信，他的信是寫得很平常的，除了些情話之外，她又這樣的寫了幾句：

「……你託我買一條麻紗手巾送給在瑞士的姑母，我已照辦了。我在選買這東西時，很費了一些腦筋呢，最後我才得到了合式的一條，我想姑母一定會很高興的呢！」

這樣簡單的幾句話，使我明白了一切，裘拉已經好好地把我的情報送出了，她這次仍是沿用那刺繡的方法，至於說住在瑞士的姑母，事實上就是哥富干的私人通信處。於是我想像不久的將來，德軍必將照我的計劃實行，於是一個下士被俘虜了，於是……我幾乎笑起來了。

這一次我果然又得了成功，但同時也造成了一次大屠殺。至少有兩萬多個法軍犧牲

在我的手裏，不，該說是犧牲在那本小冊子上。德軍顯然明白了關於法軍整個的進攻計劃，所以有幾次地方，法軍就毫無阻礙地推進了，但是當他們更進一步展到無可防禦的地方時，出其不意遭受了預伏的德軍的襲擊，於是法軍便被迫潰退了。

從這一次的大屠殺，在法軍中引起了一個極大的反響，兵士們對於這種無意義的犧牲，感覺大大的不滿，於是發生了兵變。法軍的當局，處置這件事的辦法，是始終保持着秘密的，但是終于難逃過我的眼光。我看見有一隊在十幾天前開發到前線去的兵士，從戰地行軍回來，他們的嘴裏唱着革命的歌曲，長官們已無法控制他們，所以隊伍也排得很不整齊了。有一次，我得到了一個機會到火車站去，又給我發現了一個驚奇的事件，在那裏的情形，顯得有些異常，許多人聚在一起，他們的嘴裏在喊着：「我們要回老家！」

起初對於這一次的叛變，我還不很注意，認為它也許是在大屠殺後偶然的反響，但是過後就知道我那觀察的錯誤。這一次的事變，不是暫時的，事情並不怎樣簡單，也許有擴大的可能。在軍隊裏會食的伙伴中，也常能聽到一些關於這未來事變的謠言，於是我开始注意起來了。

我趁着費克生上校（事實上這時他已升做少將了。）在司令部忙着辦公的機會，就

不願危險的開着車向前線去，想去採集一些正確的消息。當我把車子開到一個叫做斐姆的小鎮的附近時，突然從前面衝來了一隊兵士，於是我就把車子偏向旁邊，讓他們過去。這些兵士顯然是從愛恩那一方面退回來來的，他們現在沒有什麼紀律了，軍官們也已失去了控制的能力，他們移山倒海般的雜亂着過來。這時在另一方面，却也開來了一支軍隊，那是一法國國防義勇軍，——這中間的份子，都是些中年的人。那兩支軍隊恰巧在我的面前遇見，於是驚人的一幕就此開場了。

那些從前線回來的兵士，遭受了這次大屠殺的經驗，顯然已在反對戰事了，他們看見了這一隊新來的伙伴，就誠懇地勸他們跟着向後轉，但是那些義勇軍却竭力地勸他們重回戰場去，最後有好些人流淚了，他們悲哀着自己的遭遇，竟有人憤慨地喊着：「我們要活命，我們不願無謂地犧牲！」——終于他們不聽那些義勇軍的勸告，繼續地向後退。

這的確是一樁偉大的發現：歐戰的時期，實在是太長了，那些參加戰爭的法軍，已討厭了這戰事。於是他們叛變了，自動地退出了他們的戰場。現在戰場中是很空虛着呢！

事實上這也不能過分譴責這些士兵的，他們的生活的確是太苦了。在戰前他們也許還是安逸地享受着家庭的樂趣，現在却過着這無聊的準備危險的戰地生活，並且他們的

得這也太不公平了，他們真好像一羣被逼上屠場的羔羊。嗚！他們實在太可憐了！今日我才明白了戰爭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但是我並不是一個牧師，所以我現在的責任，不在替那死者祈禱，或安慰那些砲火下的餘生，相反地我却是一個間諜，我的職務只是想把這樣一個難得的機會，報告德方，讓他們來一次攻擊，破壞法軍的陣線，快快地結束這一次戰事。

一九 利用法兵傳信

好久以前，我就決定了一個意見，只要有機會可以傾我的事業有偉大的成就，那麼我一定不會辭險難地去幹一下，甚至拋棄了我的地位。現在這樣的一個機會不是來了嗎，我一定要充分利用牠，得到我期望了好久的成就。

法軍的前線，現在不是很空虛了嗎，那末只要德軍能利用這一個機會，就不難趁虛直入，把法軍打得全部潰散。我只要把所得的消息，告訴德方，這歐戰也許就能由我而結束了。這樣一個重要的情報，當然已很值得我放棄那現在的地位了，於是我就決定親自把牠送去。

要跑過德軍前線去，却並不怎樣困難，在現在整個的戰區中是很混亂的，那些法軍

兵士也許無暇來注意我，這樣我只要能披上了一件天青色的大衣，戴上一頂鋼盔，就很容易混了過去。於是我的腦海中，計劃着怎樣奪取一件法軍兵士的大衣，一頂法軍的鋼盔，怎樣混過前線……

但是這一走大概不能再回來的了，我必須在未走前結束一下在奪取方面的事情。於是我就準備開車回愛倍拿了。

突然又是一個念頭，升上了我的腦海。「現在我不是已來到了斐姆的附近嗎？這裏也許會得到些更重要的消息，我為什麼不走去觀察一下呢？」於是我就把車子開在一旁，離開了車廂，閒蕩到斐姆。

這鎮上有一所小小的咖啡店，我無目的地踱了進去。我安閒地打量着這店中的每一部份。

在咖啡店的一角，坐着一個中年的法國兵，他的神情，似乎是很不安定，顯然他的精神已受過很大的打擊。我便走向他那邊去閒談，和他討論些時事。

「朋友！你今晚要上前線去嗎？」在一個適當的機會下，我突然發問。

「是的！」他頹唐地說，「不過這是我最後的一次了。」

「提起你的勇氣吧！朋友！你會安全地回來呢！」我認做他是恐懼死的關頭，所以

這樣安慰他。

「你想，我是怕死嗎？」他反問了一句。

「在恐怖時代中死是極平常的事啊！我不回答他的話，只是自言自語地說。

「是的，死是極平常的，所以我並不怕死，但是我却不願無意義地去送死。」他的神色是很緊張的。

「那麼你剛才的話是什麼意思呢？」我重又問了一句。

「我今晚要上前線去，但是我不再回來了！」他低聲說。

「到什麼地方去呢？」

「在這戰爭時候，有什麼地方可去呢？除了死路之外，只有一條路可通，那就是說我要投向德軍方面去了，我願意做一個俘虜，不願……」

「那末你預備逃走了？什麼事促成了你這樣一個意思啊？」

「是的，我要逃走了！因為我已厭倦了這戰事生活！」

「這樣你也是爲了不滿意當前的生活，才出此下策，不過你爲什麼不加入他們一同兵變呢？你不看見剛才從前線回來的隊伍嗎？」

「就因爲這樣我才決定要逃走了。兵變，那有什麼好處呢？還不是送死。你看他們

不久就要被包圍起來，一個個槍決了。但是我不願死！他的精神太興奮了，所以說的話，也有些斷續。

「你要想逃亡，事實上固然並不難，但是你的家庭，又怎樣辦呢？」

「家庭嗎？我早已沒有了家庭。」

在這樣相對談話中，我把他的詳細情形，盤問了出來，我想他也許很可幫助我呢！不過我怎樣去利用他呢？

正在我沉靜地思考的時候，那位法國兵又開口了。他說：「我現在希望的，只是要過一個安定些的生活。這計劃確是很冒險的，要是德軍把我俘虜了以後，仍叫我過像這種生活，那末我就倒楣了，不過我希望德軍不會這樣對待俘虜。」

「事實上正像你的想像一樣，」我說，「德軍對待俘虜是很好的，我有一位朋友在索姆河之役，被德軍擄了去，但是不久我接到了他的信，他告訴我現在的狀況很好。德軍待他們是很公平的。」

「我也這樣想，至少比火線上總好一些吧！所以我決定要逃亡了。」

他雖然這樣說，但是我還不能充分信任他。一個想逃亡的人，很少會把自己的機密告訴一個不相識的人吧？我突然嚴正地問道：「朋友，請你不要說笑話了吧！我是不

會相信你這詭計的。」

我這樣一個反激，使他更興奮了起來，他說：「我騙你有甚麼意思呢？」過後他又安定了一些說：「在事實上我也並不要你一定相信啊！」

「那末你一定要到德軍方面去了。」

「自然，我可以宣誓，不會改變這個主張的。老實說吧，在沒有知道德軍俘虜營的詳情時，我已有了這樣一個決心，聽了你的話以後，更加强了我這意志。就是調動了全部的法軍來，也阻止不住我的行動呢！」

他這一句話，當然使我很高興，我已在緊急的關頭鼓勵他，現在我可以信任他是決心逃亡的了，這樣也許可以給我一個幫忙，於是我就把自己的意思，向他吐露了。我問：「那麼你可以給我一些恩惠嗎？」

「只要我的能力可以做到的，我都願意。」他誠懇地說。

我說：「那很好，我想託你的事是很簡單的，在德軍的俘虜營中我有一個朋友，我想託你帶一封信給他。」

「你爲甚麼不交郵局傳遞呢？」

「倘使我不遇見你，那自然要交郵局傳遞了，但是這樣時間上很不經濟，並且還要

給我的長官搜查，他們也許要把我日常生活的情形，刪除一些，這樣我的信，就不真實了。我要寄給他一封真實的信，所以要煩勞你了。」

「當然你這一個請求，我是不會拒絕的，不過我不認識你的朋友，我怎樣去交給他呢？」

「關於這一個問題，我却曾考慮過了，我想只要你願意，那末我的信一定會安然到達我那朋友的手中了。德軍把你擄去了以後，他們第一步手續，當然是要搜查你的口袋，他們要是發現了你替我帶的這一封很平凡的信，一定會交給那位收信人的。」

「你的設計真好，那末我現在完全允許你了，請你把它交給我吧！」

「不，那却不能，因為我還沒有把信寫好呢！」

於是我就向那咖啡店的老板借了一枝筆和一瓶墨水，又向他要了一份信紙和信封，就在那大庭廣眾間寫就了一份情報。——當然在表面上這是一封很平凡的信，但是在後面我却拖了一個尾巴，把雪曼·特·當法軍散漫的情形，全部說出了，並且暗示德方，快開始攻擊。我寫完了以後，又開了一個信封，上面收信人的名字，就是我常常借用的那位可憐的朋友。

這樣的一封信，要是給法軍方面得到了，那是絕對不會發生問題，因為在整個的信

中——連那條尾巴也在內，都沒有什麼可疑。但是到了哥富干的手中，那却能發生大大的效力，也許有幾萬的法軍，會犧牲在我這一封平凡的信上呢？

我鄭重地把那封信交給了這位法國人，低聲對他說道：「這就是我的信，當然你不会使我失望的，不過要是你萬一不能在今晚脫離此地，那末請你把牠毀滅了吧！你一定知道我這封信中雖然沒有什麼祕密，但是給我的上司得到了，那却很麻煩啊！」

「自然我一定替你好地辦事，你所說的萬一，也只是過慮吧了！在批而·格利木滂脫一方面，歐戰將在今晚結束了，而我在十二小時內也許就可安全之中，你的信我保證在明天這時候也可以到你那位朋友的手中了。」他低低地說，態度是很得意，不像剛才我初見他時那樣不安定了。

「這樣我真感激不盡呢！批而，再會吧！祝你成功！」這時我們已飲完了好幾瓶酒，我恐怕再停下去，也許批而的酒飲得過多而誤我的事，於是說了這最後的一句話，便離開了這小小的咖啡店。

我原定的計劃，當然是要放棄了，我已找到了一位送信的人，那末自然毋需再親自冒險了。所以我就開了車子回愛倍拿去。在途中我的心又蕩漾了，剛才的一幕是太湊巧了，在我困難中居然會飛來一個批而這樣莫名其妙的助手。過後我又有些恐懼了，批而

果然是很可靠的，他是決心逃亡了，但是他能安全達到他的目的嗎？他也許會在走到德軍戰壕附近時被德軍的鎗彈打死，這樣我的計劃，不是全功盡棄了嗎？我不該把這樣重大的事，託付一位不相識的人，實際上我應該自己去傳送。於是我懊悔了。

可是第二個思潮，立刻把這個意思推翻了，假使批而會被人打死，我路易·格林難道不會被鎗彈打死嗎？那末我自己去又有什麼用呢？並且同樣的死，還是讓他死好些呢？於是我仍開着車向愛倍拿前進。

當我把車子開到愛倍拿附近時，我又在咒咀我自己了，這樣一個重要的情報，甚至可以在右戰局形勢的樞紐，我怎樣因為怕死而託別人辦理呢？事實上我的上德軍前線，危險性要比批而少得多呢！我不是能說德國語嗎？等我靠近德軍前線時，我要是用英語高聲喊叫，也許可以止住德軍的鎗彈？即使不幸中了鎗彈了，那我也可在偶然的機會中，把情報告訴一個德方的人。總之，無論如何我必得親自去冒險，我必須實行我預定的計劃。我決定在愛倍拿等到天黑，在天黑以後就向前線去。

等到我到了愛倍拿以後，我又懊悔了，我懊悔不該回愛倍拿來，現在我的全部計劃，却不得不放棄了。

我本來想到司令部去，結束一些未了的手續，但是當我踏上司令部的門口時，一位

勤務兵很急促地說：「路易·格林伍長，你從那裏來啊？費克生少將正在找你呢。」

我不知他老人家又帶給了我一些什麼消息，我忙向他的辦公室跑去，在走的時候，腦海中先預定了一個離開這裏的藉口，但是費克生少將，却並不注意這些，他說：「路易·格林，你快準備一切吧！我們立刻要離開這裏。」

這一個命令，真使我躊躇了，爲什麼事情會這樣湊巧，偏在這個時候，費克生少將要離開這裏呢？當時我只得應了幾個「是」字，退了出來。我的行李早已由那勤務兵替我包裝好了。一會兒，我們就開着車回奎路去了，同行的除了費克生少將以外，還有他的一位書記和那個勤務兵。在車中，費克生少將又發了一個正式的命令，不許把愛倍拿所看見的事情告訴任何一個人。

其實這時我却並不注意着這些事，我的腦海中在計劃着怎樣脫離了他們，重向斐姆去，我也曾一度轉到一個殘酷的念頭，想把他們三人全都置於死地，但是我終於沒有這樣的勇氣。我可以毫不憐惜地殺死那書記和勤務兵，却不忍殺死費克生少將。

到了英軍司令部以後，我暫時得到了一些休息的時間，現在當然已不是我脫逃的時候了，我的心中，只是記掛着那位法國朋友批而。我更抽了一個機會，到裴拉那面去了一次，託她寄出了一個歌譜給她的瑞士姑母，——報告的當然還是關於雪曼·特·當那

邊的消息。

以後的幾天，我時時盼望着來一個好消息——德軍把雪曼·特·當的法軍陣線完全破壞，但是却始終沒有來。我每天注意着官報，知道一面所看到的，只是些關於雪曼·特。當陣地鞏固的情形，雖然也有些小接觸，但是却都是不重要的，於是我知道我的計劃失敗了。顯然裘拉寄出的那樂譜，時間是太遲了。而那位批面，我還是信任他，不會把我出賣，也許他真的已像我的想像一樣，在槍彈下犧牲了。

我已得到了歐戰中最大的祕密，却又把機會輕易地錯過。於是我又開始痛恨我自己了。

二〇 神祕墨水

自從關於雪曼·特·當的工作失敗以後，我又失常了好久，過去的一幕幕情形，重又像電影般升上了我的腦海。自從歐戰爆發的那一年起，我開始了間諜的工作，到現在已是一九一七年的下半年了。在過去我確實經過了不少的困難，在這種困難的工作下，我已得到了不少幸運的收穫。雖然我也失敗了好多次，但是，功過却也能相抵了。然而這一九一七年整整的一年，却使我大失望了。

在我的工作中，感覺到最困難的要算是情報的傳遞。在過去我也曾利用在鋼琴上彈一二曲歌調來傳送消息，我也曾利用哥甯從地坑中直接傳送過情報，但是現在呢，這些都像甜蜜的夢一般消逝，我此刻的助手，却只有裘拉一個女人了。

裘拉她還是住在阿面昂，不過她的那位名義上的母親，已從白土恩遷移到巴黎去了。這樣裘拉就得到了一個很好的藉口，常到巴黎去探望母親，替我把情報交給住在巴黎的德國間諜，再讓他們轉到德國去，不過這種方法，却很不能使我滿意，非但時間上太不經濟，並且危險性也太大，當每一次託裘拉把情報送出時，我總有好幾天的不安甯。我深怕這些在在巴黎的通訊員，會隨便地走漏了消息。

尤其使我失望的，在這一九一七年的下半年中，我幾乎沒有什麼可以報告了。所謂情報，也老是些關於軍隊調動的情形，死亡的估計，以及諸如此類的刻板文章。雖然這些東西在德軍方面也很有用的，但是我總認為不夠興奮。

有一次我駕着車送費克生少將和其他兩位參謀到戰線上去視察，在車中我聽到了他們在討論着某一種重要的問題，從他們談話中所透露出來的一些片斷，我推測到了一個結論：英軍已在比國的那一部份戰線上大規模地進行地雷工作了。

這樣一個情報，至少引起了我的等一部份興趣，我覺得很有送過去的價值，於是次日

的下午，我就到裘拉的家裏，討論這一次遞送的方法。很幸運地在裘拉的家裏，遇見了上次替我帶信的那位瑞士女郎。

雖然只不過隔了半年，但是那位女郎却已改變了不少，她不再像過去一般的怕羞了，她很熱烈地和我握着手。

「你有什麼工作需要我做嗎？」她先引起了我的話頭。

我已好久不把軍隊的情形，告訴給德方了，我看見那位瑞士女郎以後，就想到了託她的意思，那知她却先我開口了，於是我就接着說：「我正有一個很重要的情報託你帶去呢。不過你仍反對文字通信嗎？」

「文字的通信我是很不贊成，牠是太危險了！」她堅定地說。

「那麼還是用上次那方法嗎？」我想起了上次裘拉叫她換短褲的情形，我幾乎發笑了。

「這也不行！」她毫不介意的說，「這一個方法已被拆穿了，有一個女間諜也利用同樣的方法，但是不幸她露了馬脚，在巴塞爾被捕了。所以現在這個方法，只能算做歷史上的陳迹了。」

「這樣的方法也會失敗嗎？反間諜機關的確也很聰明呢！」我驚奇地說。

「事實上也要怪那女間諜自己的不好，」瑞士女郎說，「她在內衣上時常繡了許多漂亮的花紋，但是她却沒有注意那底子的質料太粗劣了，無論如何也不能使人相信這是現成買來的東西。於是引起了一位法國的女稽查員的懷疑，把牠拘捕了，經過幾度嚴酷的詢問，這個不幸的傢伙，就把全部秘密說出了。現在我們怎能再利用牠呢？」

從她的話，我又得到了新的經驗，不論怎樣巧妙的方法，難保不會出亂子的，一個間諜無論在什麼小的動作上，也得十分留意，否則就不免要遭受失敗的。同時我自己慶幸，幸虧我們在第二次應用這方法時，已改變了方式。

過了一會，我又問：「那麼我們怎麼辦呢？」

「要是你的情報不長的話，我倒有辦法。」那瑞士女郎微笑着說。

「事實上我的情報並不怎樣長，也許五六十個字已夠了，比外還得加一些冗長的數字……」

「那麼你準備把牠寫成密碼吧，寫完了我告訴你辦法。」這一次顯然那瑞士女郎在指揮我了。

於是我就坐在裘拉的桌子旁，把我的情報用聖經為根據的方法，編成了密碼，不多一會，我就把牠完成了。我向瑞士女郎說道：「現在我已一切準備好了，請你告訴我，

你的方法吧！」

「這方法是很簡單的，我來的時候帶來了一些隱形墨水。」那瑞士女郎得意地說。當我聽到了她這一句話時，以前的高興全消失了，我想她的才能到底還很幼稚，「隱形墨水」這公開的祕密，也是我們間諜可應用的方法嗎？並且她還說帶來了一些，啊！真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於是我鄭重地說：「隱形墨水麼？這太危險了，你不想到要是有人發現了你的隱形墨水，會送掉你的命嗎？」

「我的隱形墨水是不會被人發現的。」她仍是得意地說，同時她又向站在一旁聽我們談話的裘拉道：「請你給我一些溫水。」

裘拉機械地倒了一杯水給那瑞士女郎，她的臉也像我一樣露出了懷疑的神色。

那位瑞士女郎從裘拉手中拿到了水以後，就把她的一隻襪子脫了下來，把上面的一端浸在水中，這樣過了三四分鐘，我終于不能忍耐地開口了：「不過這是什麼意思啊！」

「這是很簡單的，」那瑞士女郎說，「你想，像我這樣，連一份文字的情報也不敢帶的人，會把那危險的隱形墨水放在身旁嗎？」

「那末這襪子……」我還是疑惑地問。

「我把他浸在我的襪子裏，這樣就不會給人發現了，現在這些墨水却又移到了這杯

內，這不是很簡單的一回事嗎？」她繼續着說。

我開始佩服她的智慧了，但是用隱形墨水來傳遞情報，我總認為太危險了，所以我就接着說：「你的藏隱形墨水的方法，的確是很聰明的，但是要利用它來傳送情報，我却仍不能同意。」

「那是什麼理由呢？」瑞士女郎問。

「理由很簡單，我們現在得到了隱形墨水，還得把它寫到紙上去，這樣就很容易被搜查的專家發現你的祕密。」

「不，我們不用紙張。」她堅決地說。

「不用紙張，那麼寫在什麼地方呢？」我又懷疑地問。

但是那女郎却不回答我的問題，她毫不遲疑地把她的絨衣脫去了，這時她的上身只剩着一件胸衣和襯衫了。

這樣一個動作，不但使我覺得驚奇，就是裘拉也覺得懷疑，她輕輕地向我說：「這是怎麼一回事啊！」但是那位瑞士女郎却還是繼續她的工作，她又脫去了胸衣，脫去了襯衫，最後她光潔的上身全都露了出來。

我呆呆地看着她這些舉動，注意以後的進展，我幾乎難以相信這是事實，——一位

怕羞的姑娘，在六個月中居然會變得這樣的大方。

這時候，那瑞士女郎不慌不忙地從她的手提皮包中拿出了一根編結絨線的骨針來，交給我說：「把這個當作筆用，把你的報告用這隱形墨水寫在我的背上。」

現在我當然不再反對這個主張了。於是我就用那針蘸了一些隱形墨水，把我的報告寫在她的背上。裘拉却始終站在一旁看我工作。雖然只有五六十個字的情報，但已把她整個的背部寫滿了。不久，那背上的水印全都乾了，絲毫不露出一些曾經寫過字的痕跡。我敢不相信這上面有帶我手寫的一低情報，於是我問道：「你能確信這樣會完全顯出來嗎？」

「那當然，請你把煤氣燈開起來，讓我表演給你們看吧！」

裘拉立刻把煤氣燈開亮了。那瑞士女郎就走向那煤氣燈的旁邊，把背部靠着那燈，我也跟着過去，看這一個不可思議的把戲。

三分鐘以後，那女郎的背上漸漸顯出了一些字的痕跡，起初是淡褐色的，後來又變成深褐色，最後把我剛才寫的情報很清楚地顯露了出來。於是裘拉和我都開始大笑了。

裘拉把那煤氣燈熄滅了，那瑞士女郎就走向通風的地方休息，五分鐘以後，她的背上又像先前一般的皎潔了。於是她很留心地上穿了襯衫、胸衣、和那絨衫。

這時我又想起了一個疑問，我說：「這字跡不會被襯衫擦掉嗎？」

「那是可能的，」她說，「要是摩擦得太厲害，也許會看不清的，所以我要小心從事啊！」

「但是在長距離的火車中，却難免很厲害的摩擦啊！」

「這就是最大的困難了。但是我必將盡力避免，在火車中我預備搭臥車，這樣也許可以減少一些摩擦，並且我這件寬大的胸衣，也很可幫我一些忙呢！」她說完了這樣幾句話後，就提了那手提皮包，向我們告別了。

她走後，我對裘拉說：「一個聰明的人的進步真快，像那位女郎在六個月前還是毫無經驗的，現在居然會想出這樣聰明的方法，我真有些慚愧呢！」

「真的！」裘拉笑着說，「這個孩子改變得太快了，六個月前還那樣怕羞，現在居然會大胆地在你面前露出她整個的上身，她真是一個人才呢！」

我想起了剛才的一幕滑稽把戲，不覺又哈哈大笑起來。暫時我忘却了這半年來所受的小小的失敗。

一一一 嚴重的命令

九一七年在俄的整頭我集中過去了。

一年真是最不幸的一年，除了在瑞士女師替我用那巧妙的方法傳信以後的幾天外，我差不多整年過着沉悶的日子。費克生少將還是做着他的老事情，有一個時期他全是在火軍戰線的南部，這也許是使我工作不能順利進行的一個原因。

是九一八一年降臨了。在新年的第一個星期，我帶着一顆憂鬱的心，到裘拉那裏去，想在另一方面找尋些安慰。當我們見面以後，她就告訴我，哥富干那邊剛派來下一個送信人，帶來了幾件訓令，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希望我到瑞士去一次，因為哥富干要想見我；倘使我暫時不能離開，那末他自己要冒險來找我了。

一個口信，又使我的精神振作了起來，顯然哥富干一定有甚麼重要的事告訴我，否則他決不會這樣鄭重其事的要求親自見我的。本來我已沉悶了好久，這一次也許是我活動的機會了，說不定我會造成一個偉大的奇蹟，補救以往一年的失敗呢？於是我就託裘拉發了一個消息，說我在這幾天內到瑞士去會見他。同時我又和裘拉商量了一個請假的藉口。

這時正在冬季，瑞士方面的冬季運動正在盛行；同時有一批被德軍擄去的受傷俘虜正被送到瑞士去療養。我是善於冬季運動的，並且我還可假造一個被俘虜去的朋友來信

要我去看他，這樣我就有了請假到瑞士去的理由了。

事實上我已好久沒有請假了，並且這時候麥克生少將也並不怎樣需要我，所以我毫不困難地完成了請假的工作。麥克生少將並且允許替我辦理那必須的手續。——不過就是這樣，已夠麻煩了，我足足等了兩個多星期，才得到了一切必要的證明文件。

在一月的最後的一個星期，我終於坐在開往瑞士去的火車中了。當然我是不穿那卡其布的制服的，我的行李中也並不藏什麼違禁的東西。在這一個人難得的機會中，我自然不會忘記帶幾個情報，不過在車中的搜查是很嚴格的，我却不願露出絲毫的痕跡。所以在事前我費了幾小時的時間，才想出了一個好查的方法。——我把英軍在法國的戰鬥序圖的詳情，都藏在一副紙牌中。

我先把那紙牌照他的形式分成四段，依照他的陸軍圖表排列了起來，再以心形、菱形、鋤形、三葉形的次序，把全部紙牌重疊了起來，這樣一副紙牌整理好了，就可用來代替五十二師軍隊。然後照那軍隊的排列，依次把代表的紙牌抽了出來，重行疊好。

當然這樣一副紙牌，是不致於使人懷疑的，所以雖然經過了幾次嚴密的檢查，我仍得不安的到了瑞士。在中途我也曾担了些心事，只怕檢查員會把我那副紙牌的次序搗亂了。但是事實上却沒有遇到這回事。

我到了瑞士的國境，立即到裏邊的一個小旅館中歇了下來，到天黑時我才離開了這個小旅館，小心翼翼地走向那位置在郊外的德使館。我一到德使館，便向那位浦羅少校報到，這時哥富干還沒有來，少校殷勤地和我談話，他告訴我這使館中的安全設備，後來他發覺了我對於他的談話並不感有興趣，他託詞走開了，於是他叫一位書記來招待我。

這一位書記更討厭了，他嚕嚕噁噁地問我許多問題，要我告訴他我刺探消息的方法，但是都給我含糊敷衍過去。事實上這時我的口雖然在和他談話，我的心却在想着哥富干，爲什麼到這時候還沒有到來？

過了半個多小時，突然有一個人推門進來，我也忘却了旁邊的那個書記，忙撲了過去，我熱烈的和那人拉着手。——原來進來的正是我那位三年不見的老朋友哥富干。

我們就在這使館中進了晚餐，飯後室中只剩我和哥富干兩個人。於是我們就談了一會在過去三年中變化的情形，哥富干很佩服我用的那些方法，後來他說：「路易，你這三年中發明的方法，真不少呢？不過我認爲最有趣的，要算你那次託一個瑞士女郎帶來的玩意了。這種方法真巧妙得很呢！」

我聽了哥富干的話，不覺又想起了那次的情形，幾乎笑了起來，我說：「事實上那

却不是我的發明；這全是那位女郎自己想出來的呢！不過那次的報告，你收到了以後沒有發生效力呢？」

「這一回，你的功勞確實不小呢！」哥富干說：「我得到了你的報告以後，立刻把英軍在佛蘭特一帶地雷活動的警告交給了有關係的當局。一星期後，你的報告，果然被證實了。一天，在前線的戰壕中，有一個我方的兵士偶然看見一隻小鳥在無人的地帶，跳來跳去，好像探索着什麼東西，過了一會，在對面的英軍突然集中了鎗彈向那小鳥射發，後來連許多塹壕也開始活動了起來，於是引起了我軍的懷疑，晚上，派了一個兵士去探察，當他回來的時候，帶來了兩根金絲雀的羽毛。於是那英軍小題大做的目的，被我們發現了。他們所以要打死那隻鳥，就是爲着恐怕牠破壞了他們的祕密，事實上祕密終于被我們揭露了。因此在這一次的戰事上，我們得少犧牲不少的兵士呢。」

哥富干這樣長的一段故事，我聽了也覺得很有興趣，等他說完了，我就接着說：「那次的事確實是很有趣的。不過要是你不派那瑞士女郎來，我也真的會沒有辦法呢！」

「路易，你在英軍中對於戰事的消息也很熟悉麼？」哥富干突然轉了話題。

「在西部方面我知道得很多，但是在東部却差不多全然不知道了。」

「你也知道俄國已經退出了歐戰嗎？」

「是的，我也曾聽過這個消息，但是我還不能十分相信。」

「那末，你當然已經明白俄國的崩潰是什麼意思了。從前我們在俄國約有一百萬兵士，現在大部份已調到法國去了。」

「我方有什麼新的戰略嗎？」

「這戰略是很明顯的，我們準備在最短期間結束戰事。你也許已聽到美國將參加協約國的隊伍了，她參加了進來，對於我們是很不利的，所以我們必須在她還沒有集中力量之前，把歐戰終結。換句話說，就是必須在美國可以運用她的武力之前，把英國和法國的軍隊打倒。」

「我們將在什麼時候發動呢？」

「在仲夏，或者最遲在秋季就要發動，要是戰事延長到一九一九年，那我們就沒有勝利的希望了。」

「在仲夏……」我聽到哥富干那個消息，不覺興奮了起來，但是那時間是太短促了，所以我表示懷疑的應了這一句。

「是的，我們一定能夠在仲夏發動這偉大的攻擊，我們現在已有很優越的人數支配在戰場上，隨時可以前進。我們先要打倒英國！再打倒法國，」哥富干看出了我的懷

裏，所以堅定地說。

但是他的話却提醒我的一個意見，我過去曾發現過法軍散漫的情形，要是這一次的攻擊能從法國方面着手，似乎是更爲容易，於是我就建議說：「爲什麼不先攻法軍呢？事實上法軍不是比英軍容易打得多嗎？」

「正因爲法軍容易打，我們才要先攻英軍，我們只要使英軍和法軍分離了開來，把英軍趕回英吉利海峽，那打敗法軍，就可像囊中取物一般的容易了。」

「哦！我現在明白了。你特地叫我趕到這裏來，就是要告訴我這消息嗎？」我這樣問。

「除了這消息之外，還要希望你做一些工作。」

「要我做什麼工作呢？是不是要我採取英軍對付的情形？」

「不，這一次的工作要特殊一些了。」

「是叫我做一點煽惑敵方軍心的宣傳工作吧！」

「也不是，事實上這一次的工作一定是很能使你興奮的，我們要你來打勝仗！」哥富干說的時候，態度異常的嚴肅。

「要我來打勝仗，這真是驚人的事呢！」我懷疑着說。

「的確這工作是驚人的，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夠勝任。你一定明白英軍方面前線的南部是配置得很薄弱的，他們集中注重點在北部一帶，全部的後備軍都集中在北部，要是我們突然在南部發動一次大攻擊，那麼在三天之內，英軍的後備軍還不能調到南部去，所以我們必須在三天的時間內，打一個勝仗。」

「那在事實上也可能嗎？」我懷疑地問。

「當然，我們在這一方面的軍隊是遠超過他們啊！」

「那末我可以做些什麼工作呢？」我在哥富干剛才所說的計劃中，簡直找不出一個是我可以工作的地方，所以這樣問。

「你的工作嗎？就是搗亂英國的後備軍。」

「我怎樣去實行這工作呢？」我有些懷疑我自己的能力。

「照我們一方面的估計，在英軍方面扣留着八萬個德國俘虜，所以我們希望你能在我們發動進攻的那一天早晨，在這些隊伍中發動一次叛變。」

哥富干說出了這一個方法後，我真高興得不能自制了，這一個力量的確是很大的，想不到這偉大的歐戰，將會在我的手裏結束呢！於是與齊地說：「實際的方法，當然留給我去想了，不過進攻的日期呢？」

「這現在還沒有決定，總之你在三月的第一個星期中，把一切準備好，等候我們的命令，我將會派人把日期臨時通知你的。」

以後我們又談了許多零碎的話，直到早晨，我才回到那裏恩的小旅館，老闆看見我這樣早從外面回來，很覺驚奇，我和他招呼了以後，好像無意的吐出了一句：「你們裏恩的女人真不錯呢！」於是老闆就明白了我的一切。

我在瑞士安逸地留了一個星期，參加了幾次冬季運動，最後我又搭車回到了法國，在歸途上，我的腦海中始終徘徊着我的偉業。

二二 準備起事

在哥富干那裏，接受到那偉大的工作以後，使我立刻興奮了起來；這的確是一個偉業，倘使我能夠做成這個工作，以後就沒有什麼工作可做了，我可以在萬衆歡迎聲中，回到我的故國，並且我這英勇的事蹟，也將永留在同胞的腦海中。我一定要犧牲一切——犧牲我的職位，甚至犧牲我的生命去完成這一個偉業。所以我回到英軍司令部以後的幾天，差不多每天在計劃着這事的進展，我的頭腦中充滿了許多計劃，但是大部份像曇花一現般立刻被我放棄了。

最後我才決定了第一步計劃，我要先去調查一下俘虜們的狀況。

正像哥富干所說，在英軍方面有着近八萬的德國俘虜，其中有一半以上都被扣留在法國，這些俘虜，都被逼在前線做着苦力，他們在砲火下做埋葬死人的工作，以及其他他們不願做的事。危險時時在威脅他們，使他們不願留在前線。但是武裝的兵士却監視着他們不准逃亡。

這一種不人道的方法來看待俘虜，其實是國際公法上所不允許的，根據「海牙會議」的決定，不能用俘虜到前線工作，但是這不過是一個偽善的點綴品罷了。在戰爭的時候，誰會去重視這一個死的條文，戰爭是沒有規則的，沒有公理的。無論那一方面，都只知道減少自己的犧牲，增加敵人的犧牲。於是犧牲敵國的俘虜，就被認為必然的情形了。

不久我調查明白了俘虜的組織，我發現在英軍第五軍的駐在區域中，有七千多個德國俘虜，他們每五百個人被編成一隊，每隊有三十個武裝英軍看守着。這些俘虜被逼着在前線工作，甚至有一部份還實際去參加戰爭。不過英軍待他們，却還公平，並不怎樣虐待。他們每天所得到的糧食，雖不及一個正式的英國兵，但是比較在德國却已好得多了。所以在這一個境遇中，要設法激起他們的責任心，要他們興起一個非凡的事變，事

實上的確也很不容易。

時間不允許我再躊躇了。有一天的早晨，我就獨自開着車子到那些俘虜工作的地方去觀察，沿路看見許多俘虜都忙着在築公路，有極少數的英軍懶懶地看守着，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必須冒險地幹一下了。

當我把車子開到羅雪阿那地方時，我故意把車子猛然一煞，讓他掉在溝裏了，於是我就慌張地跳出了車子，走向一個看守的英軍那邊向他說道：「對不起，我的車子跌在溝裏了，我想請你叫幾個人幫我忙一下。」

那英軍看了看我的制服，就很客氣地允許了我的要求，他讓十幾個德國俘虜跟了我走向那出事的地方，這地方離開守衛的英國軍不很近，所以我才得到了一個機會，把那些人打量了一下，我選定了中間一個年輕的伍長，做我的對象。

我們到了出事的地方，這十幾個人，就照我的指示，用力拖那車子出來，我立在那個年輕的伍長旁邊指揮。我乘其他許多人正在努力工作的時候，突然在那伍長的耳旁，用德語低聲說：「拿着這個，在無人時把它看一遍。」說着我立刻把預備的一個小紙卷，塞在他手裏。

那青年伍長聽了我的話，突然一呆，但是他立刻把我的東西接了過去，臉上也回復

了錢靜。

我應用的這一個方法，事實上是最危險的，要是他把我出賣了，那麼我的生命就立刻交給他了，我在那紙上明白地寫出了我的計劃，並且還告訴他表示意見的方法：

——要是明白了這訓令中的意思，而準備去實行時，則在你下次見我時哼一下鼻涕。

這一天我的旅行，只下了這一個種子。第二天，我又開了車向道路上進發，經過那青年伍長的旁邊時，他果然哼了一下鼻涕，我知道我已得了初步的成功。

費克生少將這時尙留在司令部中工作，所以我就得到了很多出外的機會，我曾在七八隊俘虜中下了種子，其中一部份，立刻就給我同意的回音，其他的一些，雖然沒有給我回音，但也並不出賣我。我現在所盼望的，只是哥富干那面的消息。

在二月的末梢，我得到了一個英軍俘虜的信：

「……我將被送回國了，也許在三月十一日那天可以重回祖國了。我很想能見到你，但是你能告假嗎？……」

我希望你在三月十一日之前，能寫一封最後的信給我，因為那將是最後一次了。你能寫幾行（lines）嗎？……」

當然我明白這是哥富干給我的警告，三月十一日正是我那期望的日子，他要我寫幾

行，其實也是一個暗示，他的目的是要我報告一些前線的陣勢。

自從瑞士回來以後，我已好久沒有到麥拉家裏去了，在三月的第一天，我就帶了英軍配備的消息到阿爾昂去，我也來不及向裘拉報告過去的事，就把那情報交給了她，叫她用安全的方法把他發出。我這一個情報，不過是些代表英軍某某團的數目，所以她毫不思索地拿出了一個小孩用的氈布，在上面用十字布的針法繡了許多動物，當她工作的時候，我安閒地休息着，過了一會，她把工作告成了，她要我仔細的檢查一下每一個動物的針數，和我的報告上的數字，有沒有錯誤。等我檢查過後，她就寫了一封信給她瑞士的姑母：

「我記得三月十一日是小米五歲的生日了。許多麻煩的事，不允許我親自來慶祝她的誕辰。我做了一個不像樣的東西，算做禮物，大概你不會見笑我吧！……」

這樣我們就一同走了出來，她那郵務局去寄她的信，我却回司令部去了。

以後的幾天，我的工作格外緊張了，只要有一些機會，我總是趕向俘虜的隊裏去散播種子，傳送命令。這時我已發動了十多隊的俘虜，我的區域除了第五軍駐在的場所外，更擴展到了第三軍的駐在地。

我本來的計劃，想在這一個時期發動一次極大的叛變，叫那些俘虜們中有勇氣的人

去進攻他們的守衛，發動一次遊擊式的戰爭，轉移英國後備軍的視線，讓前線的我軍可以得到一個極大的勝利。但是後來我發覺這個計劃是不能實現了。三月十一日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一天天迫近了，使我來不及把每一個份子激動起來，去幹那忘却了生命的事情。於是我把原定的計劃改變了一下，我要他們來一次總罷工——在三月十一日的前一天，——這一個事變，至少也能吸引一些英軍的注意，但是參加的俘虜，危險性却可以小得多，我發佈這樣一個命令，當然也容易成功了。

不過有一隊俘虜却給我特別注意了。這就是我第一次散播種子的一隊，這一隊裏有着我一個信任的人物——那做着領袖的青年伍長，我自認一定可以給我利用來一次驚人的事變，這樣我的大叛變計劃雖然不能實現，至少也有一隊人會武裝叛變起來，我也可得到一些安慰了。

於是我決定給那青年伍長一個堅決的命令。我要和他當面談話，在事實上是很困難的，所以我要給他信息，我總是利用一個老方法，把消息寫在紙上，在我開車經過他身旁時，把牠當做廢紙一般地從窗口拋了出去，這樣的方法，雖然也很危險，但是因為我絕對信任他不會把我出賣，所以終於應用了。

在三月八日那天下午，我又從汽車窗口中拋出了一張廢紙：

「我們的時間到了。在三月十日那天，你這一隊就要開始叛變，你們可以拒絕工作或做種種不滿意的表示，尤其注重要在營中高聲地唱着革命歌，叫喊反動的口號。這樣英軍方面一定會用武力來威嚇你們，但是你們不必怕，他們不會向你們開鎗的。到了三月十一或十二日，英軍一定要把你們撤退到後方去了，這時你們就要勇敢地去攻擊那些守衛，把罷工的形式變成了真正的叛變。無論怎樣的困難或犧牲，你們必須把那些守衛克服，從他們的手中得來武器，同時佔領當地重要地點，掘壕防守，乘機奪取更多的軍火，或襲擊路過的英軍。你們完成了這一劃重大的責任，那末最遲在十三那天，就可被遣送回國了。」

「記住！發這一個訓示，就是德皇的意思，所以你們是沒有理由可以拒絕的。一個勇敢的男兒，應該把爲國家犧牲當作他自己應盡的義務！必要時我會親自來參加你們的隊伍。」

我發出了這一個命令後，就回到營部休息了，我想着這一幕驚人事件的發展。第二天早上，有一個冒充法國新聞記者的人來看我，我們在一間小室內談話，其他的人都在忙着他們自己的工作，無暇來注意我們，於是我們得盡情地談話了。

我早已知道這人的來歷，所以當我發現沒有人在我身旁時，我就問他：「你剛從境

士來嗎？」

「是的，我本來早就可以來見你了，但是在途中被事就攔了。所以遲了兩天。」

「你有什麼新聞嗎？」他是一個記者，我這一個問題，就是有人聽見，也不會發生意外的。

「聽說德軍方面預備把一些俘虜送到瑞士。但是不知爲了什麼，他們把出發的日子，從三月十一日改到了三月二十一日了。」他坦然地回答。

立刻我明白了，德軍已把進攻的日期展期了。於是我們又談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話，那位自稱新聞記者的我的朋友就向我告辭了。

等他走後，我幾乎痛恨得發狂了，這一個倒楣的消息，把我全部計劃粉碎了。我不是已佈置好了一切進行程序嗎？明天，我的伙伴將要實行我的命令了。但是現在德軍的進攻改了日期，我將怎樣去通知我那些伙伴呢？

事情真變巧，偏偏在這一時期，麥克生少將突然大忙特忙起來了，他從這一命令都到另一個司令部，我也跟着他到處到另一處。這樣我就很少獨自出外的機會，我費去了不少的心機，方才把延期的消息，通知了三隊，其餘的却都來不及通知了。

三月十日總手到了，這一天有十一隊的俘虜開始罷工了，在司令部中常聽到了「俘虜

營發生騷動了」的報告，後備軍的部隊急忙調到俘虜營中去彈壓，費克生少將也出動了，總之，整個司令部顯得異常的緊張了。

我跟着費克生少將到一個俘虜營去鎮壓，我只見我的那些同胞堅決的不願工作，他們有的只是躲在篷帳中不肯出來，有的在鐵絲網圍起來的場中齊整步伐地走着，唱着。他們雖已實行了我的意志，但是我欺騙了他們。

德軍的計劃是不錯的，英軍後備軍的視線確實全注意在俘虜營了，但是可惜這行動早了十大。終于我的工作還是失敗了。

二二二 俘虜營的叛變

俘虜營罷工的事件，不久就結束了。那些德國俘虜看見沒有什麼響應，也不再堅持了，總之我的偉業已經失敗了。那些俘虜上了我的當，不知將怎樣痛恨我呢？即使我要想再來一次事變，恐怕他們也不會相信我了。

這一次的事變却也不會引起更大的不幸，英軍始終沒有開鎗，所以並無一人受傷。不過每一隊中却加了幾個守衛。更幸運的，我最注意的那一隊，他們在事前得到了我的通知，沒有加入事變，所以被英軍認做可靠的一隊，一切還保持着常態。這樣我至少還

有數百個人可以給我利用，要是日期不再改變，發動一次局部的叛變，還不至發生鬧亂的。

三月二十日的深夜，費克生少將派我送一位軍官到司令部去，在回來的時候，我的車突然在途中遇險了，車身全部被毀，我自己也受了一些外傷，我支持到一個野戰病院去醫治，同時我又打了一個電話到我的司令部。這時費克生少將並不在司令部，我便把撞車的事以及受傷的情形告訴了一個同伴，我要他等費克生少將來時告訴他，並且我還告訴他大概一、二天內我不能離院呢！

其實這一次的撞車，完全是我做成的圈套，我不過設計佈置了一個時間的證人。我預備在二十一日的清晨，親自領導那俘虜隊舉行一次叛變，有了這樣一個事實證明，就可不愁人來懷疑我了。

二十一日清晨，我悄悄的離開了那野戰醫院，我的離開是沒有人注意的，所以這醫院中只記着我進院的日期，却沒有我出院的日期。

大約剛敲過五點鐘的時候，從東方傳來了一陣陣隆隆的聲音。漸漸地這聲音會愈來愈響了，我知道大進攻已開始了。這時我已到了那隊俘虜的所在。當他們發現我時，那青年伍長就把火點了起來，那是發動的信號。於是監視着那些守衛的俘虜們開始動作了

，他們六個人處置一個英軍，在一分鐘之內，把八個守衛的英軍都勸死了。

我在一個死人的手中拿過一枝槍，立刻喬裝成一個守衛的英軍，那青年伍長指揮幾個俘虜剥下死人的衣服，他自己穿了一套，並且又指定了七個俘虜，穿上了死人身上脫下的制服。八個死人却被埋在一大堆藥箱的材料中。這一個青年伍長的才能真使我佩服，在五分鐘之內，把一切都完成了。

於是我就率領了我的隊伍，向赫萊那地方前進。我暫時做了三百個俘虜的司令官，在我這隊伍中，只有八個人帶着步槍，其餘都是拿着他們築路的工具——鋤頭和鍬子，雖然軍備是這樣的可憐，但是值得我驕傲的，在我的隊伍中沒有一個貪生怕死的人。我們在進行的時候，沿途也曾遇到少數的軍隊，但是幾個英軍率領着一隊德國俘虜，在那些地方是司空見慣的，所以毫不引起他們的懷疑。

在我們路過比倫哥的時候，突然看到有兩個戴着紅帽子的憲兵從前面過來，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路旁沒有其他的人，我把計劃簡單地告訴了我的部下。這時那兩個憲兵已走近我們了，我立刻命令我的隊伍停止前進，我走前一步，喊住了這兩個憲兵，問他們的路徑。

他們兩人果然把馬勒住了，於是我就拿了一張地圖，走到那兩個憲兵所騎的馬的中

間，我的那幾個喬裝的英軍，也跟了我向前，他們分立在那馬的兩旁。當這兩個憲兵正彎了身子在看我那地圖的時候，有兩個伙伴，突然舉起了槍托，向他們的腦後猛烈地打了下去，其他的六個人，分別把他們從馬上拖了下來。一個憲兵立刻被打死了，但另一個却還沒有失去知覺。我知道這一個人是不能讓他活下去的，於是俯下身去，用我的手指緊握住他的喉道，不久他的眼珠睜了出來——他死了。

在過去我也曾殺過一個人，也像這一次一樣用手指握住敵人的喉頭而把他勒死，但是那時我是不會留意的，這一次我却下了決心。那次被我勒死的那個法國間諜，也像這一個憲兵一樣睜大了眼珠，但是那時會使我精神上一度覺得恐怖，這一次我却仍很鎮定。我現在熱血在沸騰着，我正計劃着殺更多的人，死一二個敵人又算什麼希罕呢！

我發令叫兩個俘虜立刻去剝下死人的服裝，我把肩章、紅帽子和一匹馬拿來自己用了，另外一份給了那青年伍長，多下的兩套制服，在隊中選了兩個能說英語的俘虜，叫他們換上了，又命令他們走到另外兩個俘虜隊中去煽動。至於那兩個死屍，當然是埋藏了起來。

我們繼續着前進。到克萊賽的時候，我突然想起了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我這一隊俘虜要是在天晚時不能到俘虜營去報到，那末一定會引起許多麻煩，所以立刻到這村莊某樓

關中借打了一個電話到那俘虜營中去，我推說第五軍中的一位長官，叫我來通知一聲，那一段俘虜被借用到前線去工作了，正式的文件等備好後立刻送來；不等他們發問，我隨即把電話掛斷了。我仍率領我的部隊向前進行。

在利白蒙的東面和南面各有一個森林，那裏可以把全隊掩護了起來，所以我們就決定那南面的一個森林為眼前的目的地，今晚我們要在這裏過夜了。差不多沒有發生事變，我們平安地到達了那個森林，立刻堂皇地砍伐木材，建築防禦的工事。最後我就命令我的部下休息，準備那未來的事變。

趁這個休息的時候，我向那些俘虜作一次懇摯的談話，我鼓勵他們繼續努力，要他們每一個勇敢地為國家效勞。同時我把自己的計劃告訴了他們，事實上這已是多餘的了，那些俘虜早已明白了他們的責任，他們早已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了國家。

晚上，我帶了八個穿英軍制服的人，到利白蒙去。在白天路過這裏的時候，我就覺察了這裏有幾個臨時軍需站，現在我想乘這個天黑的時候，去劫掠一些，雖然這工作是大冒險了，但是我們却毫不顧慮。我更身先士卒，單獨一個人前去偵察，我發現每一個軍需站中有一個伍長率領六個士兵看守着，其中有兩個士兵在担任着巡哨。

我知會了我的那個部下，一同前進，我們那寶貴的制服，便我們得堂皇地走到了一

個軍需站，出其不意的先把那兩個哨兵勒死了。然後我們又一股作氣，走進了那用軍火箱建的小屋中，這時那另外的幾個看守兵正熟睡在那裏，於是我們靜悄悄地送他們上了死路，我命令每一個部下處置一個死人——剝他的衣服，搜索他隨身的軍需品，另外的一個跟着我搜索這軍需站。

這樣一個小室，搜查起來是很簡單的，不久我就發現了我所找尋的東西，那是十二隻彈藥箱，中間滿藏着槍彈，還有幾袋無煙火藥，我就命令我的部下先把無煙火藥拿來散播在小室的每一角，這時另外的七個人，也已完成了他們的工作，於是我就叫他們每人儘量裝一些槍彈，然後先回森林去。我自己留在這裏做善後的工作，等他們已走得很遠時，我就點燃了導火線，飛跑着離開這小室，等到這導火線燃着了火藥，立刻就爆炸了，但那時我已到了安全的區域。

我這一次的夜襲，得到了完滿的勝利，我們的收穫是：七套軍裝，七枝步槍，許多槍彈，還有一枝舊式的機關槍。這一個勝利，鼓起了我更大的野心，於是我就分派了三小隊的人，分頭去勦掠軍需站。但是他們沒有像我這樣的成功，直到黎明只回來了二隊，帶來了十多枝步槍。

現在在我的隊伍中，也已有了相當的軍備，這樣使我不覺高興了起來，在黎明時，

我們就向着東方出發了。

從昨天下午起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吃過一些東西，加上一晚的沒有好睡，所以有幾個同伴，已呈現着支持不下的狀態。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這樣非但會分散我們的精神，也許會引起什麼反感，使我的工作全部破壞。於是我就叫隊伍暫時在路旁停下來，派幾個人去找尋食物。

過了一會，有一個俘虜來報告了，他說在前面的路旁，發現了一輛被遺下的運物車，在車中有一些豬肉和一些豆。全隊的人聽到了這一個報告，都興奮了起來，整着隊跟那報告者向前進行，一會兒就走到了那棄車的所在，一匹死馬橫倒在地上。於是我叫幾個人把車中的東西拿了出來，平均支配給每一個人，雖然這並不是什麼名貴的東西，但是已吃得他們十分高興了。

我乘這一個機會，再和他們作一次懇摯的談話，我要使他們提起最高的責任心，忘却目前的困迫，換句話說，我要使他們也像我一樣地去犧牲一切。

我說：「親愛的同胞啊！你們拋却了安定的俘虜生活，跟着我冒險地旅行，你們的勇氣，不但使我欽佩，更使我們全國的人欽佩呢！昨天你們固然已整整的受苦了一天，幹了許多不尋常的事情；不過那還只是一個前奏，只是在一個正劇前的小戲，我們的正

劇，到現在才將開始呢！現在我們已將近火絀了，我們要來幹我們的正事。在十二小時之內，我們必須決一死戰。我們是起了大無畏的精神，忘却了生死，奮勇向前奪取我們的勝利。朋友們！你們不要怕危險，你們更不要怕困難，只要我們有毅力，一定不會失敗。我們是德意志的好男兒，所以我們要完自己的一切，貢獻給我們的祖國！記住着「犧牲一切」就是我們的責任！也就是我們無可避免的義務。……」

「對，我們要犧牲一切！」戈而——那位青年的伍長首先響應了。接着整個隊伍中的人都喊出了這樣的話。他們的精神更興奮了，顯然他們已最高責任心，已被我激發了起來。

於是我又接着說：「朋友們！你們這樣的精神，更使我相信我們一定能夠得到成功，你們不是已經能夠聽到那隆隆的砲聲嗎？顯然，英軍的戰線已被我們的軍隊打破了，現在我們必得來利用機會了。離開這裏不遠就是那克洛塞運河，我們的軍隊一定會從這裏渡河過來，所以我們要立刻趕到那裏，掩護他們渡河！雖然我們的軍火並不怎樣多，但是我們也得奮勇的作戰！這是我們最後勝利的時期，我們切不可把這輕易放過，德意志的健兒們！我們快整齊起隊伍！」

不到二分鐘，我們又繼續前進了。我全神注意着那隆隆的砲聲，我們循着那砲聲向

箭走去，全隊中每一顆心，都在劇烈地跳動着。

我們順路前進，差不多沒有遇到一個人，但是更向前時，突然發現有一隊四五十人的英國兵，正向我們方面過來，他們的隊伍已排列得不怎樣整齊，我知道他們一定是從前線退回來的，這是我們劫奪軍火的好機會，於是我就發命令叫那帶機關槍的人快開槍，立刻這一隊可憐虫，全都犧牲了。我們上前把他們的軍裝和軍火都奪了過來，至于那些屍首，却不再想去埋葬了。

現在我們的隊伍中已有半數的人有了武裝，並且我們還有了二枝從英軍那裏得來的榮幸的機關槍。

三四 光榮的勝利

哥當干本來的意思，是要我在俘虜隊中，激發一個偉大的叛變，轉移英軍後備隊的視線，但是這一個工作，我是失敗了。我的確也曾完成了我的使命，可惜太早了十天。

不過大的叛變，雖不能造成，一個局部的叛變，却終於給我造成了。我現在已有了——一個擁有二百個人的小隊伍，我已有了近一百枝的步槍和充足的子彈，更有二架並不新的機關槍。這樣的一個陣容，雖不能擾亂那龐大的整個的前線，但至少也能使一小部分

的前線的敵軍，弄得縮手無策。現在我就要實行這樣一個目的了。

在行程中，我拿出了隨身所帶的地圖，發現在克洛塞運河的左岸一個叫做麥賽的小村，那村東南二哩，有一個上面有森林的小山。這是形勢很好的地方，我立刻把他選做了我們的目的地，帶領了隊伍向這方面進行。

當我們正走到這地方的附近時，我發現了一小隊的砲隊，好在我們穿的是英軍的制服，所以全不使他們懷疑的走近了他們身旁，立刻請幾個砲手就不明不白地送上了鬼門關。

的確，在過去一天中，我們已殺死了不少的英軍，每次所用的手段，都是很不明不白的，我們都是用了奸詐的方法，使他們走上了死路，但是一切的戰爭，根本不過只是些不明不白的暗殺罷了！我的手段，却一些也不承認是卑鄙的，醜惡的。

我們的隊伍，走上了那被森林掩蔽的小山。這裏是我們正式的戰場了，那偉大的一幕，立刻就開始了。於是我就發命令，叫那些喬裝英軍的德國俘虜，重再恢復他們的本來面目。我們走到了那小森林的東邊，看見有一隊巡邏砲兵正在開火，我就發命令在他們的側面攻擊，這些砲兵發現了他們腹背受敵，立刻慌張了起來，但是大多數的人，還來不及轉念逃走，已被我們打死了。這一場片面戰鬥的結果，只被逃走了三個砲手。

——其實這三個人，也是我故意把他們放走的，我這一次的不全都撲滅他們，是有着很大的目的，我更想借他們的嘴，在英軍中替我傳播一些消息，我要使英軍知道我們的叛變，惑亂他們的軍心。

我的隊伍中，也有着不少德國砲兵，我把他們都選了出來，叫他們每四個人管理一個砲，檢查那些砲的情形，預備開始轟擊。

一個死人的身上，留着一架望遠鏡，很幸運的被我發現了，我借他來觀察附近的情形，看見在裴賽有一些英軍佔領着。因此，我就發令叫那些砲手，集中砲火向那個村莊轟擊，在望遠鏡中我發見那些英軍茫然地向各方亂逃。我立在山崗上指揮作戰，仔細地望着那些潰退的敵軍，我又派出了許多步哨，和傳令兵。在這附近一帶，已全在我的控制中了。

當我正在仔細地用望遠鏡觀察那些潰退的敵軍時，突然發現這些敵軍止住了前進。他們重又向我方衝了過來，顯然他們是要來攻擊我們了。於是我就命令全隊的人準備開火，我把隊伍在隱蔽的地方分別佈置了起來。

不久，那一隊英兵已衝了過來，他們已走上了斜坡，準備向上衝來，他們發着連密的槍聲。但是我們却反而鎮靜了，我已告訴他們，不給我命令，不許開槍。

現在已是下午五點鐘的光景，天並不怎樣亮，再加上這小山有森林掩蔽着，所以我們得安然送過了那英軍的槍彈。

那些敵軍，借着機槍的掩護，已衝上了山坡的一半；我知道這已是我們步槍射程可到的地方，於是我就發了一個命令：「兩槍！」傳令兵把這命令，分別告訴了埋伏着的人，立刻排槍開放了，這一隊兵士很不幸地一個個倒了下去。我們是勝利了！

在我一手包辦的戰爭中，我們已得到了不少光榮的勝利，我已使英軍死傷了五百人，擄獲了兩中隊的大砲，毀壞了一個臨時軍需站，並且還在英軍中多了三個散播消息的種子。無可懷疑的，我已得到了滿意的成功。那末我還要什麼呢：守住這個山頭吧，當然不是必要的，現在我要設法送這一隊俘虜回故鄉——像我允許的一樣。

天已漸漸地黑了。我就把那青年伍長召了過來，我說：「戈爾，天快黑了，我們這一齣戲，也該閉幕了，請你把那些步槍和傳令兵集合起來，我們要準備離開這裏了。」戈爾立刻把我的話實行了，這時四周是寂靜的，我們的一隊又集中在一起了。我又向他們談話了。

我說，「我們今天的工作，是太偉大了，現在我們將把這齣戲結束了，諸位也可以回自己的故鄉了。」全隊的人聽了我的話，都興奮得歡呼了起來。

我重又把戈而叫了過來，我對他說道：「現在這一隊人要你來領導了，我們的軍隊大概已在運河的對岸了，你把這一些人帶到裴賽去，那邊我知道已空虛着，你可以不費事的到達那裏。然後你固守着裴賽，等候援軍的到來，那邊有一個重要的橋，假使已被破壞，那末你叫他們立刻架起來，這樣你們的工作是完了，你們就可回到祖國了。」

「那末你呢？」戈而懷疑地問。

「我嗎，我還有另外的工作，我不能跟你們一同回國。」

「你還要在這裏做危險的工作嗎？爲什麼不和我們一齊走呢？」

「因爲我的責任還沒有完呢！戈而，天已很黑了，你該率領隊伍出發了，我祝你們的前途順利。」

於是戈而率領着隊伍向裴賽去了。

從我那汽車撞翻的事變到現在，不過四十八個小時，在這四十八小時中，我完成了一個重大工作。哥富干不是說我這工作完成後，就可回國嗎？那德皇的鐵十字勳章不是已等着我去領取嗎？然而我要工作，因爲我覺得自己的任務還沒有終了，有許多事正等着我去做，不容我放棄責任，所以我不能回德國去。

我騎上了從憲兵那邊劫來的馬，在黑暗中揚鞭穿過森林走回去，我的頭上還是帶着

那頂紅帽子。漸漸地我走上了正路，在一個十字路口，我發現一個傳令兵向我敬着禮，問我五十八師司令部的地點，但是我並沒有回答，只拿出了一枝手槍。

我已殺死了許多的人，所以殺一個人是不算怎麼一回事了。我只知怎樣使自己便利，而完全忘却了他人，現在我已是很十足的軍人了。這一個傳令兵是我的敵人，他曾被壞我的事，況且他又騎了那輛我正期待着的機器腳踏車。於是我不得不惜地把他打死了。

三十三日的清晨，我騎了那輛腳踏車回到了秦塞爾，在那裏我知道第五軍的司令部已經退到未拉。自來通納去了。於是我又忙趕到了那裏，憲兵的帽子和肩章早已在路上除去了，那輛機器腳踏車，當然也已放棄了。

我也預備好了一些藉口，倘使有人問起我時，我會告訴他我那次受傷，並不重要，在野戰病院住了些時，當地戰場上的傷兵一批批運來了，病院裏不能容留我這樣一個輕傷的人，所以我只得離開了病院。

其實這些都是我的過慮，在這軍事倥傯的時候，誰會來管這些閒事。當我到了司令部去見費克生少將時，他正想出去，他看見了我，只問起我的傷勢，當我告訴他傷勢不礙，仍想回來工作時，他是十分的高興，因為這時他正需要着我，他現在已備了一輛汽車，代替我的那個汽車夫，恰巧在昨天受了傷，所以我又得重回到原來的工作了。

這一次德軍的攻擊，勝利果然是獲得了，可惜還不徹底，還不能把戰事就這樣結束了下來。在英軍方面，顯然已經潰亂了，前線的防禦工事已經湮沒了，司令長官發下了撤退的命令，第五軍的司令部也退到了達蘭。

這一個時期，可以說是我投入英軍以來最忙的時期，我差不多每天要工作二十四小時。費克生少將更忙了，他整天的在幾個營部間來往開會。除了他在開會的時間，我得在車中假寐一二小時外，我簡直找不到休息的機會。所以在這時期內，我連一個字也沒有寄到本國去。

好在這樣的生活，過得並不長久，在四月的初頭，費克生少將又被調到北部去了，這一次他已不再做參謀了，他已被任命為一個實際指揮軍隊的軍官，工作的地點就在梅未而，我得到了這個消息，倒很覺高興，我就先設法到阿西昂去告訴裘拉，我要她仍回白土恩去幹她的職業。

費克生少將的防區，是和葡萄牙軍隊的防區相接連的。我到了這裏後的不久，就被我發現了一個特殊的現象。原來葡萄牙的參加戰役，是由英國去拉進來的，但是這些葡軍，漸漸地討厭了戰爭，軍心散漫，有好幾次發生了兵變，英軍方面認為這一支軍隊的不可靠，決定把他們撤退，可是却不見接防的軍隊，後來經我下了一番調查，才知道這

是一個英軍特有的交代方法，他們預備在四月六日把葡軍的一半完全撤退，而接防的軍隊要在四月九日才開到，中間有着三天真明其妙的間隔。

這是一個消息，又使我興奮了起來，我想在這一份的前線，是很軟弱的，要是葡軍能在四月九日以前來一下攻擊，那末一定可以打一次勝仗了。於是我就帶了一顆興奮的心，來到了白土恩。

舊地重遊，不禁使我憶起了過去的許多事來，我記起了第一次去找委拉的情形，以及地坑中冒險旅行的事蹟。

這時的白土恩和我第一次到時的情景，是大不相同了。這裏已不是一個太平無事的地方，反之，砲火的轟擊，常在威脅着，街上除了三三兩兩閒蕩的軍士外，簡直很少行人，我很容易就找到了鐘樓前那家妓院。現在院中的生意，也清淡了許多，大部的妓女都已離散，帳房中的老閨娘，看見了我，格外的慇懃了。

我和委拉仍在那小室中會見了，我把自己的意思告訴了她，叫她說法把我的情報寄出去；但是這一個問題，却使我們憂慮了好久。我們尋常所用的方法，在事實上時間太慢，絕對不能適用。最好的方法，當然是走那條地坑，可惜這一條路又早已中斷了。最後我們才想出了一個下十分妥當的方法，由委拉到巴黎去，發了這樣一個電報給維瑞比

的姑母：「喬治最遲到九日一定要出閣了。你還願意準備嗎？」喬治就是薩克森河
的暗號。

一九一八年夏季不幸的消息

一九一八年的夏季，歐洲的德處蔓延着流行的感冒，有幾個星期，差不多全部的
英軍，都爲着這個病症，癱瘓了戰鬥能力。我轉的師部裏也有這等入爾時病初起時境况
生少將就命令我在辦公室裏幫忙。

我的工作只是整理那些不重要的軍事文書登記起來，所以辦理起來，並不感覺麻煩。
我每天這樣機械地工作着。有一天，突然給我在那些文書中發現了一個使我吃驚的文
件。上面是這樣寫的：

「……騎兵第一師裏，要找尋一個叫做格蘭的伍長，他是一個司機，倘使發現時，
應立刻把他扣留起來，……」

格蘭，這不是我的原名嗎？騎兵第三師裏要我擔任甚麼呢？並且我的原名怎麼會被英軍
知道的呢？

這一個突來的打擊，使我呆住了好久，我從各方面推測，始終找不出一個可以滿意

的解答，最後我記起了二年前的往事。——那時我在師面昂不是曾遇到過亞佛幼年的同學嗎？他們都是加拿大騎兵隊的軍官，這加拿大騎兵隊就是屬於那騎兵第三師的。這幾次也許是舊事重提了。不過鮑惠爾是一個忠厚的人，他是絕對不會懷疑我的。那末梅樂我的是誰呢？是梅杜司嗎？的確這是可能的，他見了我以後，始終用沉默的眼臉來觀察着我，並且他又曾問起我以德國人而加入英軍的問題。雖然給我用俏皮的話解釋了去，給而還是不能瞞過他，是的，那一定是他了。我先前看了報紙上的消息，認為他因受重傷而死了，也許是那消息不準確，也許是他受傷以後並沒有死，且續活了下來。我確是聽了對的事，無錯的，是他在那裏搗亂。

現在我開始懊悔了，我懊悔不該太自信了我的運氣，今年的事件，我本該應該預備到了，要是我在事前有了顧忌，至少我不會投向這裏來了。哥富干不是說過嗎，我的工作已超過了任何一個德國間諜的成就，我是可以回國休息了，並且我也曾向亞佛幼年面前個很好的機會，送了一百五十多個俘虜回國。但是我現在還來和他們言談，這簡直是現存危機一天一天的迫近我了，我將怎樣來保持我自己將來呢？我懊悔不該也絕戈而姑意的勸告！

寫着這個文書，我整晚的不能入睡，廚房住的那位管理室請辦公室的事，真不

讓格地和我打趣，他說：「格林，你看到一個要扣借格爾的文書嗎？你真幸運，差了一個字母，否則我就要把你送上絞架裏去呢！」

好在這是在晚上，室中點燈並不是很亮，所以我那緊張的狀態，並沒有給他發現。他兵驕到了我這樣淡淡的幾句問答，且假使我的名字和他一樣，我早就要離開這裏了。最後我又回過頭來說：「這流行性感冒真夠使我們麻煩，不然在這前線平靜的時期，正是我們休息的時間呢！」

這幾句話，顯然不能引起他的興趣，不久他就呼喚入睡了。但是我的恐慌，却也跟着時間的進展，加重了起來。——道士的話，也許是故意試探的口氣吧！的確，我是很可被人懷疑的，我的名字和道格爾只差了一個字母，並且我又是一個當過司機的伍長。這般重重的思考，精神漸漸感覺模糊起來，不知在什麼時候，才入了睡鄉。過了一會，好像有幾個英軍走來了，他們把我拘禁了起來，送入監牢，不久，一位獄卒又來告訴我，因問課的嫌疑，我已被判死刑了，他把我抱到了刑場。這樣我又驚醒了過來。

不過第二天早晨，我正想起來的時候，突然覺得頭暈眼花，掙扎了好久始終不能抬起頭來。——那天來幸苦的王洋，一晚的沒有好睡，使我也染起病來了。於是我就讓那勤勤的兵，送進了醫院。在他的口中，我更得到了那不幸的消息，那費克生少將也因流行

性感冒而送進了醫院。

整整的三天，我睡在那籠子一般的床上，看護婦時常來看我，醫生也每天來替我醫治，但是他們都當我一個尋常的病人——害流行性感的人看待，他們只想法醫治我的感冒，却不知醫治我的精神。所以幾天來，我的病狀並沒有怎樣進步。

是我進醫院的第三天的下午，我正無聊地睡在那床上，那位管理參謀部辦公室的上士，走進了我的病房，跟在他身後，還有一個帶紅帽子的憲兵。

在病中，我的神經是更容易受到外來的打擊了，看見了這一頂紅帽子，不禁使我想起了被我勒死的那個憲兵，我的心靈上暫時覺到了一些懊悔。

那上士輕輕走到了我的身旁，他以最惡劣的態度對我說道：「格林，我現在來打擾你，你不覺得討厭吧！這兩天你身體感覺好些了沒有？」

我聽到了他的聲音，不禁又想起了他那晚的話：「……把你送入監牢。」他此來又帶了一個憲兵，難道真要把我送入監牢不成？我更恐懼了起來。好久才無力地回答他道：「謝謝你。」我的眼睛，沒精打彩地望着他們。

那不知趣的上士，却仍殷勤地說：「格林，我想跟你說幾句話。……」
「但是，我……」我微弱地低聲說。

「在你不舒服的時候來打擾你，真覺得對不起，但是我只要幾分鐘就夠了。這一位是厄戈拉中士。」他把那位憲兵招呼了過來。

我還沒有來得及開口，那位憲兵却先插嘴道：「是的，伍長，我們很不該來麻煩你，但是我們是爲了要辦一個緊急的公事。……」

「緊急的公事？」這幾個字，又使我驚異了，什麼公事呢，除了要把我送進監牢，還有甚麼公事呢？我仍沒精打彩地打量着他們不作一聲。

那位憲兵似乎想把話說得更婉轉一些，所以他又接着說：「其實這也是例行的手續罷了，也許不消一分鐘就夠了。」

他這樣吞吞吐吐的話，開始使我討厭了起來，於是我就用柔和的聲調說道：「那很好！」

於是那位憲兵就提出了我意料中的問題，他說：「你在一九一六年到過阿·面昂嗎？」

「一九一六年，那是兩年以前了。」我似乎在思索着。

「是的，你兩年以前到過那邊嗎？」

「阿·面昂，我去過不止一次了，那時費克生少將在路奎工作，我常受他的命令送幾

位軍官到那邊去，所以那邊的情形，我却很熟悉呢。」說話的聲音，是更柔和了，這是我故意裝出來的。

「那末你也曾遇見過一位叫做格蘭的伍長嗎？」那憲兵鄭重地問。

「格蘭伍長，是怎樣的一個人啊？」明知他們問的就是我自己，但我還是若無其事的反問他。

「就是我前天向你提起的那位，」在旁邊注意我們談話的那位上士，插進來回答我的問題。

「他是一個汽車的司機，」那憲兵更加上了一個說明。

「沒有！」我堅決地回答，「我的朋友中沒有這樣的人，我也沒有聽見人說起過，除了這位上士以外。」

「那末你也記得遇到過一個這樣身材的人嗎？」他大約五尺十寸高，身材有點矮胖，頭髮是金色的，眼睛是綠的。這人的年紀大約有二十六歲，他會說一口流利的德國話。」那憲兵從袋中摸出了一本手冊，看着說。

這個人我怎會不認識呢？那就是我自己的寫照，但是我却仍鎮定地說：「這是很普通的身材，平常的人差不多都能適合這一個面貌，除了我不會說德國話之外，也許能適

「合我呢！」

我說話的時候，聲音很低，但是聲調方面，很露出了玩笑的成分。

那位憲兵好像突然想起了一個奇妙的計劃，他用一句德國話問道：「你不會說德國話？」

我知道這是他試探我到底懂不懂德國話的意思，好在我事先已有了成見，對話時我步步留心，所以不會鑽他的圈套，我仍用法語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的確不會遇見過他嗎？」那憲兵重又用法語問。

「是的，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他。」

「把你的記憶力再運用一下吧！你的確沒有遇見過這樣一個人嗎？」

「我跟着費克生少將已四年了，中間我遇到過許多的汽車夫，但是我從沒有遇到過一個會說德國話的汽車夫。你問他有什麼重要的意義呢？」我的提起費克生少將，是要這個憲兵能信任我是一個忠實的英軍。

「找他嗎？」那憲兵說。「那不過是奉了上司的命令，據說這格蘭有德國間諜的嫌疑，在一九一六年有人在阿爾昂看見過他，只知道他是一個英軍的輜重兵，所以想在駐在法國的輜重兵中找出這樣一個人來。現在我們的談話可以結束了，很對不起，麻煩

了你好久！」

「那倒並不，不過我不能幫助你，未免使你失望吧！」我笑着說。

「我並不會希望那麼，所以並不算失望。再會吧，酋長！祝你快快回復健康！」
那憲兵說好這幾句話，就招呼那上士預備走了。

在臨走時，我又笑着說：「祝你們捉人成功！」

那憲兵聽了我這話，重新立定了說：「那是一定的，我們一定能捉到這個格蘭爾，把他送進刑場槍斃的。至少是有二個加拿大的軍官已認識了他，他們一定能把這人從人叢中檢查出來的。」

他們走後，我的思潮又起伏了，這憲兵說這幾句話，更使我悲觀了起來。是的，梅杜司和施惠爾可以在輪貫兵隊中一個個去調查，而把我找出來的好我要槍斃了，我的事業也將就此完了。

我恨我自己，為甚麼我在見到梅杜司以後設法去弄死他，我更恨我自己為甚麼不在四十八小時的光榮勝利後回到德國。畢竟我是本來可以做一個英雄的，而現在却不幸將無聲無息地喪生了。

二六 逃亡

兩天後，我的精神已回復了一些，我知道再留着那危險性是太大了，我無論如何必須在梅杜司未來之前，離開這裏。於是我勉強的支持了起來，拖着我最重的身子，走出了那醫院。實在病院中的病人是太多了，所以我的帶病離院，並不會使他們注意。我好不容易換上了汽車，開着向白士恩去，我要到裘拉那邊去找些方法。

我先把車停在那廣場上，然後就走到鐘樓前的那家妓院，向老闆娘一問，知道裘拉也染着流行性感冒了，她現在已自己租了一間屋子在附近地方，我依照了那老闆娘的指示，找到了裘拉。

裘拉的精神也很不好，她看見了我，似乎很驚奇，她說：「路易，你怎會到這裏來的？」

這時我也顧不到把自己的事告訴了她，會使她的神經受刺激，我只知把我的事傾吐了出來，好像可以得到些安全。我先把幾天來的事實，約略地告訴了她，最後我說：「裘拉，你看我現有的地位不是太危險了嗎？」

裘拉聽了我的報告，却並不像我思想中那樣緊張，幾年來的間諜生活，已使這一個

女人，磨練成一個異常的人物。她用微弱的聲音說道：「那末你就必須離開這裏了，你不該再繼續做你的工作了。」

「暫時也只有這一個方法了！」

「這樣也很好，我們的難題也可以從此解決了！」

裘拉這話太奧妙了，使我不明白她的命意所在，於是我問：「這是什麼意思呢？」

「那也並沒有什麼，總之，這戰事是太長了，我已過夠了這種生活，現在我已厭倦了，……」

「厭倦」這兩個字，曾從裘拉的口中吐出來，真使我有點懷疑，我幾乎認為我的耳

朵聽錯了話。

裘拉却又繼續說道：「我的理想是幻滅了！先前我對於德國人是很有希望的，所以我不願生死的替德國出力，但是現在我知道這是錯了。……」

「爲甚麼呢？」我暫時忘却了自己的事。

「本來我希望德國能替我們造成一個新波蘭，現在我却知道完全是夢想，事實上

德國只想替我們造一個德國的波蘭罷了！也許你已知道了畢蘇斯基已被你的同胞送下了

監牢罷！」

立刻我明白了委拉懷裏的意思，她是畢蘇司基的信徒，聽到了他被捕的消息，所以失望了，悲觀了！但是我將怎樣安慰她呢？

我正在考慮的時候，委拉又繼續她的話了：

「在幾個月以前，我才知道這一個消息，我立刻明白了先前的遭人欺騙。我開始恨德國人，我簡直恨每一個德國人，我立誓不再替德國工作了。」

「那麼你也恨我了！」我懷裏地說。

「這就是我所說的難問題啊！在我精神鎮定一些的時候，我想起了你；我可以恨每一個德國人，但是我無法恨你；我可以立誓不替德國工作，但我不能不幫助你。在這樣一個矛盾的情況下，我已爲難了好久。現在你來了，你告訴我你遭遇的事，這一椿事，却替我把難題解決了！」

「怎麼我這不幸的遭遇，反解決了你的問題呢？」

「現在你應該立刻離開這裏了，你應該快回奧德國去，以後你就可以不要我幫忙

了！」

「但是離開這裏却也不容易呢？」

「無論怎樣困難，你必須立刻走，英國人是很機警的，他們一定會找到了你，所以

你必須就走！並且你過去的成就，也允許你立刻回德休養了。」

「那末你呢？也跟着我回德吧！」

「我留在這裏却並沒有什麼危險，所以我還毋需就走。並且你一個人走，至少要比我們兩個人同走容易得多。」

「不過，怎樣走呢？」重重的打擊，實在使我的頭腦不能想出一個安全的方法，我只得這樣一半像問裘拉，一半像問自己的說。

「請你扶我起來！」裘拉並不回答我的話。

「做什麼？」我驚奇地問。同時我不自主地過去扶了她起來。

「我要幫助你離開這裏。我必須出去替你設法一些東西。」

「你還在害病，怎得出去呢？」

「不要緊，現在我的精神很好，我能幫助你做事，好像是無上的快樂。請你一個人在這裏安靜地休息一下吧！幾分鐘就行了。」

這一個時候，裘拉完全支配了我，我好像一個小孩子，依着她的話做事，我替她披上了一件外衣，我看她拖着顫抖的身子，一步步走了出去，我自己却倒下來休息了。

大概半小時以後，裘拉回來了。她手裏拿着一包東西，走進了室中，她疲倦地坐了

下來，她勉力地說：「路易，你把這包東西打了開來，把你的軍服除下了。」

我依着她的話，把那包東西打了開來，裏面是一套舊的衣服，還有一件襯衫和一根領帶。我立刻把軍裝全部除去了，穿上了那套衣服。當我走到了鏡前，照見了自己的形狀時，不覺有些驚恐，在鏡中的人影，並不是我路易·格林伍長，而是一個普通的百姓了——一個頹唐的人。

我正在驚奇的當兒，裘拉又發第二個命令了：「在火車站附近，還有一家沒有關門的照相館，你快上那邊去拍一個護照上用的照相。我也要出去了，我必須替你去設法一張護照呢！」

於是我就穿了那套便衣，直向火車站走去，我的精神受了裘拉堅定的意志所鼓勵，也不像先前那樣疲倦了。像我這樣一個頹唐的人，在白土恩的街道上閒蕩，是不會受人注意的，所以我毫無困難地到了那家照相館。我用法語和那照相館的主人談話，我說我要到巴黎去，所以想攝一個小照，要他立刻把他印好。

一小時以後，我就帶了攝就的照相，回到裘拉的家裏，但是裘拉却還沒有回來。我一個人在房中無聊地等候着。

大約過了二小時，裘拉笑嘻嘻地回來了，她先把她帶來的麵包，叫我吃了一些，然

後勝利地告訴我她的經過。她說：「在白土恩住着一個工程師，他是好色好酒的人，我和他是很熟識的。我剛才就是到他那裏去的，他見了我很是歡喜，我就用花言巧語把他迷惑了，他很高興地飲着我敬給他的酒，不久他沉醉了，他完全失却了知覺。我便在他的抽屜中，檢出了他的那張證書。」說到這裏，裘拉就從袋中掏出了一張紙。

那是一張很髒的紙，摺痕很多，有些地方竟發現了破縫，上面還貼着一張不很清楚的照片，這樣的一張東西，也能幫助我嗎？我有些懷疑了，於是我就問裘拉道：「但是這東西有什麼用呢？」

「這東西嗎，牠能使你回國呢！不過你的照片拍好了沒有？」裘拉還是很得意地說。

「照片已拍好了。」說着我就把照相館中拍來的小照拿了出來。

裘拉從我手中拿過了那張小照，於是就開始工作了。她先靈敏地剝去了貼在那護照上的小照，然後又把我的那張貼了上去。她自動地把那小照擦着，一會兒他就把做好的成績給我看。只見那護照上面的照片，已和旁邊的紙一樣的骯髒了。不知內幕的人，簡直不能看破這護照已經過了手術。

「裘拉，你的手段真不錯呢！」在極度的佩服中，我說出了這一句讚語。

「從現在起，你是一個十足的法國人了，你是可以安全地到巴黎去了。不過我們還得設法一個到巴黎去的藉口呢？」

裘拉說了這話以後，思忖了一會，突然又問我道：「你不是懂得化學嗎？」

「並不怎樣精明，但是普通的常識都能知道一些。你問他作甚麼呢？」

「那末你也能知道把墨跡消去的方法嗎？」

「這倒並不困難，只要有一些必要的藥品。」

於是裘拉就在抽屜中，拿出了一張紙，她指着對我說：「這裏有一張醫生替我開的藥方，你能把上面的十幾個字除去嗎？」

「要是我有一些硫酸和阿摩尼亞，那就毫不費事了，不過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要是把這藥方上的幾樣藥品除去了，改寫成一封醫生介紹你到巴黎去醫治急性結核症的信，那麼不是有了上巴黎去的藉口嗎？」

「那簽字呢？」

「當然是保留下來！」

「那末我們寫上的字，不是和這簽名筆跡不符嗎？」

「這個我有辦法，趁現在天還沒有黑，讓我再去替你預備些東西。」

不等我回話，裘拉就又走了出去，她這樣的努力替我工作，和她那敏捷的智力，使我也格外自信了，我自信在三天以後，一定可以回德國了，於是我也興奮了起來。裘拉回來的時候，我正在快樂的吹着口嘯。

裘拉看見我這樣的興奮，她也微笑了，我立刻走過去把牠帶來的東西，接了過來，那是一小瓶的硫酸和一小瓶的阿摩尼亞，此外她還帶來了一隻小小的打字機。

於是我就在那藥方上工作了，我先在墨跡上加一些稀酸，使它溶解，然後再加上阿摩尼亞，這樣那墨跡就褪去了。等它乾燥以後，就放在那打字機上，打了幾句簡單的話。不久那藥方就變成了一封適當的信了。

裘拉等我把工作完成了，於是就說：「現在你可到巴黎去了，不過你却不能在白土恩上車，在白土恩車站上的幾個憲兵是認識那個工程師的。」

「這倒不成問題的，」我說：「在廣場上我停着一輛汽車，我只要在我的便衣上披上一件大衣，再戴上一頂軍帽，立刻就恢復成一個軍士了，到了阿面昂的附近，再把軍裝除去，就可像一個普通的平民去上火車了。總之，現在我已有了你給我設法的那張護照，我可以毫無問題的到巴黎去了。不過到了巴黎以後，我還得設法一張到瑞士去的護照呢！」

「是的，你必須在巴黎去設法另一張護照了，在巴黎設法這樣的東西，是比較容易的。我記得奧別奈還是住在拉司匹伊，你可以找他幫忙。只要你平平安安地到了巴黎，以後的事就可沒有問題了。」

天漸漸地黑起來了，現在該是我走的時候了，我想起我必得寫一封信到司令部去緩和一下空氣，這樣也許可以減少一些危險，於是我就向裘拉拿了一張紙，草草地寫着：「醫院裏的空氣太惡劣了。我已移到××去休養了，路易·格林伍長。」寫好了我就託裘拉在我走後用適當的方法寄出。

我把一切都準備好了以後，就提起了勇氣向裘拉告別了。我說：「裘拉，現在我要走了！」

裘拉剛才口口聲聲說我應該趕快離開這裏，但是現在聽見我真的要走了，她終於不能鎮定了，她流淚了，她帶着嗚咽的聲音說：「路易，是的，你應該走了。我們要分別了，不過以後不知什麼時候才能會見呢？」

「只要我們不死，我們總有相見的一天的！」我忍住了悲哀安慰她。

「路易，在你凱旋回國的時候，你不會忘却了這裏還留着一個不值得提起的女人吧！」

「不，裘拉，我永遠不會忘却你的，你是一個偉大的女性，並且你待我又太好了。」

「那末，在戰事結束以後，你會來看我嗎？」

「當然，一有機會，我馬上會來看你。但是你以後預備怎樣呢？」

「我是不再預備工作了。」

「你的職業當然也不再幹了？」

「是的，我決定依從你過去給我的勸告！」

「那我真不知將怎樣高興呢？我真願你能做我的……」我預備吐出那蘊伏了幾年的話。

「是的，我願做你的弟弟。」裘拉似乎已看透了我的用意，先插嘴進來，打斷了我的話。

「那末弟弟，你要給我一個最後的安慰了。」突然我走了前去，我擁抱着她，我吻着她。

裘拉很熱烈地給我擁抱了一會，過後她突然挺着身說：「路易，現在你可以走了！在路上你應該儘量當心。尤其是在巴黎，那邊不知有多少奸細呢？」

第二天清早，我獨自一人，騎到了阿西昂，我大膽地把車開到了那汽車集中的廣場。我仍舊從那件大衣裏取出那張紙，揀那小街僻巷閒蕩着，在一個無人的場所，我悄悄揭除了那紙和去衣，把牠們都拋却了，然後很迅速地以平常百姓的姿態，走向火車站去。

午後的不久，我就平安到了巴黎，在車中雖然經過了多次的檢查，但是却被那張證明書敷衍了過去，並且我那流行性感冒的反應，使我格外像一個病人了。車中的人都不顧來和我談話，我因此清淨了不少。

到了巴黎以後，我就尋向拉西伊去，我很容易在這街的一端找到了那家叫做「鉗·奧別奈」的小印刷所。於是我就推門走了進去。

店中有一個戴眼鏡的人，正在工作着，我知道這個人一定就是我要找的那個奧別奈了。所以我就向他說：「我要印出些名片。」說話時我用眼睛打量着店中的每一角，我確定在店中是沒有其他的人了。

那老人聽了我的話，驚異地望着我。他個平常的人是不需要名片的，而我却就是這

樣的一個人，無怪他要懷疑了。但是他仍走了過來，等他走近了，我又問道：「你是與別奈先生麼？」

「是的，你問他做甚麼？」他更懷疑了。

我却並不回答他的問題，用一枝鉛筆在一張空紙上寫著「A F 一八九」，他看見了這幾個字，就立刻拿來撕去了，他說：「你要什麼樣子的名片，請到我辦公室內去看吧！」

說着他就領我走進了一間小室，他把門關上了，低聲說：「你要什麼呢？」

「我要一張到瑞士去的護照。」

「是什麼國籍的，法國還是美國？」

我的法語並不怎樣流利，所以我就立刻決定說：「最好是美國的。」

「很好，你有沒有帶一張必須的照片？並且你護照上用什麼名字？」

我就拿出了在白土恩給的那張小照給他，道：「就寫上×××吧，芝加哥人，目的是到瑞士去養病。」（我所借用的人是一個芝加哥的名人）

「明天的早晨，你到這裏來，那末一切就完成了。」

「不，我不能等到明天，我要在這裏等你工作，……」

「那却不能，我的工作必須在晚上才能進行呢？並且你留在這裏要是給人看見了，那太危險了。」

「不過，我離開這裏也同樣的危險，你只要把那門鎖了，就不會有人見我了，我要在這時候休息一下呢！」

「這樣也好。」他預備走出去了。

「奧別奈，還有一件事呢，我身上的這套衣服，有些和×××的身分不相稱，你替我去買一套來吧！」說着我在袋中摸出了些錢給他。

奧別奈在我手中接了錢，就走了出去，臨走時把那小室門反鎖了。我靜靜地坐在一張轉椅上休養着。過了一會，突然聽見門上有悉索的聲音，奧別奈開門進來了，他帶了一套比較體面些的衣服，同時還買了一些食物。

不久，天晚了，奧別奈就關上了店門，把我從小室中開放了出來，他馬上開始工作了。——他先從放鉛字的箱子的夾底中，拿出了一個信封，從裏面抽出了一張空白的護照，他熟練地先把我的照片貼了上去，壓上了一些浮花，然後替我寫上了名字，國籍，以及通行目的等必要的字。又讓我簽了字，再在背後加上幾個橡皮圖章，一張偽造的護照，就這樣完成了。

我見了他這熟練的手法，真是非常的佩服，等到他把應用的東西都安放在原處以後，我就說：「奧別奈，你的本領真不錯，但是你這空白的護照，却是從那裏來的呢？」

「這個嗎？」奧別奈說，「是柏林特別印刷了寄來的。」

於是我也不再多停留了，從袋中拿了一些錢給他作為酬勞，我說：「奧別奈，我的錢帶得不多，我還要買一張到瑞士去的車票，只有這些給你了！」

奧別奈說：「這倒不必的，你還是帶在身旁吧！不然我還可以替你向高而麥或皮郎及盧去設法一些錢，但是我知道他們是靠不住的，有許多事實使我相信他們是兩個騎牆的壞蛋！」

「謝謝你的好意，我也並不需要多量的錢了。」說着我就辭別了他，出去了。

這時離開最後一班夜車開行的時間，已不很遠了，我就在附近的舊貨店中，買了些必要的行李，再買了一個手提包。到車站時，車子還沒有來，我向賣票處買了一張車票，通過了第一個關口。

幾分鐘後，汽笛響了，接着一輛火車開了過來，我就從候車室中，走上了月台，走上了火車，找了一個空的位子坐下了。沒有多時，火車開動了，這時我的情緒格外緊張了。我知道十二小時以後，我可以到瑞士了，同時我也可以自由了。「再會吧！巴黎！」

「我的心底下像在說這樣的一句話。

現在我已是美國人了。所以在車廂中有一個同伴用法語向我談話時，我却用英語告訴了他不會講法國話。我很討厭和這些無關的人交接，我要靜靜地一個人坐着，於是我更裝出了病態。我預備在車廂中安靜地坐過一夜了。

但是兩小時後，一個憲兵跟着查票員走來了，他要檢查每一個乘客所帶的車票和護照，車廂中的幾個人，一個個都把護照拿了出來給他們察看，他帶一張張仔細地看了一會，最後查到我這裏來了，我很鎮靜地拿出了那張護照交給那查票員，他仔細地看了一會，過後又走到那燈光較亮的地方去反覆地看了一遍，才交給我。在這個時候，我是很担心的，好在我是一個病人，這一種緊張的狀況，還不至於使人懷疑。等那查票員把那護照交還我時，我不禁暗暗地吐了一口氣。

現在只有十小時了，十小時以後，我的間諜生活就要告終了，我急切的期望着這十小時快快地消逝，但是時間却像故意和我作對般，格外過得遲緩了。

當車子將到提卷時，先前的那個憲兵又來了，這一次同來的却是一個穿便衣的人，他們也並不檢查其他人的文件，直接走到了我的面前，那便衣的人注視了我一會，用英語說道：「先生，你能讓我看看你的護照嗎？」

顯然我的被照已惹他們懷疑了。這就是我安頓地拿了出來交給他。他約略地把它看了一遍以後，也就走到了那光線顯亮的地方去，我擔心地看着他，只見他檢查得更仔細了，他帶着懷疑的眼光看着這上面的每一個地方，他又幾次把電筒光照我的臉，和那相片比較。

於是我驚惶了，身子止不住有些顫抖了。

正在這時候，那穿便衣的人，已走了過來，他也不把那護照還給我，他說：「先生，對不起，我要你跟我走！」

「什麼事？」我表示不能同意。

「總之你不久就可以明白了，現在請你跟我走！」說着那穿便衣的人就停起了手，預備來扶我了，那憲兵也像準備要幫忙。

我知道再不聽話，那末他們一定要更進一步的來幫忙我了，於是我就識相地跟着他們走到了車廂的一端。我說：「該讓我坐一會吧！我是一個病人呢！」

但是那穿便衣的人却冷冷地說：「對不起，只要站一會兒就好了，你看提巷不是快到了嗎？我們可以在那邊下車！」

「不過，我不要在提巷啊！我是要到瑞士去養病呢！」

「也許你明天又可再來一次旅行！但是今晚我們要請你再回巴黎呢！」那便衣的人冷笑着說了這句話後，就不再開口了。雖然我竭力的申斥他這非法的行動，竭力地用言語反對，但是仍不能打動他一絲一毫。

幾分鐘以後，火車到提巷了。那憲兵和那便衣的人押着我走下車去，那憲兵的手中提着我那簡單的行囊。

從提巷開到巴黎去的火車還沒有來，所以我們只得在另一個月台等候着，現在我不再說話了，我的心中計劃着到了巴黎後怎樣來辯護。我知道這一次的事件，完全是因為那張護照出了毛病。不過，這一點我却可用言語來解釋的，我可以說也許是我的護照被人偷去了，我可以說出許多芝加哥的情形，來證明我是一個芝加哥人。總之他們在這一點，總還不能證實我是一個間諜，除非是不幸遇到了那個討厭的梅杜司。

汽笛聲由遠而近了，一輛火車從遠處開來了，我本能地跟着這兩個人重上了火車，這一次我是被逼重回巴黎了。車到巴黎以後，我們又換趁汽車到警察局去，那便衣的人和憲兵，一步不放鬆的監視着我，其實我却並不要逃，我在車中想出了一個新的計劃，

我一定要找那美國領事來證明我是美國人。

車子停下了，他們把我帶入了一個辦公室，他們領我走向一個警監的面前，這時我

再也忍不住了，我怒狠狠地責問道：「你們這樣糊裏糊塗地把我帶到這裏來，是什麼意思呢！」

但是那警監鎮靜的工夫，比那便衣的人更好了，他全不理會我，只是翻閱着放在檯上的一本冊子，不時用尖銳的眼光打量着我。

他這樣的態度，更增加了我的怒氣，我厲聲說：「你們該注意我是一個美國人，你們不能這樣的侮辱美國人呢！」

這一次那警監開口了，但是他並不回復我的問題，却用法語向那便衣的人說：「是的，正是這一個人！」

這一句話更使我恐怖了，我說：「你們把我拘到這裏來，總該告訴我一個罪狀啊！」
「你的罪狀嗎？」那警監用生硬的英語開始和我談話了。「就是曾為敵國做間諜工作。」

間諜工作這四個字，使我不禁顫抖了起來，但是我却勉強地鎮靜下來說：「這真是一個好大的罪名，不過你們有什麼證據呢？」

「證據嗎？你曾在六月三十日晚上破壞克雷門。非朗的軍火工廠，你的名字不是叫做弗利司。李却或琴。特可浮嗎？我們已通緝了好久了！」

我幾乎大笑了，原來他們並不知道我的實情，不過是誤捉了我罷了，於是我說：「我並不叫什麼李却或特司浮，六月三十日我也不在克雷門·非朗，總之，你們完全弄錯了。我是一個美國人，美國領事館可以替我證明。」

「這樣也好，現在請你到拘留室去委曲一下吧！我們會替你找美國領事來證明。」

二八 定罪

我在拘留室中無聊地度過了整個的上午，那美使館派來的人才來看我，他是一個和藹的人，見了我很客氣地同我拉了一拉手，他說：「你是美國人嗎？」

「是的，我是芝加哥人，我的名字叫做×××，我的父親是現任的參議員。」我那護照上借用的人。我是很熟悉的，所以我一口氣就把這一切說了出來。

「你的確是×××嗎？」

「當然，我怎麼會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我若無其事地反問。

「不過，據我所知，×××已在六星期前死去的了。」他不甚肯定地說。

我知道這一次我是失敗了，我第一次冒名，却不幸冒了一個死人的名，那末以後事情的發展，一定夠我麻煩了！我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那就是說我太自信了，現在怎樣

補救呢？——我必須否認這一個人死了，允許他不會詳細×××的事情呢？

於是我說：「那也許是你聽錯了，我不是還好好地活着嗎？」

「是的，我承認你是個活人，」他諷刺地說，「不過×××却已死了，我在接到你消息以後，曾下過一番調查，我找到了他的團長，在他的團長口中告訴了我他已死的消息，並且還能說出他埋葬的地方。」

事情是愈弄愈糟糕了，我那偽造文書的罪是無可避免了，但是爲着這問題而判我死罪，那才冤枉呢。我必須替我自己辯護。於是我避開了人名的問題，和他大談芝加哥的情形，我說出了許多芝加哥有名的人物，有名的建築，……總之，我說出了許多我自認爲可以算做芝加哥人的證據。

但是那使館中派來的人却笑着說：「關於芝加哥的情形，你確實是很熟悉的，不過這卻不能證明你是一個美國人；一個會寓居在芝加哥一二年的人，就很容易說出你所說的一切了。」

「丟開這個話不提，他們究竟判我什麼罪呢？」

「你麼，就是做德國的間諜，據他們說，在六月三十日，有一個穿英軍步兵衣服的人，到了克雷門·非朗，他去會見了當地某工廠的化學技師，說是這技師妻子的朋友，

那技師聽信了他的花言巧語，竟把他留了下來，並帶他到工廠的各部分去參觀。但是當晚這工廠的電力間就起火了。到第二天找這個步兵時，却又不見了，這樣這步兵在工廠裏放了火，不是很顯明嗎？」

「但是和我有什麼關係呢？」

「他們懷疑你就是這一個步兵！」

「這真太笑話了，我從來沒有到過那地方，怎麼能放什麼火呢，他們也能提出些證據嗎？」

「確實的證據還沒有，但是你的護照……」

「我的護照與這件事也有關係？」

「是的，你的護照，事實上並不是×××的，他已去世了，怎樣會有護照呢？並且這並不是美國的護照，說明白些，這是偽製的。」

「是偽造的嗎？我却……」

「這護照確實是偽製的，那護照上的鷹爪錯了方向，並且他的尾巴上還多了兩根羽毛。英國已發覺了一個間諜，他也帶着你這樣的一張護照，於是你就被捕了。」

「但是我不是間諜，我是一個美國人，我更不會破壞過什麼工廠。」

「也許你是一個美國人，但是你却不是×××，總之你應該把你的事情全部告訴我！」

「好！按我考慮一下吧！你能讓我在必要時再派人來請你嗎？」

「當然可以，現在再會吧！」

那美使館的人走了以後，我的確考慮一番，當然我並不想把我的秘密告訴他，但是我却要想一國辦法來辯護關於那張護照的事。

第二天早晨，一個憲兵帶了一個小包走進來。他說：「你現在該把這個穿上了。」

我知道我已替他們看做一個囚犯了。大概要叫我換上囚衣吧！所以毫不抗拒地打開了那紙包。但是裏面却並不是什麼囚衣，這不過是一套軍裝。

於是我憤怒了，我說：「這是什麼意思？」

「你把它穿上了就是了，問他作甚？」

「但是我不能穿這東西！」我反抗地說。這時剛巧那警監走進來了，我就接下去問道：「你個這一種鬼鬼祟祟的行爲，究竟是什麼意思啊？」

「我們並不是鬼鬼祟祟，明白地告訴你，我們要讓一個從克雷門·非朗來的紳士，

對正一下。」

「不過我無論如何不願穿上這套衣服，這是不公平了，一個人穿上軍裝是很難辨別出真假的。」

「要是你不高興親自動手，那末對不起，我們要強制替你穿了。」說着他就命令兩個憲兵來強制我穿這一套步兵的衣服，他們替我穿上了上衣以後，又給我加上了手銬。我像一個戲子一般，給他們稱心如意地化裝了起來，被帶到了一個寬大的辦公室。

那個警監坐在一張轉椅裏，他先叫一個憲兵去請進了一個叫馬丁的人，不久那人進來了，他是一個怪樣的老人，那警監很客氣地問道：「馬丁先生，這就是那個人嗎？」

那老人把我打量了一下說道：「正是這個壞蛋！」於是那警監就拿出了一個文件，叫那老人簽了字，這一幕戲就這樣告終了，我仍被送回了拘留室。

這樣我又在拘留室中過了二天，到第三天，又有人來看我了，他是一個在法軍中報處做事的軍官，他的目的是要想騙我說出一些真話，他起先還是提起了那一套老話，他說只要我能說出一些關於我真實的事情，就可以活命了。但是我究竟不是一個孩子，就會受他的騙，我還是堅持着我是美國人，我沒有到過荒雷門。非朗。

最後他說：「那末你在六月三十日那天在什麼地方呢？」

六月三十日我還是在做着普克生少將的汽車夫，但這句話，我請了出來不是更困難

嗎？所以我躊躇了一下說：「那時我正在旅行呢！我的護照上也許有地名呢？」

「護照是假的，作不得準的，即使你在旅行，也該記起你那時趁的是什麼船吧？」
「讓我來想一想吧！」我這樣說，腦子中就想起了幾個比較可能的船名，最後我說：「是勞倫的克號。」

那情報官聽了我的話，並不作聲，他連忙地走了出去，兩分鐘以後，他又回了進來，冷笑着說：「勞倫的克號已用作兵船了，你怎能趁着牠去旅行呢？請你老實

一切吧！我會幫助你呢？」

顯然我又失敗了，但是從此我就保持了沉默，在他說什麼話，我總是不作聲。最後那情報官也覺得失望了，他恨恨地說了一聲：「那末你只有請軍事法庭的書記寫吧，就走了出去。」

於是在有一天早晨，我被四個武裝的守衛從拘留室中帶出去了，參加軍事法庭的判了。我先請法庭上允許給我一個翻譯，我說我是不會說法國話的。這一點法庭上允許了。

這時那警長先出庭報告他所得到的結果，他確定我就是破壞工廠的那個叫敘昂爾甫·李却波琴·特司浮的人，這一點居然被法庭上接受了，雖然我對力的抗議，認為這是不

公平的，但是却没有效力。

第二個報告的就是那個法國情報官，他說：「這一個叫做弗利司。李却的人，非但在六月三十日那天曾破壞了那工廠。事實上他還做了許多更多的間諜工作呢！他時常把重要的消息告訴德軍，這裏是他的證據。」說着他掏出了一封信，交給了那主席法官。

那法庭上的三個法官，輪流地看着那封信，我知道這是完全和我沒有關係的。但是爲着好奇心的衝動，我要看一看他的究竟，於是我就叫着說：「我要看那封信。」

這一個要求給主席法官允許了。他叫一個守衛監視着我看信，這是一封用法文寫的信，但是上面的話，却很不繞，我看了一遍，笑着說：「這樣一封祝賀生日的信，也算間諜的證據嗎？」實在這時我的腦子太糊塗了，我忘却了我的假裝不懂法文。

那情報官也看到這一點，他笑着說：「原來你也懂得法文的。」

「不，我只能看，不能講。」我只能這樣勉強地解釋。

這時那情報官却已掉轉了注意點，他叫一個兵士去拿了一塊熱鐵來，把那信放在上面，一會兒他笑着說：「現在這信的祕密顯露了，這上面用德文寫着一行字，讓我來讀給大家聽吧！」說到這裏，他停了下來，看了一眼，然後再得意地讀道：「反攻在預備中嗎？盼速報！」

「我聽了這樣一個蠢笨的方法，幾乎要笑出來，用隱形墨水來通信，難道也是間諜該用的方法嗎？那個德國間諜真太蠢笨了。」

這時那情報官又說話了。他說：「我們還能記得七月十五日的反攻麼？那次我軍雖然得了勝利，但還是却能使德軍全部消滅，顯然德軍已受了警告，至于這警告的人，就是這位弗利司。李却了。」

這時我不得不申辯了。我憤怒地說：「但是我不叫什麼弗利司。李却，我也不是李却。特司淨，沒有收到過這一封信。」

於是那主席法官開口了。他說：「堅持着不是李却或特司淨，那末你是誰？」

「我是美國人！」

「可惜美使館不能證明這一點，那末你怎樣解釋你的護照呢？」

「護照也許是被人偷去了！」

「這也不是理由啊！你為什麼要用這一個已死的名字呢？並且在六月三十日那天在什麼地方呢？」

「這真是一個困難是極成到最困難的了！我只得避開牠不談，却反問道：『你們有什麼證據呢？總不能就這樣確定啊！』」

「證據嗎？」那法官說，「我們已認為很充分了。你說不會說法語，剛才就證明你是懂的法語，並且你還學了日語，這的證據更充分。據你說出你六月三十日究竟在什麼地方。」

「這樣就判罪了嗎？」我輕蔑地問。

「是的，我現相給你最後的判決，那個判決是：『你將在望森城堡的園場中執行槍決。』」

二九 真相揭露

於是我就被送到監獄去了。這裏的監獄比那警察局的拘留室更要嚴密得多，每一個晚上都用粗的鐵條關起來，窗外並且還有守衛來往巡邏着，一個罪犯，即使有大夫的本領，也休想能逃將出來。

但我知道這是我最後一晚了，明天的黎明，我就要被送往刑場處決了，而我的生命也就這樣無意義地喪失了。不過我並不怕死，所以我被關在這牢籠裏時，心地卻安定了許多。我安適地坐在一隻粗木椅子的一角，讀着報紙的律事，然後我腦海中映過

那位法軍的報官，似乎還想作一次最後的努力，在傍晚前，又到我的室中來談判。我看見了他的影子，就感覺得討厭，他傲慢地招呼他，但這種情事，却還是

若無其事的唱他的老調。

他說：「李却先生，你真是一個固執的人，我幾次好意的勸導，都被你拒絕了。明天你將要上刑場了，你的生命只剩最後的十二小時了，雖然你把我當做了一個莫大的仇人，但是我却不忍不在你臨死之前，作一次最後的勸導！」

但是我却冷冷的說道：「聰明的情報官，這裏沒有叫李却的人，請你到別處去找他吧！」

「你還是不承認叫李却嗎？那也不妨，我找的正是你這一個人，所以我也不必向別處去找。總之，你是一個被判死刑的間諜。」

「你的話還得修正一下，」我譏諷着說：「你應該說我是一個被誤認做間諜而被判死刑的犧牲者。」

「無論怎樣稱呼都好，總之，你是即將死了。但是倘使你能改變一下你過去的態度，——就是說你或者能夠說出一些你的同黨是諜，在巴黎還有那些間諜，你們的機關所在地等的話，那末我却可以替你作一次最後的努力。我可以保證使主席法官改變他的判決。」

「但是我却不能接受你的好意，因為我不是間諜。我不能像你們一樣無緣無故地寬

狂好人。」

「那末你是決定死了。」

「死，我却並不願死，但是你們一定要我死，我又有什麼辦法？」

「你一定不能說出一些實情嗎？這是你的生死關頭呢！」

「不能，我可以回答你一萬個不能！現在我只希望能安靜地坐過這一夜。好心的情報官，你能答應我的要求而離開這裏嗎？」我下逐客令了。

「好，你至死不悟，那沒有辦法。」於是那情報官就很掃興地走了出去。

他走後不久，第二個討厭的人又走進來打擾我了。來者是一個神父，他穿了一件黑色的長袍，胸前帶着一個耶穌碟像的十字架，素來我就討厭這種假仁假義的人，並且他又是一個法國人，所以我一見了他，怒氣就衝了上來。我也不等他開口，就喊着說：「快出去，我不要見你。」

但是那神父却仍和氣地說：「孩子，不要這樣光火，我是來幫助你……」

「滾出去，我討厭你們這一套……」

「鎮靜一下吧！上帝叫我來幫助你呢！」

「上帝嗎，他不會忍你們這些可惡的東西。」

「看上帝的面，鎮靜一下吧！我祝你平安地……」

「平安？誰要你祝我平安，你也不過是我的一個謀殺者罷了！」

「謀殺這一個名詞是太殘忍了，但是你能安靜一下，和我談幾句話嗎？」

「不談，我不願和你們這些人談話，快給我走出去。」

說着我就走到了門旁，撞鼓似的打着剛才閉上的門，守衛走來把門開了，那神父低低地禱告了幾聲，走了出去。

那黑色的長袍，在暮色中消失了。天漸漸的黑了，我恐怖起來了。我的生命只剩十個小時了。是的，我必須死了。

這時門又開了，進來的仍是那個討厭的神父。

我懇求着說：「朋友，你能饒恕我嗎？看上帝的面上，讓我一個人在這裏挨過這最後的幾小時吧！」

「不，我不是來打擾你的，這裏有些東西，你也許會需要吧！」那神父還是像先前一樣的和氣。

於是我就把眼光移到了他的手部，我發現他帶來了紙筆和墨水，我知道我先前是誤會了他。於是抱歉地說：「請謝你！我真沒有想到牠。」

「孩子，現在你也安靜了。」說着他把帶來的東西放在粗木的抬子上，又替我上了燈，才走了出去。

我的生命只剩八個小時了，在這幾小時中，我做些什麼呢？神父帶來的東西，不是給我用來寫遺書嗎？是的，我應該在臨死之前，留下一些筆跡。我至少要把我餓死訊告訴哥富干，和我的舅父。

當我把筆提起來時，我的心又搖盪了，我不能寫一個字。我寫了遺書，不是會證實了我是一個間諜嗎？也許那神父是一個奸細，他要我留下一些證據吧！我不能這樣做，我不能中他們的奸計。於是我重又把提起的筆放了下來。

外面的鐘聲響了，我一句一句的數着，這時已是十時了，我的生命只剩最後的六小時了。我的決心又改變了，我決定要在未死之前，寫一封最後的信給哥富干，無論如何我一定要死了，我又何必怕我的遺筆會證實我的罪名呢？于是我又提起了那枝筆。

這時我的手是顫抖了，我勉強地把紊思亂的潮整理了一下，才寫了這樣一封信給哥富干。

「親愛的朋友：

在你接到我這封信的時候，大概我已離開了人間，但是你不必懊惱，也不必

傷心，——因為這是一幕喜劇或一幕可憐的喜劇。

我是被判死刑了，但是所判的罪我並沒有犯過。他們把我當做了另一個人，而我就在這一個人的名義下被判了刑。也許你會憐憫我這種遭遇，但是你應該想到另一方面去，在現在這種司法制度下，這種荒謬的行為，又何足為奇呢？

我很想多告訴你一些，但是事實上我周圍的閒話是太多了，我只得把那些事情留著讓你去想像了。至於我被判死刑的經過，我極不想在這裏告訴你，總有一天，你會明白的。你等著時機的到來吧。

在歐戰結束後，將有一個女人來看你，她是我的——一個好友。她一定能夠捱我的——一切——除了這次事變之外，都告訴你。為了我，請你好好地待她，並且希望你能把我這不幸的遭遇，婉轉地告訴她。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的生命只剩最後五小時了，你能想像我現在的心境嗎？——我現在一點也沒有悲哀，一些也不垂頭喪氣。我只靜靜地等著我們親親的快樂，我的全部思想都寄託在你身上了。

朋友，再會吧！我是準備愉快地去接受死了，請你也不要為我不幸的死而悲哀。

你的一個不幸的朋友

我寫這信時，曾幾次的停筆，所以短短的一封信，却費了一個多小時，寫完這信，我就把它套上了一個信封。我知道要是這一次再利用寄給俘虜的方法，已是不必要的了，所以很爽快地寫上了「哥富干。魏林根先生」這幾個字，以及他的住址。

隔了一會，我又提起了筆，寫我的第二封信了，這信是寄給我的舅舅的，上面只有這樣簡單的幾句：

「舅舅，你的甥兒將在五小時以後被處死刑了。請你不必替我傷心，你只要把他當做一個病狗被打死一樣的看法就夠了。」

照理我還該留一封信給我姑，但是這樣却反而害了她，所以我寫完了給舅舅的信以後，就躺在那床上休息了。這時外面的鐘剛打十二下。

現在我的心却再也不能安定下來，我想像着四小時後的景象，那時將有八個人排列着來射擊我，其中前枝步鎗將裝着空彈殼，而每個拿槍的人，假裝着並不在放鎗打死人的囑咐我胸膛。於是一聲令下，七顆子彈就飛了過來，接着我就這樣的結束了。

夜是深了，室中那盞小燈所放出的微弱的光線，更增加了我的恐怖，我不能再躺在床上，我立起身來，在小室中來往踱着。

一點鐘過去了，第二點鐘又過去了。現在我的生命只剩了最後兩小時了，再一個鐘

頭，也許有人來提我出去作最後一次的審問了。這時我突然鼓起了勇氣，我要實踐給哥富干信上的話，我要從容地就義。

門上有悉索的聲響了，我知道這是時候了，於是連忙理了理頭髮，整整衣服，我要儘量地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那兩封信，我都塞在最好的一個口袋裏。

門開了，進來的是二個上校，一些守衛，情報官，和穿黑袍的神父。

我見了他們，不再像過去那樣憤怒了，我鎮靜地說：「諸位先生早安，我很希望你們能早些來，現在我們可以走了。」

「但是，」那上校說，「我奉命告訴你一個消息，你今天不正法了。」

「什麼？」這突來的消息，反使我不能鎮定起來！

「你今天不正法了。」上校重述了一遍，接着又說：「我們發現了一些錯誤，弗利

司·李知道人，已被捕了，我所錄軍事法庭取消了先前給那個判決！」

「這罷了，你們早晚會相信我不是李却的，那末現在我可以自由了……」

「不能，還有那那護照的事沒有解決呢！」詩賦的情報官插嘴進來說。

「爲甚麼呢？你們先前懷疑我是破壞工廠的間諜，現在既已證明了不確，怎麼不能讓我自由呢？難道你們不知道公理麼？」

「這個我們也沒有辦法，這是上司的命令。」說話的還是那情報官。

這時我發現那情報官的一雙眼睛，正在注意着桌上的筆和墨水，我知道他對筆和墨水寫信的事了，於是我就請求着說：「那末可以讓我一個人在這裏休息一下嗎？這大概是不違法的吧！」

「自然這是可辦的，但是我還想同你談幾句話！」情報官的臉上露出了猙獰的微笑。

「不過我已一晚上沒有睡了，讓我休息一會再談吧！」

「不，幾分鐘就好了，我問你寫過家信嗎？」

「我沒有家，所以沒有什麼家信。」我知道秘密被顯露了。

「但是，這鋼筆上還有墨水跡呢，我要搜查一下。」情報官的臉格外可怕了。

「這樣未免太不公平了！」我反抗地說。

但是那情報官却不來理我，他招呼了兩個守衛，幫着備檢索，很容易的他發現了我的兩封信，這真真愧極了，我還是中了他們的圈套。

那情報官把這兩封信看了，退，他得意地說：「現在我們已經防住了，你原來就是那位英軍中找尋了好久的人。上校，讓我來介紹給你吧！這位就是德國陸軍中尉路德維。格蘭，也就是英軍中熟知的路易。格林伍長。」

三〇 死人的信

我的真相是被那個情報官揭露了，但是這一宗，倒反使我鎮定了許多，至少我以後可以在我自己的名下受審了，即使再被處死刑，也不會像過去那般糊塗，至少我還能算是一個英雄。

一星期後，我又受法軍方面的審問了，在事先我也曾幾次要求把我引渡到英軍方面去，都沒有被他們接受，不過這一次的審問，在法庭上多了幾個英國軍官出庭旁聽。

梅杜司也在那裏，當我看見他時，我真是憤恨得甚麼似的，他是一個惡魔，我的一切都是喪失在這個惡魔的手裏。

主席法官宣佈了開庭以後，他第一個就叫梅杜司開口，梅杜司把所知道的一切都說了出來，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說我是一個德國人，然後主席法官又叫第二個人來證明，他是一個英國警察署的總監，他把我英國的憎形說得很詳細，但是他的結論却是：「他不是一個入英國籍的人，他還是一個德國人。」

於是主席法官詢問我了，他說：「那末你有甚麼解釋嗎？」

我說：「這些證人的話都沒有錯，他們說我是一個德國人，這一點我是承認的，不

過這話却不能說我是一個德國間諜呀！我來本是與英國籍的，但是歐戰把我阻止了，於是我就入了英軍，我自以為這樣就算是個英國的人民了。」

「那麼關於護照的事，你怎樣解釋呢？」主席法官問。

這一個問題確是很討厭的，但是現在我處在自己的地位上來辯護，至少比先前容易得多了。於是我就說：「關於這個護照嗎，我承認是假的。」

「這樣你的罪名就證實了！」主席法官說

「不，這却不能證實我是一個間諜啊！至多只能判我在技術上犯了罪。」

「你有解釋嗎？」

「是的！」在談話中我臨時想起了一套假話，所以我肯定地回答。

「但是你怎樣解釋呢？」主席法官追問了一句。

「在我工作的時候，我偶然看到了英軍要扣留我的那個通知，這時我恐慌起來了，我恐怕我的行動會引起錯誤，於是就急忙到了巴黎躲藏起來。但是不幸在酒店中碰見了一個人，他見我那異常的神情，所以就過來說：『朋友，你的樣子很可疑呢？是逃兵嗎？』當時我自然竭力否認，但是他又繼續着說：『請你不要誤會我是你的敵人，我能給你幫助呢？這裏有一張正式簽字的英國護照，你能出多少錢呢？』也是我一時糊塗，就

把我身旁的錢，留出了一些到瑞士去的車資，都給了他，這樣我就得到了這張護照，我原以為一定能夠安全脫離危險了，那知却在中途發生了問題。」

主席法官聽了我的話，也沒有什麼批評，他宣告法庭暫時停頓，等候其他的證人，這樣却使我格外的自信了，我知道他們只能證明我是一個德國人，却還不能證明我是德國間諜。

二次審問到了下午才繼續開始，第一個傳問的證人，是一個工兵伍長，他先介紹了自己以後，接着就說：「我起初是在第四軍司令部工作的，後來又調到了第五軍，我的職務只是管理郵務，我的一個弟弟在德國作俘虜，所以我很注意俘虜們的來信，和寫給俘虜的信，這位路易·格林伍長，來往的信札是很多的，不過奇怪的他所收到的都是戰地郵片。然而上面卻並沒有絲毫可疑的地方。」

這工兵伍長說完了以後，就退了下去。於是那法官就向我道：「這是事實嗎？你這許多信的確是尋常的通信嗎？」

「是的！」

「但是為什麼給你的回信只用郵片呢？」

「不，有時也有信的，那位伍長沒有看到我全部的郵件，所以誤會了。」

「那末你能拿出些證據嗎？」

「這個却不能，我沒有保留信件的习惯。」

「那末你能記得他最後給你的一封信，是在什麼時候？」

「大概在五月底六月初，在我患流行性感胃之前。」

主席法官就在他的本子上寫了幾個字，他又叫了另一個證人來，我認識他是從前職務第一師的軍法官，他說費克生少將的病還沒有好，所以派他來代表申述幾句話的，於是他把費克生少將的聲明讀了出來：

「路易·格林伍長，已好好的替我服務了三年半，他的確是一個機警而有能力的人，在這三年半中，我從來沒有看見他有甚麼值得被指摘的行爲。他是一個很勇敢的人，當遇有危險時，總是毫不遲疑地去應付，特別是在三月的退兵中，他常爲我在砲火下開着車子。所以我請庭上能把他犯罪的事再考慮一下。」

這一段話使我怪高興的，費克生少將全爲我辯護着，我自信這一個證明是很有效力的，或者我竟能因此而得到自由。

但是那位英軍的軍法官却繼續說話了，他說：「不過，我自己却另外有些意見。我對於和路易·格林通信的那個俘虜，下過一番調查，發覺這個人已在三月中死去了。」

這一句話使我的自信全部推翻了。他三月中死了，我却還在六月中得到他的信，這一點我將怎樣解釋呢？真像那護照的事件一樣，我已完全失敗了。

主席法官聽了那句話，立刻轉向我道：「你聽見了沒有？這個人三月中死了，而你却在六月中接到他的信，你怎樣解釋呢？」

「也許我把日期記錯了，我的刺激受得太多了，所以腦子有些糊塗不清呢！」我勉強用這強詞奪理的話來回答。

但是主席法官却又向那軍法官說話了：「先生，請你繼續說下去吧！」

那英軍軍法官的第二句話，更使我吃驚了，他說：「自從我們發現了路易·格林伍長逃亡以後，立刻就去檢查他的物件，但是在這一方面，我們是失敗了，我們不能在他遺留下的物件中發現些什麼。兩天以後，一個管理郵件的伍長，發現了一張從戰地寫來的郵片，收件的人就是路易·格林，於是他就交了給我。但是我看到那寄信人的名字時，我懷疑了，因為那人已在三月中死去了。這裏是那張郵片，我特地帶來作一個證據。」

這時我的智慧麻木了，哥富于寄來了一個郵片，我真想不出什麼解釋的話，我只聽得那主席法官說：「這樣的事倒真奇怪了，你的朋友在三月中死了，而却在七月中寄給

你一個郵片，現在證據在這裏，你總不能再推說是刺激太深，頭腦不清了。」

我沒有回答。

遲了一會，主席法官却轉向那個英軍的軍法官談話了。

「從你這兩個證據上看來，很明白的，他是一個德國間諜了，他特別佈置了起來，專事刺探有價值的情報？」主席法官說。

「是的，我也這樣想呢！」英軍的軍法官附和他的意思。

「那末，你們也曾發現過什麼實際的證據嗎？」

「這個卻沒有，不過從各方面的情形看來，他把情報寄給那個做烟幕的俘虜是無疑的了。」

「倘使能夠再找到一些其他的情形，那却更好了，譬如說在檢查時有沒有試驗是否用隱形墨水。」

「這却沒有，但是也有幾次發現在無關緊要的信中，好像會有特別的意義。」

顯然那領英軍的軍法官，不能提出其他的證據了，他還沒有知道關於裘拉的事，這様却又使我放心了許多，我想至少裘拉方面還是安全的。現在我已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而只希望不連累別人了。

這時又進來了第三個證人，他是一個法國軍官，據他自己說是派在馬賽工作的情報官。他說：「我在七月三十一日的早晨，捉到了在克雷門·非朗破壞工作的那個弗利司。李却本人，在幾度的詢問以後，他承認了一切，後來我們又設法要他說出些關於德國間諜的事。起初他也像普通間諜那般堅不吐實，經過我們用各種方法的詢問，他才聰明地願意說話了，他說在克雷門·非朗破壞工作之前兩年，他曾替德方帶過一個口信給在索姆河英軍司令部的格林伍長。」

這又是我的一個致命打擊，我必須把他先辯駁掉，於是我就提高了嗓子說：「主席法官，我不能承認這一件事，我要希望你叫那個李却來對質。」

我這一個請求是很合法的，英軍的代表也同情我的意見，於是那主席法官，就向那法國情報官道：「我們最好能帶那李却來和他對質。」

「但是我却不能同意。」那情報官聳聳肩膀道，「要是把李却帶來對質以後，無疑地我們會打斷了一條路，他將不願再說出其他的消息了。」

「那末你的證明只好擱起了，沒有李却，你的證據是不成立的。」主席法官堅決地說了這幾句官話後，那情報官就退了下去。

不過這樣也並不給我多大的利益，雖然這一個證據沒有被應用，而其他的許多罪證

，我却还不能補救。

在許多證據聚集以後，那公訴人就提出幾個要點來控告我了，他說：「從各方面的證據中，已證明了路易·格林是一個德國人，在他歐戰前的歷史中，就可以看出他早已佈置好了一個計劃，他爲着要便利刺探他的情報，所以不惜投入英軍當一個小小的伍長，其實照他的資格是不該做這汽車夫的工作的。雖然費克生少將說他是一個審慎的人，但這樣却更可證明了他的不懷好意。尤其重要的就是關於脫逃和那護照的問題，雖然他也曾解釋過，但是欠詳細，並且也有些不合情理，從各方面的觀察，以及費克生少將的聲明，很可證明他不是一個胆小而粗心的人。至於荒謬的通信，他更沒有充分的解釋。從這一切的根據，我控告他犯有間諜的罪。」

於是我就第二次被判死刑了。

三二 死刑

我仍送到了望森。在明天的黎明，我將被執行死刑了，這一次當然不會再有那第一次的僥倖了。

在現在我是格外的鎮定了，李却的被捕，雖然只延長了我的生命，但是至少我已回

復了本來的面目，我能爲了自己的罪而處死，不像先前般的屈死了。

傍晚的時候，一個守衛開門送進了一個法國情報官——並不是先前那個討厭的東西，我稱他叫做第二號情報官——隨後又把門關上了。

現在我已不再像上次那樣的討厭他們了，所以我很客氣地和他行了一個平民的禮。我說：「先生，不知你將又有什麼新的消息告訴我嗎？」

那位第二號情報官看見我並不怎樣討厭他，似乎很是高興。他慇懃地說：「並不是什麼消息，不過我想和你談上幾句話。」

「很好，在這寂寞的時候，有你這樣一位先生來談談，我却很歡迎呢！」

「那末我真榮幸了。聽說你將在明天的黎明……」

「是的，我已知這道消息了。」

「但是你對於這事的感想怎樣呢？」

「我沒有什麼意見，我準備嚐嚐法軍鎗彈的滋味。」

「你的生命，你的事業，不就這樣完了嗎？」

「我雖然也愛惜我的生命，但是我却並不怕死，我很高興我能爲着自己的祖國而死，至於我的事業，那更不能使我留戀的，反正我的祖國，並不少我這樣一個人。」

「你的精神真是值得佩服的，但是你還年輕，你以後的進展，正無可限止；就這樣犧牲，未免太可惜了！譬如說你能聽我的勸告，那末你還有一個最後的機會呢！」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希望你能說出一些你所知道的情形，代價是保證你生命的安全。」

「但是很抱歉，我不能出賣我的祖國。」

「這也談不上出賣兩個字，事實上我們已經捉到了七個德國間諜，他們早晚會把他們的關係說了出來，你一個人堅持着保守秘密，又有什麼用呢？」

「我相信你們還是要失望的。你們一定得不到什麼。」

「這樣說來，你還是堅持你過去的意見。」

「是的。」

「那麼我們再會了，我想你不久一定會懊悔的。」

那第二號情報官說了這話以後，就招呼那守衛開了門，放他出去，臨走時他鄭重地向我敬禮。

他走後，我就坐在那組木檯子的旁邊，第二次寫我的遺書了，不過和前次不同的，現在我已不像過去那樣的吞吞吐吐，我可以把我被捕的經過，以及處死的原因，都寫了

出來。

寫完了兩封信，天已很晚了，我已感覺有些疲乏了，於是就走向床邊去。但當躺下來時，却又始終不能入睡。一幕幕的往事，重又在我腦中映過，我看見哥富干英勇的姿態，我看見瑞士女郎怕羞的神情，我更看見裴拉結實的體格。

是的，我承認這時的精神是不安的，但這是莫名的不安，却不是因為死而不安。——我是不怕死的！

漫長的黑夜，終於在我紊亂的情緒中過去了。一道微弱的光線從窗裏透了進來，這時已是黎明了。我約略地把自己整理了一下，靜候着死神的到來。

室外的走廊裏，傳來了「托托」的脚步聲，不久室門被打開了，一個軍官率領了幾個守衛走了進來，我立刻站了起來，在這最後的一剎那，我要格外表示我的鎮靜。

「是時候了，你已準備好了嗎？」那軍官說。

「是的，我早已準備好了！一切，我已等你們好久呢！」

「那末請你把短衣脫去！」

「不能讓我穿到那地方嗎？早上的天氣是那樣的寒冷！」

「也好！現在我們走吧！」

軍官發出了這話後，幾個武裝的守衛，就前呼後擁地圍繞我，他們先讓那個穿黑衣服的神父，進來替我禱告，然後才擁着我出去，不久我們就到了打靶場。

那個軍官把我帶到了一個椅子邊，一個兵士走來脫下了我的上衣，把我的雙手反綁了起來，最後他又拿出了一塊白布要把我的眼睛蒙起來，那時我忍不住說話了，我說：

「好心的軍官，請你允許我最後的一個要求，不要蒙住我的眼睛吧！」

「不能，這是我們例行的方法，不這樣，你會驚恐的啊！」

「我不怕死，我更不會驚恐，我要在未死之前，看清楚你們怎樣把我處決了，所以我要張着眼睛。」

那軍官經不起我再三的要求，他就叫那兵士把綑帶拿開了。於是另一個軍士，就宣讀我的罪狀和法庭所處的刑罰。接着擂鼓的聲音響了，在這淒慘的聲調中，一個軍官帶領着八個帶鎗的兵士走來了，他們在我前面不遠的地方站停了，拿起了槍瞄準我的胸膛。現在只等那軍官的指揮刀一揚，那麼八枝槍就可立刻開放，七顆子彈也就立能飛向我的身上了。

但是那軍官却躊躇着不舉起他的指揮刀。

鼓聲已經停止了，八個兵士還是舉着槍瞄準我的胸膛，但那軍官却還不發出開槍的

命令。他們這樣遲遲不把我處死，反使我不能鎮定起來。我寧願爽快地被處死，而不願像現在這樣死又不死，活又不活的受罪。於是我大聲地喊了起來：「朋友！快開槍！」但是那軍官還是躊躇着不舉起他的指揮刀。

一隻小鳥無意地在我面前掠過，我無聊地舉目遠眺，在晨霧中我看見一個人駕着機器腳踏車疾駛而來，一會兒他已在要塞司令官面前停止了，交了一個文件給他。於是那要塞司令官就走向我的面前來，我知道行刑的命令來了，我碰着頭皮等候他的一聲命令！

司令官漸漸地走近了，我聽見他發令了，但是奇怪的是他不發令開槍，他的命令却是「鬆綁！」於是兵士們的槍都放下了。

我正在懷疑着這一幕把戲時，那司令官已立在我的面前，他簡單地向我說：「我奉命通知你，延期正法。」

於是我第三次被送到望森的監獄去了。這時我却顫抖了起來，我的腦海中不住地想着「延期正法」這幾個字，我的生命也許會延長幾天了，但是這又有什麼意思呢？早晚都是死，還不如早死為妙，所以我反復駕機器腳踏車的那人，他也太多事了。

一小時後，那位第二號情報官又進來了。他一看見我，就很快地過來和我握手，

但是我却冷冷地說：「先生，有什麼事嗎？」

「你剛才的精神，真值得我佩服呢！正因為這個緣故，我越發的不願你死了！」那情報官說。

「昨晚我打了整晚的電話，懇求我的上司，讓我再來作一次最後的努力，好容易才說動了他們，所以我已給你找得了一個最後的機會……」

「什麼機會？」

「保全生命的機會！」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還是像過去一樣，希望你能講出一些來。本來我是不會再來逼迫你的，但是現在環境是不同了，你也許還沒有知道英軍已在前線獲得了最大的勝利，所以你現在說了出來，絕不會不忠於祖國了。」

「勝利，總軍方面不知得到過多少次的勝利，但是還不能結束戰爭，一二次勝利又算什麼呢？」

「但是你要知道德軍的軍心已渙散了。」

「你這種話永遠不會使我相信的，就是我的祖國戰敗了，我也不會背叛他。所以你

最後給我的恩惠，我也不得不奉還了。」

那第二號情報官見說不動我，就失望地退了出去。但是幾小時後，又來了一批人，他們格外討厭了，一個個輪流向我提出許多問題，他們從早晨一直到深晚，沒有離開過我。

「請你們不要在費時間吧，我決不會告訴你們一個字的。」我差不多已是第一百次說這話了。

但是那些討厭的東西，還是絮絮囔囔地問個不停，最後我厭煩得不能忍耐了，我喊着：「滾蛋！我要睡覺！」

我閉上了眼睛，準備不去理睬他們了，但是那些人却仍不走開，有幾個人還過來搖動我的身體，一定要我講話。

是深晚的三時了，這一批人已纏了我十七小時，這時他們也感覺到疲乏了，才一個個退了出去。於是我才得到了片刻的安靜，爲着過分的疲乏，我反而不能入睡了。

三三一 借刀殺人

第二天的下午，第二號情報官又來了。他是一個比較正直的人，不像其他那些人的

討厭，所以我的接待他，也比較客氣得多。他這一次來，好像是專誠送一份報紙給我的，但當他轉身要走的時候，他若有若無地說：「順便告訴你一句話，我們已破獲了你們的間諜機關了，我們已必竟沒有地方容納這些間諜，說不定你的一個朋友，會來分佔你這小室呢。不過這並不是我的威嚇，所以我也不希望你十分信任。」

傍晚時，果然有一個人送到我房裏來了，但是一望而知，他是一個來試探我的奸細。我鎮靜地看他的表演。

那人走進了房間，四面打量了一下，好像他已的發現附近沒有第三個人了，他就過來用德語說：「格爾，你也到了這裏嗎？」

「你是什麼人？」我反問他。

「A F 一二九」他發了一個切齒。

於是我把被捕的經過簡單地講給他聽。在我提起護照的時候，他突然插嘴道：「你的護照也是從海青那裏得來的嗎？」

我知道他已中了我的計了，從他這句話，證實了他是個奸細。於是我不冷不熱地說：「養牛，你以為我看不出你嗎？老實說，我一看見你，就知道你不是好東西了，法軍方面要我問問的證據，真是煞費苦心了，現在我不忍看他們爲了我而焦慮，我將給他們一

個事實的證明了。大概殺死一個人，這一個證據已足夠使我槍斃了吧！所以 A F 一二九先生，我要請你慷慨地犧牲了。」

要是這時有一面鏡子，我一定能夠照出我怎樣一副猙獰的臉面了，我是必須要死了，在我未死前殺去一個敵人，也可算替自己報仇了，於是我突然跳了過去，向那蠢牛襲擊，在一聲怪叫後，他倒了下去，我用手握住了他的喉頭。

我想到我的老方法，把他結果時，突然從外面進來了兩個守衛，拉開了我，扶那蠢牛出去，我見他的臉上已無人色了。

那蠢牛走了不久，第二號情報官着帶幾個助手又來了。這一次他預備用硬功來逼我說話了，所以沒有說了幾句話後，他就主使那幾個助手把我綁住了，捆在門上，然後他拿出了手槍，表示要開槍的樣子說：「格蘭，快說實話吧！不然我要……」

但是我却鎮定地說：「聰明的情報官啊！我已等候了好久呢！」

這樣鬧了一會，他也覺得乏味了，於是又退了回去。這一天，却從此安靜了。

第二天的上午，我被兩個守衛帶了出去，中途走過一個坑，一個守衛笑着說：「你看這一個坑掘得不壞吧！明天你將移居到這裏去了！」其實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所以他這句話，一點也不使我驚奇，我却反帶笑地說：「我真要謝謝貴國的恩惠呢，他們

替我想得這樣的週到。」

回到了獄中以後，我儘量地把腦子鎮靜下來，剛才的一次散步，更使我腦子清醒了許多，我把從被捕後的許多事都想了起來，突然我發現了一個真義——我始終被愚弄着呢！

什麼拷問，什麼死刑，都是他們佈置着的圈套，他們果然要我死，但是並不希望我在這時候死，他們用死來威脅我，希望我因神經的打擊而把秘密說出來。第一次他們明明知道我不是李却了，却還故意判我死刑，讓我好上那神父的當，而留下兩封信。這樣我的真相是被揭露了。第二次他們又把我判死刑了，這樣我又留下了另外的兩封信（都放在短衣內的，現在我發覺已失蹤了），證實了我的間諜罪。他們還不滿意，他們還希望從我口中，說出了我的同黨，來定他人的罪，於是死刑又延期了。

現在我明白了，在那打靶場上，軍官的遲遲不舉起指揮刀，以及突自其來的機器腳踏車傳信，原來都是爲了這一套把戲。

這一次是第三次了，他們會真的把我弄死嗎？決不會的，只要我不說出同黨，他們是決不會把我處死的。他們一定要一次一次的玩弄他們的把戲，直到我的勇氣完全消失，神經完全破壞，秘密完全說出來爲止。

但是我真的這樣被他們愚弄到死嗎？不，現在應該讓我來將計就計的愚弄他們一下了。我要說出我的一切了。

他們最急切需要的，便是我那護照的來源，這一點我將怎樣說呢？我能說是與別奈給我的嗎？不，他是一個忠實的人，我不能出賣他。那末出賣誰呢？——總之，我一定要像法軍的理想一樣，出賣兩個人。

於是我的表演開始了：我的勇氣漸漸消失了，我的精神漸漸破壞了，我的身子緊張得發抖了，我的頭髮蓬亂了，我的眼光瘋狂了，我十足地成了一個刺激得瘋狂的人了。

腳步聲從遠處傳來了，我知道將有人來看我了，我的身子顫抖得格外厲害了。

門開了，第一個進來的就是那第二號情報官，接着是要塞司令和幾個守衛，他們見到了我那異常的神色，面上都露出了驚奇的樣子。

「滾出去！滾出去！」我故意裝出了憤怒的口氣。

「我來通知你……」那要塞司令說。

「我不要聽，我的苦受得太多了，我不能再忍受了。」

那第二號情報官聽見我已有了轉圜的餘地，於是插嘴進來說：「我可以單獨和你兩個人談話嗎？」

「可以，但是我不要聽關於死的話，剛才我已看見了我的墳墓，我不能……」

「請你們出去一下吧！」那第二號情報官向司令和守衛們說，等他們全都出去以後，他又過來向我道：「不能什麼？」

「我不能再嘗這一套滋味了，我不能像上次一樣再鼓起我的勇氣了。」

「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你的確不該再受苦了。」

「是的，我現在已怕死了，只要能活命，我能答應你的一切。」

「這很好，你能早想到這一點，就不會吃許多苦了，但是現在也並不算遲。」

「那末怎樣使我活命呢？」

「很簡單的，只要和我談話五分鐘。」那第二號情報官很得意地說。

「可以，現在你發問吧！」

「第一點，你應該說出怎樣把你的情報送出的？」

「託一個女人替我帶到巴黎的。」我低聲地說，這時我開始說出計劃中的秘密了。

「是怎樣一個女人？」顯然他已充滿了充分的希望。

「這却不能告訴你，並且這一個女人早已離開了法國。」

「離開了法國？」他有些失望了。

「是的，她已離開了，但是可以不必注意她。我可以發誓，她是不知道什麼的，她只是替我把信帶到巴黎而已。」

「那末帶到巴黎的什麼地方？」他的希望又回復了過來。

「帶給住在巴黎的兩個人。」

「那兩個人的名字是什麼？」他急切地問。

在這要緊的關子，我突然不開口了，我遲疑了起來，我的眼睛無力地望着他。

那情報官看見我這樣遲疑不決的情狀，更着急了，他知道這時機一失，是很難再得到的，於是堅定地說：「請相信我吧，我一定保證你生命的安全，你現在只要說出他們的姓名是什麼？」

「一個叫做高爾麥，住在渥日拉一〇四號；一個叫做夏及郎，住在渥日拉四六七號。」

他咪吟了一下道：「那末你一定認識這兩個人了。」

「不，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們，我只知道他們的名字。」

「那末不會記錯嗎？」

「是的，我相信是不错的，我那個帶信的女人曾對我說起過他們。」

「好！我保證你明天不會處死刑了。」說着他預備走出去了。

「非但明天，我要你保證永遠……」我懇求着說。

「那要看你自己了。」他說話的口氣是冷冷的。

「我已把一切都告訴了你，你不能不實行你的諾言啊！」

「要是你的話很確實，那末我不會食言的。」

那第二號情報官走出去後，我又回復了本來面目。現在我的心中，是十分的高興，我已出賣了兩個人，——出賣了兩個危害祖國的奸細。

第二天，那第二號情報官又來了。他笑着說：「你的兩位朋友——高而麥和皮及郎已捉到了，雖然他們立誓沒有聽到過你的名字，但是我們從另外的地方，找到了充分的證據，所以已被判死刑了。」

「我的話沒有錯嗎？」我微笑着說。

「是的，這一次的收穫確實很好，要不是你提出來，我們還認他做反間諜機關的密探呢！」

「那末我的死刑……」

「當然取消了，現在你已改判了徒刑，明天就可以送到普通監獄去了。再會吧！說

你平安了！」

「再會吧！好心的情報官！」

那第二號情報官走後，我不覺大笑起來了，但是，我並不是笑我生命的得救，我笑的却是他們中了我的「信刀殺人」的妙計。

